

061271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要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道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要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嘗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其辭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邊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平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尙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疏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所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錄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儒家	孟軻	焦循孟子正義	
荀子	儒家	荀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老子	道家	李耳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 注係偽託
莊子	道家	莊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 係竊於郭氏者
列子	道家	無名	張湛列子注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 有真有偽
墨子	墨家	墨翟	孫詒讓墨子閒詁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 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文	錢熙祚校尹文子	此書為名家之可靠 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言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慎子	法家	慎到	慎子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僞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談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大輶

僞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發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大輶又作大發

關尹子

僞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僞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僞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僞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鬻冠子

僞楚人以鬻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僞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僞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嘗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僞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僞陳勝博士孔鮒作未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鮒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已之學識淺陋，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問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往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譌輕經，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闕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福及賈，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獨於虛耗，寧不可歎！饒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還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卽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寧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大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漸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惟南王書之縱橫蔓延，荀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寧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二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雖本文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斷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顏氏家訓	齊北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釋漢賈誼撰，歟係後人割裂史記素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僞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倣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劉寶楠著

論語正義

世界書局印行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予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增添。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著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管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論語正義目錄

凡例	一
學而第一	一
為政第二	二〇
八佾第三	四一
里仁第四	七四
公冶長第五	八六
雍也第六	一一一
述而第七	一三四
泰伯第八	一五四
子罕第九	一七一
鄉黨第十	一九五
先進第十一	二二六
顏淵第十二	二六二
子路第十三	二七九
憲問第十四	三〇〇
衛靈公第十五	三三〇

季氏第十六	三五〇
陽貨第十七	三六五
微子第十八	三八六
子張第十九	四〇一
堯曰第二十	四一〇
論語序	四一九
鄭玄論語序逸文	四三一
後敘	四三四

論語正義

劉寶楠著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第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嘗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皆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章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嘗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章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章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編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賁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陸德明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從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敦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衡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具。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雜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職貢。翟氏編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審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罔焉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正義曰。乙者。皇疏引說文云。閑口吐舌謂之爲口。段氏王裁校定作從口

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紋上也。學者。說文云。數。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向曉也。白聲。學。篆文數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

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學。先王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達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頌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二年學樂誦詩舞。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不亦者。詩夢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詩夢莪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又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哉擇。○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煩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讀也。誦。讀也。周官大司馬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所以節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者。注重言以曉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皇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細鳳撰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輪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誼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韓詩載漢書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遠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韻文。國。假借字。時世教義。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東蒙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與朋友之故。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處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尊事君。弟弟尊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若犯上。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檀弓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顯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彙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本與。固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經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然。始不感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謬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仁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疆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皆足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殺自長始。殺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

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孝。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未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嘗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始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教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本下曰本。从木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據文。基。猶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難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

禮表記。子曰。精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魯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蒸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矣。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孔。基也。王。倏也。以巧言令色爲足恭。則不仁可知。然夫子論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會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章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曰。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歸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戒三愆三變四教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體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客難爲謀。魯語。客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客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揚俊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難之處。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參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會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處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顏子好學。今會子三省。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不知也。既知之。愚其不行也。此正會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衆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讀氏庸韓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識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段借爲之也。宋氏錫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會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會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墮。會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漢言論語注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敝。所專之業不習。則陳華師說。與版同科。故會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箱牋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習。莫或訛難。揚雄所謂讀曉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一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職說。衆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會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鄭。春秋時。爲官所滅。鄭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哲。哲即會駘。會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會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會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著躬試之事而談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屬。

子曰。道千乘之國。司馬法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加乎其上的名。故人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衆。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柱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支從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教信諸端。往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卽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大國時齊威王使大夫進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從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屋三爲井。三井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十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十。即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二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三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三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逼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之上公之國也。云古者封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周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輕輟。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詭譎。未定一是。近人金氏翥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折。列國一同。折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從二人。通十爲威。威百井。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十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車十乘。士百人。從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從二千人。萬井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徐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逼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也。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欽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權級五人。共一百人。馬牛刍芻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邊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邊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咸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大鄉。六鄉不足。取六邊。六邊不足。取諸鄙。

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鄉塗不足。然後信徵境內。買公產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塗。糧不止。鄉塗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紅旗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二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丘乘之法。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陰講武。則從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遇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銅策則允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徐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塗。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城言也。孟子言願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徐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願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荷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城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衆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徐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隴臬。鄭氏謂隴臬九夫爲教。二畝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塗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敬事而信。國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國包曰。節用不奢。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國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則一義。本字作慈。衆賤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土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諱文。敬。禮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敬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苟子諱兵。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驗。信於民。則上下

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象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盜智生。盜智生。則邪巧作。故邪惡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雖下句民字。故言民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威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天受地視候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而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壁。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武。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術也。日事儆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謂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埒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埒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近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

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洽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傳云。故孩提之。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擬天下端士爾博有遺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夫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鶴論語解義。有餘力。謂僅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歸婦饋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無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論。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備及。故推翼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古言遺文。禹以弟子所學。則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翟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春官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下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騶野。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教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仲君子易色。何休注。易色。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愈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謂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敎也。从女象孺子形。一曰象孔子也。諺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象之。會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廬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會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思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思。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遺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者。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與已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魯。○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諫溫國卜商。溫是衛邑。衛國者。或本為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為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肅宗使。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為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為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為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寵。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言重則有法。以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箭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聽。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禁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實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曉未知。譬如實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可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日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聲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聲也。褻止也。無卽褻。隸省。儀禮士

說文公食大夫餼臣。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亦無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已卽我之別稱。故周公子曰承成厥人腹。是己文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會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賢於我者。由會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

氏春秋韜靈篇引仲虺曰。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申論

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盡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哉。戎

吾之儔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發行也。此於害者。

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彈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

可畏難。復仇前行之也。會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卽當改之。不

變更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其詞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卽當改之。不

變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修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舍人。則改易之。

其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秩駭怒篇。引無友不如己者。獨

期勿彈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僕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

知謀交。何難卽改。似不足爲君上慮也。○注。主親也。彈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

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

忠信爲百行所主。是以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章昭注。

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彈。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就事言。

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憚憂。憚。猶畏也。是也。此往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圖**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

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死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遠也。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二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鬯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還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

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奉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嘗盡哀。祭嘗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敬與盡同。即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若以會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文。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也。夫子至於是邦也。夫子即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華也。人之則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為大夫者。得稱為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為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罷。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事。皆就夫子諒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抑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字。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經。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下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執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溫。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段溫為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慈。慈也。今慈變為良。賈子禮容經。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慈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慈。慈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諸讓皆讓字當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為讓。又說文才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述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當不欲使人與

聞之。保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已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入異也。宋石經經傳。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誠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韓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嘗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張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棄疾工尹商陽齊禽叔餘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張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誠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據。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二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爾雅

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觀。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勦。終也。瘦。勦或從瘦。今字作瘦。魏體小變。瘦。說也。則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莊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盤庚洪水。相陳其五行。彝倫攸敘。天乃不昇。供範九疇。殷則殛之。禹乃錫典。彝倫攸敘。天乃降福。供範九疇。蔡啟啓商。恭聞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賢。夔。夔亦九若。會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棹高拱之邪說出矣。案莊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與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發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

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
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禮。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
君子強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地過敬矣。正是擇善而從。
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亦是因繼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
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
旨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爲孔
所襲尊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
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
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解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
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不論觀人。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
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
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
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會元之賢。僅得謂
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會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
亦通。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
鄭孔而以施說釋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往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
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蔡邕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傳曰。則易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終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
言古者諒闇不言。竊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
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
入不當門庭。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升降不由阼階。出
入不當門庭。皆若父存。不改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正義曰。禮

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禮。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
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辭。謂也。讀與
味同。益。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
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
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難。鄭注。難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
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爾雅釋

註。王。君。也。戴氏望詒註云。先王謂聖人。為天子制禮者也。詩嚴其靈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矣。簪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子適。皆以小大指人之禮。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事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難者也。禮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爾義自為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用即中庸之訓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而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而中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礪石經。亦不行也。不下字。無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圖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取辱也。圖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取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圖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隨。人所宜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會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經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取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人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遠取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人辱。恥也。而不可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於義。人所輕義曰。邪詭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師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筆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

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瞻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親其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復舉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類得為親。據此。則因即類省文。與客義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親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幹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會女為妻。非皇二疏。俱失孔指。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類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類姻之義。於注本得衆之。皇那疏依注為訓。未為失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厭也。厭者。足也。禮記禮器注。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宿饗。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為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阮。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蹲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居為阮。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實友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憚倦也。下篇論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傳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為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非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察也。邢疏言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閑以辨之也。○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貢。財分小也。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貢。財分小也。又讀。諫也。諸儒或從白。皇疏引范寧曰。不以正禮。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貢。財分小也。又讀。諫也。諸儒或從白。皇疏引范寧曰。不以正禮。

求人爲語也。說文。富。備也。一日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願者。禹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願。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求。好生懷懷。是爲願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館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贊詩。樂道開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尊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猶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事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語無樂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衡詩俱漢篇文。說文。磨。切也。琢。剋也。琢。治玉也。磋。治象差次之。使其平聲也。磨。釋文作磨。云一本本作磨。說文。磨。磨也。磨也。意摩磨即礪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之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語無義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猶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振諒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爾雅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

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所。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圖之劃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彙。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舊名釋天文。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名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還歸云。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恒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參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福。衆星所以共北極也。鄭注云。拱。拱手也。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時錯居。還繞北極。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列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細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名。而皆繞於北極。爲政不出於明堂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義。而皆繞於北極。爲政不出於明堂也。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滅。極之繞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龍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轉。而天極不移。此往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極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極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極。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此舜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運也。義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圖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圖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圖包曰。歸於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即禮儀。亦即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錄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總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韻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開端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

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體。思無邪者。魯頌閟篇文。說文。惠。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提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猶詩。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衆陳美刺。而時俗之真。空見焉。及其比音入樂。歸自警蹕。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停腐。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鄭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廣廉而謹者。宜歌風。歸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辭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孔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魏陸碑。尊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尊。釋文。道音尊。下同。說文。尊。尊引也。此義亦通。祝陸碑作尊作濟。又云。有恥且格。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格。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昶碑。有恥且格。方言。格。至也。說文。微。至也。俗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格。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微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微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假借也。縹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鉅心。往云。格。來也。避也。彼言避。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避脫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善取舍。所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德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

政驚。仲弓問於孔子曰。堯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之。其次以刑禁之。化之弗變。聖人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又孔氏答魯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取義。以刑止刑。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魯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取義。以刑止刑。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刑苟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馱於彼。御之良也。無鞭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執策。不亦速乎。若徒策而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拿御者。執轡如組。兩手執轡。非策助也。以先王威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懼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剋也。刑。罰。罰。罰。二字齊別。今經多擬用。罰者。諸文云。舉之小也。罰本小虎。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牧云。凡民之有表惡者。三歲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懲罰貴者。示有所勸也。說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肅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厲人君。即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於義。仁。愛人以及物。聖。遠而先識。義。能斷時宜。慮。言以中。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圖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圖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圖孔曰：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圖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圖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非無法。正義曰：十五、三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作乎。翟氏顧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此變證爲于，必乎之誤。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歿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周小節賡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禮大義焉。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八年，始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自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圖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一而立。則十五成童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於學。志

知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職同。即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皓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十而一經。亦是大肆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拭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當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動心。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違焉。吾弗爲之矣。此即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命。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則其命哲。則其命孝。則其命忠。則其命剛。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賢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有仁義禮智順奪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奪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謂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殺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感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嘗表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從。相與也。從與從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矩。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乎。○注。不疑誠。○正義曰。說文。疑作疑或也。或。亂也。○注。知天命之始。○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聞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過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

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猶謂聽。耳順。即舜之察聞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聽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氏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揚倣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子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樊遲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

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

文母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辭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敦。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

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僉舉

經義證呂氏春秋章句篇。視與馬。讀驚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

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躬身自謂也。對。覆無方也。對對或從土。夫子述所告孟孫之

言。故言我對也。說文。疾。斲也。人所斲也。葬。藏也。從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韓變

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

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舉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

後氏鳴增給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說之。

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違禮也。即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

敬。參之以時。順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禮。不違於倫。是之謂

畜。順道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

之終也。終始俱養。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

魯大夫孟氏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衆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懷命。致聖人之教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說解。柔克爲懿。溫和平聖。曰懿。是懿爲證也。說文云。懿。行之遠也。說法解。終葬乃嗣證。終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證。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證。諸侯證於天子。大夫證於侯。春秋時。證不如法。咸用美證。故此孟孫得證。○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頌同類。待也。與樊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遲。遲字子緩。折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誥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證也。言孝子不妄爲

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愚。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與多岐憂爲憂。又據變作憂。賦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憂。高注云。證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謬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諱。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懷。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處。疑處是名。懷是字也。周書說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證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盡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子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大馬。不敬。則無以別。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會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恩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諸於士。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

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服。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勸也。說文。勞。劇也。從力從省。劇者。甚也。言甚勸也。先從叔丹徒君辭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釋。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有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靈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從。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即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即能養。服勞者。尙書大傳言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敬。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會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養此也。釋文饌。鄭作餼。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餼。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禮記古訓。段氏王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爲古論。鄭作餼爲魯論是也。特姓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饌皆作餼。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餼。疑饌禮注當云今文饌作餼。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二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既食恆餼。注。每食餼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餼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餼古饌。此則古文既饌爲餼。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孝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會。晷之舒也。段氏注云。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會是在躬。會是真義。論語。會是以爲孝乎。會謂泰山。孟子。爾何會此子於管仲。皆訓爲乃。趙注孟子曰。何會。猶何乃也。是也。正義。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即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氏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和有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蒸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舒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朝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溫。食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即鄭義也。正義曰。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饌。食也。饌與餐同。此又一義。正義曰。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會。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曰。回弟

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解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為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不解夫子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顏埋云。既以美顏。又喻眾人未達者也。皇本不遇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雙下云。回。古文同。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禮焉。注。退。去也。說文作後。卻也。義皆略同。往謂退與二三子說解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記言大學之教。退處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為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解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往云。言回聞言即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舍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擢也。擢使開也。言有明義。故此往發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貌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罔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候姦次第為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出。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為知人之法。蓋此二三語。實該六微之用。故大戴此文以作為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即日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為義。終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匿。微也。微亦有隱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為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罔溫。尋也。尋。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

知新。鄭注。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燂。說文。燂。於湯中淪肉也。儀禮有可燂。乃燂尸俎。鄭注。燂。溫也。古文燂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燂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燂。至此燂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燂。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燂祭。注云。燂或爲尋。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尋也。哀十一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依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燂尸俎。是重溫之義。案燂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燂。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云。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煨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原谷。郭注。即燂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燂溫者。尋有重義。言重用火燂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義。新。初也。燂樂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知其所以事而論皇疏此言。亦同鄭義。霍王訓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卽是以其德爲之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安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髦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儒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意。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燂。燂理也。謂納燂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釋連文。然溫無經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燂同。卽與燂同。不謂經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正義曰。說文。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靜之。卽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正義曰：鑽石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會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要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鄰人土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令。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章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韓偓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謂周。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名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即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議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議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罔而不學則殆。」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鄰人土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令。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章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韓偓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謂周。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名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即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議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議也。

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罔本又作罔。○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董德說。義者。德之望也。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是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易足以象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稱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睡。注云。罔然猶惛惛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變。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諸注孟子之心。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即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為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害。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

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段端為諧。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注。端。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蒙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殊塗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為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即善道也。歸。即歸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集解以小道為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為。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說兼堯舜。或說兼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向書今韓故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為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為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為。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為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善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鄒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辭。鄭注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綏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敬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猶不及。用其中於民。實與不實皆能行之。按所謂敬者。度之也。就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為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自聖人之造。不胡不行。則一世若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德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往參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論言兩端也。專一。論言有統也。自此往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篇。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揚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解有異。惟執持不能通則停。停則害矣。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持。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停。停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言也已。所謂使不相持也。攻之訓治。見攻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柔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為序。繫辭傳。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持。故害止也。揚氏為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揚氏若不執於為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為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令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兼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為利。類法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益。孟子言揚子為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為駁道。不必揚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為非。彼亦以異己者為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為舉一廢百之遺。則兼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音。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據平義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感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為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肉不自以知。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致處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以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語。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魯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己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顯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實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薛季孫思。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樊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謠圖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鄒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率氏。祿。若今月俸也。位。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王裁祿此干求正字。干。犯也。位。犯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也。就尤義同。○正義曰。說文。誦。學也。引周書報以底說。今臣刑作尤。詩載聽許人尤之傳。尤。過也。就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嘗有其餘不危殆。闕行之二句。疑爲義解誤。○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擢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擢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卽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圖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說。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委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且鄭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借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段借字。廣雅釋器。鉅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謂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尚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界之以位。未甚快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諡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邪。直。正見也。易繫辭。康伯注。直。則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卽桎省。投壺某有枉矢啗壺。注。枉。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魯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聲險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圖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圖包曰。莊。廢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正義曰。闕氏若璣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註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成莊而安民。孝慈而教。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探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此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教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魯季氏。莊公

毋勞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躬者。康子名。證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爲辭也。○注。莊嚴見聲類。○正義曰。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若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端其下。是言聽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勸勉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之義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稱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向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教長。擇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辭錦。此卽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

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

有此人也。委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遵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

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

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

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閒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字宜

釋文。乎。從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節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

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賡乎賡。

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鉅鳳四書釋地排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

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傳。鄧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

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

疆接弱。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遭陵遲。禮義廢壞。有

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

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遺。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

政。是亦為政。案包謂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繼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為之。故或人不為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為為仁之本。其為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謂順。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為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為為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為政也。皇本是亦為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為為政也。一本無一為字。○注。言何其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為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與。旗兒。鼓。較也。讀與施同。較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施為較。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開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為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即有政道。與居位為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輅。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包曰。大車。牛車。輅者。輾端橫木以縛輅。小車。駟馬車。輅者。輾端上曲鉤衡。○正義曰。鄭注云。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拍車。小車。半車。半車。寒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處信篤敬。蟹額可行。處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備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實謂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真。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拍車。較長一柯。其圓二柯。其輻一柯。其轅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

其一為之牙圍。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拍車二柯。是言拍車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為度。鄭注。拍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半車。謂車半門也。玄謂半。是知拍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半車較長。較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拍車。拍。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拍有大義。又云。半車。半。得也。得。善也。善師之車。今輅車是也。用輅者。以其為小車也。此訓半為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外。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半門之說合。半陽古通用。毛氏奇詁四書改錯。以鹿車輅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駟車。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半駕車。惟晉武陸渚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為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皆是舉拍車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

是兩頭穿也。考工不詳兩頭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兩頭當倍於街國。軻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軻軻同是咫尺者。鄭氏珍珍與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軻植定在轅上。轻時但以街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軻。當時乃施以軻穿兩貫軻。太玄經。拔我軻軻。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軻軻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國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國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國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

世。云三十年為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中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

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

有天下之號。給衛正說。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

味篇。和之矣者大夏之鹽。水經。水注。條水西南通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

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益

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族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國名。詩。在漢于周受命。

之也。白虎通號篇。謂夏為大。殷為中。周為至。皆望文為義。非也。宋石經詩傳。殷作商。下放

此。漢書杜周傳錄對策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命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

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

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當訓。漢石經損作頤。續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

說文。繼。續也。從系繼。一曰反。益為益。續即斷字。御覽引鄭注。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

可損益。自周以後。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於斷字。亦不是絕也。案夫子言夏禮幾也。皆能言之

又中庸言若子考諸三王而不謬。是夏殷禮時向存。豈有能目可損益也。以為變易句有訛字。禮所以

有損益者。如夏商處。而其微則剝而巧。文而不漸。祿而蔽。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

變易之道。三王為損益之極。極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

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

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為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

以禮為儉。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安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為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繼東塾類稿邪說曰。國家文質禮變。敬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為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為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紀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向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述三代之禮。猶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損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閤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素。即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命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禮。禮三正記曰。黃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即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注。所因至三統。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且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舍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大人為三綱。又情性云。五情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也。事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壽。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為道。道之太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看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曰。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三統之義如此。案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則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不變者也。○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罔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其義不為，無勇也。罔孔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紀云：臨事而陳，恆以為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福無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為也。諂，亦近也。○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攝也。此祖考本祖考。後氏釋四書典故：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在宿須句，雖吏司少嘽之祀。夢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鑿段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于幸。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楹，季氏之以禱而立陽宮，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卷二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罔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舞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舊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帝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儀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較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

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千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閒。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也。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古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嘗其萬也。賊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經舉而得稱。而其臣臧廩等之爲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忍。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臧廩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探嘗當時之曠曠者。案嘗說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識之。○正義曰。孰誰。釋此文。伶列者。伶。從人從角。角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律盜員。主天法夏復舞盜方。主天法實舞盜竊。身當是排列之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盜。則盜伶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室。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般梁傳。並謂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魯用六羽爲舞樂。屬者。漢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倫三十六人。四倫十六人。二倫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陸議。識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充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據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據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六公。季氏大夫得有四倫。至平子時。取公四倫以往。合爲八倫。而公止有二倫。故左氏言穆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倫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倫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錫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用八倫。其羣公之樂。自是六倫。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僖八倫。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倫。而公羊昭二十一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僖八倫。廟皇考廟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倫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既僭。桓子嘗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倫。旅泰山。以雍徹。孔子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此以季氏為康子。與此馬注以為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為據也。

二家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

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正義

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

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為宗之義。立桓屬於家。而今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桓三

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為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徹。本或作徹。

案徹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徹。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假徹為徹。維者。誰助辭。天子

者。白虎通齊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

禮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為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損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楹與棟

之閒。為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殿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為室。前四架為堂。凡祭在室中。惟

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室。黃人聲也。白虎通曰。

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即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

稱孫者。公之子為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為臣工篇名。毛詩序。雖

稱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徽纁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微。率學士而歌微。注云。

微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微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微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

天子食微歌此詩。則凡微纁。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誓以微祖。是

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凌氏陽典故疏云。有司微注。微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微衆祖與豆

豆遊。其微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

氏晉鑄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為人所取法也。戴梁傳云。土達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

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

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為百辟卿士。公為天下諸侯。雖

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為內外餘率。說與包義。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雍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為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為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國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

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盛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歸凡幾。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末。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內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畜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國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國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文以奠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質。質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經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參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易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怨而惠。齊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向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尙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誼。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於此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滯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即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闢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恩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質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

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何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侵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金居喪。三日不櫛。不怠。感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感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禮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之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為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禮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為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為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為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哀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為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為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盜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禮曰。包以易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裔。○正義曰。夷狄。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京

後說為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為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且道御。此言夷為善性。而白虎通謂夷無禮義者。傳與韓同。夷與曉同。廣雅訓曉。曉為騷。即騷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禮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侯。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進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易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會者。惡諸侯之君夷狄。零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遠。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其政俗猶為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頁從白。白兩手。女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為外國。故謂諸夏為中國矣。說文。逃也。從人從亡。竊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為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教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正義曰：玉簠，養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儀書班固敘傳：大夫臘岱。侯伯嘗時。鄭氏曰：臘，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臘亦陳也。臘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臘。當祖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諸侯。而臘於郊祀。亦作臘。戴覆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臘。周官司籥旅。後鄭云：旅讀為鳴呼之臘。是臘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也。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為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攝也。攝之為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為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旅。祭山曰旅。祭山以黃玉以璧以旅置几上。遙遙而獻之若縣。故曰旅。孫炎云：埋於山足曰旅。埋於山上曰縣。縣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圭以璧以旅祭山川。鄭注：祭山林曰縣。似孫說所本。蒙禮觀禮祭山川，禮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旅縣也。胡氏培壘研六室雜著，祭馬水部云：承詢謂旅縣不啻訓為埋。當與禮經闕旅食義同。旅玉簠云：旅，闕也。旅同皮。引祭山曰旅，縣可證。但爾雅載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旅。祭山曰旅。縣，是以陸王埋藏於地中。旅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旅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旅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陳之也。山海經：凡利山多言焉。郭注云：肆，陳之也。陳姓王而後埋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皆有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所旅為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為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之。故書曰旅。與八伯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其地則祭之。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其地則祭之。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獨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為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陪。是天子之臣。故為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故為重也。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

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貢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敎猶止者。說文。敎。正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音。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享經云。祭則鬼神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

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曰。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揖讓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射。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射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官。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鄉。士無射。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於鄉。士無射。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於鄉。亦在鄉。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義。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紹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耳聲。一曰手著胸曰揖。讓。推也。從手裏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讓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讓。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著胸。與讓是推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胸。爲即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上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胸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延津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飲。云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引申爲凡進上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但決飲飲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綱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官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

命三綱及聚射者。勝者皆袒袂旋執鞭弓。不勝者皆襲說袂袂卻左手右加鞭弓于其上。遂以執鞭。一綱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立。取堂上之俾。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堂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俛人師禮兩射皆取俾實之。反奠于堂上。升飲者如初。三綱卒飲。此三綱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欲一以作射如初。一綱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綱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俾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綱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至晉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之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綱。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實筵。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從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尙。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雖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變聲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簫八十。長尺右握。注。簫。算也。簫八十者。以十綱爲正。凡人四算。一綱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綱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國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今者語助。說文。今。語所積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芻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採用爲膏絲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類於儒者。上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卽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笑目也。與毛不異。若華詩章句但云黑也。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子曰。繪事後素。國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

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情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圖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圖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正義曰。釋文。繪。對反。本又作鑽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士奇禮說。子夏擬素以爲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異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圖。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實之始也。則素爲實。後素者。素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黃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實之終。然則處綢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處而無禮。則惡也。信而無色。則諒也。處則愚。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鑽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模。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宜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緒。故曰大文彌模。李似不足。非不足也。實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章往。起。扶持也。鑽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鑽。鑽也。一曰畫也。此即畫鑽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鑽。鑊。鑊。又曰。畫鑽之事。雖五色。是鑽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與畫鑽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給下引語。語作繪。而鑽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繪從魯論。若然。則許解繪語爲五采鑽。與鄭異矣。書谷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耳。惠氏士奇禮說。畫鑽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儀明復古。所謂班開賦曰。疎密有章。康成蓋目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鑽。雖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鑽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行也。惟不爲衆采鑽。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吳女雖有衆采。須加禮以成文。禮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圖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作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圖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謂典策。默謂秉之矣。圖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謂典策。默謂秉

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鄭韋用黃目。灌用玉瓊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徙。於諸侯用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雍祭畢，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禘，祗用樂虞鳥彝。秋嘗冬烝，祗用單彝黃彝。追享朝享，祗用虎彝毚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自牡羊盥，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揚氏釋典故嚴。天子宗廟灌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若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二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獻爵尸。殺七獻八獻。賓長薦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往爲此禮也。帝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當有二始。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稷地爲始。又引龍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饌爲致神始。以醴爲敬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此致神敬神與他祭同。未用帝種。故不載之也。足觀鹽而不薦。馬融注：鹽者，進香醴地以降神。鄭曰：此是祭祀歲時及神降蒿雉。其種簡略。案舊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故孔子曰：帝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皆同。案舊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故孔子曰：帝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皆同。案舊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故孔子曰：帝

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帝裕之禮。毀廟及奉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昭王之也。說文：裕，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者也。帝，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蒼靈思祝術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諦者，諦也。弟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僑孔所本。裕既合食，知稍亦合食。故裕希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鬼，灌用鬯臭。合鬯。臭陰達於牆泉。灌以主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主環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酒俎於阼地也。是也。言鬱禮者，郊特牲云：郁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紅蕖：荏苒一苗。毛傳：荏，黑黍也。鬱，香草也。築粢合而鬱之日鬱。春官甸人注：鄭司農云：鬱，香草。比鬱爲鬱。天子以鬱。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薝蔔。庶人以艾。是鬱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鄭可農云：鬱，草名。十葉爲簍。百二十實爲藥，以煮之鑪中，停于釜煎。鬱爲草結蘭。二節並以鬱爲之。鬱，一日鬱鬱。百草之華。遠方謬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且降神。鬱，芳艸也。十葉爲簍。百廿實藥以煮

即毛鄭以芻爲香草之義。鬱與鬱同。當即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衆儒異聞。惟鬱爲百草之華。故秦秋繁露載鬱篇。以鬱爲百香之心。暢與鬱同。又白虎通亦載鬱篇。鬱者。以百卉之香鬱金合而鬱之成爲鬱。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禮記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簡傳在閏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圖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齊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圖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正

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其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登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建諸禮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祫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實諸列于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實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實多作示。易坎上六。實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即變祀之事。

祭如在。圖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圖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圖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

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賈疏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諸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則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霽也。門也。行也。厲也。此

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循。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土祭其先。亦與周制土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人鬼。此又祭神統言五祀。夫子不見之見地大夫。然後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壽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說。○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稱諱如見親。○正義曰。中唐云。云。祭之日。入室。倏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厥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相八年傳。春日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矣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公羊以土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土職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報日。注。土職職。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饋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應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土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己有所欲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迺臣。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明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般。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略引世本。靈王族。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王經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公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顯者。說文。竈。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章注同。曲釋文意。何曰。

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豆。與其盆，祭以待事。宰人。凡祭祀，飾饗餼，牲登其首。皆有饋於大廟也。每事間，或曰：孰

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間。孔曰：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

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三蒼云：

事謂饗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

正祭器之事。不知魯禮禮在羣公廟。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程則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傳

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

鄉，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鄉偏旁互易。論語作鄉。當是或體。

西南旆。春秋傳所謂陬山也。鄉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隰丘論語作鄉

人。此由鄉陬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鄉爲卽叔梁紇邑。實則說文卽是孔子鄉。而鄉下但言魯縣。古

鄉國。不爲孔子鄉。則鄉卽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鄉人紇扶

之以出。門者，社注。紇，鄉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鄉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

梁紇。爲鄉大夫。故曰鄉叔紇。是鄉人爲鄉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

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證之是也。段氏王義說文注：謂鄉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

治邑。鄉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是。

然其說自解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

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等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實。四曰和顏合

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正義曰：說文：

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其

燕射鄉射。則畫布爲鵠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楊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而崇方。三分其

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大射燕射。異同如

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

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稱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畫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一正。與大射同。實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案金說其核。齊衛陸時。終日射侯。不出正令。則正侯同。爲一侯密氏。詩實筵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詩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射侯。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向黃革。故鄉射禮不實不釋。鄭注。實。猶中也。明中即是實。非如賈疏以爲實穿也。不實不釋爲主皮。若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黃革之射息。此車射實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實與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套。謂五物爲套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闔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者。鄭和容爲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臆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實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典舞。取其應鼓於禮。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實其容體比於禮。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實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實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出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三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

但節文小異耳。射處三次者。大射禮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諒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為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按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實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為大射實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節為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實也者。實謂侯中受矢之處。即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實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實也。苟子勸學篇。實的張。而弓矢至焉。實的二名一物。鄭注馬融注周禮。並以實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顏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為合容為雅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與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嚴梁作獻武。又禮器詔備武力注云。武當為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為聲。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為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鄉射大夫五物以主皮為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即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與武。於義未備。當用後說補之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圖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注。為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為力力役之事。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壯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地地有三科。又有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典樂無已。不復備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為向力。其說亦通。

卷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圖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圖包曰。令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草也。言萬物草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

生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朝。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禮之至也。按何君引禮至此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是遠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微本之。反以駢枝所言之義。然君北面受朝。是受之天子。饋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即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饋。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翽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朝事。舍大戴記獻饋傳之明文。而求之左傳所未言。擬矣。願告朔於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即告朔。義更不確。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傳。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朝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後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政難。均未嘗失。唐石經爾雅作女。皇本作倭。○往。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日饋。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朝。視朝之禮。已後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日饋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饗饋五年。鄭注。饋。生也。春秋傳。饋鴈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日饋也。然饋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饋。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朝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此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燕朝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即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酒廟。非也。鄭氏以視朝爲告朔。即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殿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嗣禘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諸祭不數。而以諸禮告朔足之。已自不倫。况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祭又何與乎。禮朝在廟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開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翽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復用虎彝雉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即視朝。歲首行之。則爲朝正於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廟於廟。今言朝廟不言朝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義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王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燕饗。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竊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諸侯全無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饋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朝所饗。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朝。視朝之禮已後廢。廢者。葛氏斯大。春秋禮疏。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廟門之內。王社侯社。在廟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開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纂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闕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義曰。白虎通云。夏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則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則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一本引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槐。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塔其半。先是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尊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蠹之則木焚。蠹之則塗墮。故惠社鼠。

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太師立軍社禘師。鉅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土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人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世五尺之石主。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惠。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本主平時雖於壇旁石室。災已類焉云。社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應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社主於壇中石室。後世埋石不爲壇。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當如守主有祿。許慎云。今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祿。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祝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爲大社王社國社侯社土用石。賈疏不會明鄭意也。案會氏謂軍社用石主。是歲鄭意。樹之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社。戴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農。蓋木之茂者神所德。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豐樹榆社。社在榆樹鄉。榆樹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暉遷於蘭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會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歲時人徒以爲木爲社。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施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則立主也。錢氏大昕經義堂文集卷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農。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豐樹榆社。注家以榆爲鄉名。非即立榆樹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利之。闕學開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櫟社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會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要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櫟與栗同。黃鳥詩。櫟櫟其栗。說文函部云。栗本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卣。徐巡說本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即本文。白虎通夏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敬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釋曰者。審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幸我戰栗之對。謂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陳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譴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純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衰。無以服萬民矣。

哀公欲去三桓。驅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我民戰栗。蓋勸之辭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真吉大真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機極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大司寇云。大軍旅盡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戚民之心。本非應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卒時謂古論社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諫。

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起偶記。成事遂事。必指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繳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殺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藉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遠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遇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諫。○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諫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諫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誼也。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聞也。更也。是非。相聞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左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庸瑣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者。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可勉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其器桓公。稱其名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矣之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益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扶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桓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敵邪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紅

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為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實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讀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過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僭於君。禮樂志。管仲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伯無徒。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為僭侈之事。古歸與歸通。公羊注引造禮云。天子四祭四歸。諸侯三祭三歸。大夫士再祭再歸。又云。天子諸侯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牛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祭。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伯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辭。賜其邑。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笑。與管仲如也。有一惡。襄弗忍為也。以其宗廟之辭。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俾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辭。而外篇言實以三歸。則三歸為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為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許論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考之。若君氏顧考異。築玉玉鑑管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為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衡之民。樹下談語。專務經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為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為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諷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積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聚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雖舉禮制。入之古典。經宮內之臺。皆是昏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玷。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樊已類稿云。管子禮修云。地闢而國貧者。毋與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施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其嫁曰歸。此天許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罕食則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故謂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入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奪官。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兼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向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讀言溫故錄。官事者。專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

皇疏云。坳。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
 珠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坳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坳甚多。明
 堂位崇坳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奠土。以在堂下。故禮崇之是也。士
 冠禮。爵弁皮弁纁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階南。注。坳在堂角。士喪禮。牀第更矣。饌於西階南。
 士虞禮。宜茅之制。饌於西坳上。此堂隅之坳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饌於下。東坳之東南。
 既夕記設饌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坳。此堂隅之坳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坳一。此度金之
 坳在房中也。周書作維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室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是反坳不止一處。
 坳者。覆也。致也。凡可以度物皆爲反坳。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坳爲外向室。不知所
 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詩經。則特性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
 爵是也。郊特牲反坳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坳。反爵之坳也。坳在尊南。言天子坳在尊南。
 則諸侯坳或在尊北與。尊以承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間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
 兩柱。當前楹下也。坳在兩楹間。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鸛禮說。以兩楹間。賓主行禮處。不
 得設坳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於房戶間。燕禮尊於東楹之西。房戶間正當東楹。東
 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
 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敬禮。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於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坳不
 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會於東楹之西。是又君臣
 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
 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錫也。主
 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
 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爵坳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階上答拜。
 賓於坳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坳上。主人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
 賓於坳反爵於坳上也。而云兩君各反爵於坳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
 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坳。以鄉飲酒禮考之。凡鄉飲皆於簠。
 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簠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坳。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
 純如也。圖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激如也。圖言其音節明也。釋如也。
 以成。圖縱之以純如激如釋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
 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
 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

之矣。微如。使清獨別之貌。鍾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鈸是也。云開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獨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飲飲。傳云。飲飲。言使人樂進也。飲音聲相近。言樂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進也。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輔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鍾五聲使之相次。如鍾鐘之有文章。播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不離接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離。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即絃如之義。謂人聲樂聲。相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爲爲角。角者爲徵羽。樂記如使清獨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獨者爲角。角者爲徵羽。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鍾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騶虞其達。達。出地也。釋訓。鍾鍾。生也。鍾鍾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陽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鍾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縱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縱如。繼以開歌。謂人聲笙奏。開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鍾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大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樂記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藏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開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樂也。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聞。而合樂。則告正歌備。大師有歌有笙。而不聞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形正歌專指樂也。必如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開歌。以舍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整之始。開肆之亂。泝泮乎盈耳哉。亦揚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擇羣經纖小。不數金奏。以驗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微如爲開歌。鍾如爲合樂。所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祀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大師至如咸。○正義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

臂瞭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誦太師樂。應指師聲。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音。如牛鳴。凡聽商。如雞鳴。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佚以清。凡聽徵。如負豸豸。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如知感者。說文。禽。起也。方言。禽。織也。文選。甘泉賦。注。禽。赫威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禽訓感。○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微爲明也。義見坤蒼。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爾雅釋詁。諸。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土師。宮正。司煩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鄉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滄澤經義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後漢書。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荀征記同。後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經補疏。謂後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後儀。當今祥符開封開。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統一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後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後儀始見郡國志。不若東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地在蘭陽之東。去後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昌。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考儀封漢名東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攝曹而宋而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考儀封漢名東昌。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焦氏以

為由陳至衡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衡。此假設言之。閻氏若據舜始以喪為失位去國。是第一次衡。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蓋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以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土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土稱之。左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鄆陽封人。呂封人。皆土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為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具饋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處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始後錄。哀讀將喪斯文之喪。即孔氏語。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為失位。閻氏若據說同。亦通。○注。本經為施於政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祗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為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為喻。法言云。天之遺不在仲尼乎。仲尼驚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賂復舊。其將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為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史記。舜紀。虞書。稽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矣。舜自以德禪於堯。又作韶。見墨子二辨伏生書傳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武。武王樂也。矣。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虞書。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頭遜於位。曰。舜。虞舜。舜因堯之幅佐。繼其統業。是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君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諱已。此正武樂不轉也。及紹之聲。蓋舜德既廣。又期致太平。非武所及。故紹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善同也。樂記。千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為備。若成德者。下引此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為備。故云經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雖舞千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適遇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寔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赧

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諒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歟則武義文武。左傳言見象節南籥。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言。○正義曰。顏師古輩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漸鐘。未盡言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

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達人。義生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籥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卷五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正義曰。說文。擇。東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選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鄭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瓛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仁。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擇。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卽己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貪以

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子經

也。識文。低。久遠也。練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下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

制民使有恆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

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

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

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

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素善曰。人之有技。矧藏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

也。黜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人之所惡。斯爲能好

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

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焉。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

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芣芣。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賤。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

淮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苟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在無富貴。謝氏塘荅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在。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抗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齊。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養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正義曰。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處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泰者。通也。君子處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正義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

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正義曰。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違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要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會子訓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

勉於仁也。昔者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壑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臣弑君之聞。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焉。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義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旦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會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意。○注。造次急遽類乎僂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趨。踰。猝也。王氏念孫疏證。遠席一字也。說文。趨。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趨。踰。猝也。王氏念孫疏證。遠席一字也。說文。趨。倉卒也。卒無猝同。趨之言造次。倉卒造次。輕之轉。次越古同聲。故廣雅趨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夫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越。說文及鄭作越同。七殺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蹶。數也。蹶。蹶駸也。詩蓊篇。類師之揭。毛傳。類仆。師拔。按與駸同。考之說文。類本頓也。皇本及釋文本俱作僂。說文。僂。僂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焉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華華。蹢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足。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得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存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訟。是卽夫子之所謂靈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誣辭。不是。疑辭。橫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为我未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者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尙。會也。會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助以尙之。○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

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

之過。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

失在於寡恕。仁者以剛隱爲誠。過在於於容非。是也。表紀。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基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

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與安仁

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

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喬夫

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裕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

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

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

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

近。不曉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調攝。將爲

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

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

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苟子

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

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即此文所

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誣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

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役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凌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思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說也。盡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患牛羊。錯貨之臣。不患錢帛。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爲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以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買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士者放利而行。利盡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舊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篇。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未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亦通。放縱義。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禮者。所以整齊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威然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惠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全禮何以治之。上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盡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讎怨騰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依其技以怨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奪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滄傳。買達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譬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察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危險。僭夫論貴忠篇引此文。

作處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佐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愚所以知。謂處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慮無位。愚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慮莫己知。求為可知。就為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好。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遜於辭。牽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圖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參者。曾子名。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與。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聲義錄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參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委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懷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貴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以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衆陳萬物。而懸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詁諸術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

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寧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愾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國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訟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效。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猶離黃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富而後之。必使仰足事父母。儲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包曰。思與賢者等也。○正義曰。鄭注云。省。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敬然。必以自省也。○正義曰。鄭注云。省。察即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云。諫者。開也。更也。是非相開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博博。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提之施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提之施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等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駁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鄭言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尊言。所謂諫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尊敬。思復進諫。不可遽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微逐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乖之法。猶火去木而鐵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王諫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己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禮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為。○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歡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康。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

之。勞而不怨。等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駁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鄭言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尊言。所謂諫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尊敬。思復進諫。不可遽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微逐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乖之法。猶火去木而鐵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亦通。

作鄭玄語辭。
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圖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正義

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也。並常訓。禮記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不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圖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即會子守約之

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虛日中之憂。天損人志，不可備。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奢則不羣。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

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道，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圖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

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爲訥之或體。說文：訥，言之訥也。自在此部。論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圖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氏解云：德立於己，

如魯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魯祝曰：至德不孤。魯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魯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豈獨論詩篇。引此文證之

云：故湯與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

端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卽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言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莫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著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尙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慎交。嘗以禮敬進也。與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馳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恩。狎必相厭。厭恩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隋書李與女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越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謂數有嚴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譴爲數。左傳宣二年驪諫服往。楚辭悲回風驪諫君而不聽令。注。並云譴。數也。驪諫未有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饒古訓。引錢廣伯說。數乃說數之說。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卷六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國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縲，舉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人。妻，及嫁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傳云：爲父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魯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繼釋士也。爲父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仁義者。故此辨其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孝世用刑之枉。謹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公冶長解會，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律與鳥言，絡繹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經，唐石經作疏，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治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之傳，長爲名，而父稱治長者，則云魯人，與此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治長者，猶屬遷葛亮之北。凡兩字姓，得舉一字也。家語云：名長，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正義曰：名長，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縲下云縲得理也。一日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縲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紀論訓累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威相箕子累，揚倅注：累讀爲縲。案累卽縲字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繫臣繫鼓。兩釋累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繫，皆以縲爲索也。說文：縲，係也。從糸世聲。縲，或從業，廣雅釋詁：縲，系也。釋器：縲，縲索也。少儀大則義縲。左氏傳：臣負縲。是縲亦縲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縲。孔以縲爲學者，說文：縲，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馬注：繫，連也。虞注：繫，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縲，殺也。廣雅釋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獨辨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氏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奸邪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也。兄女之異，侃謂一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屈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妻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括又作廷。史以南宮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廷。史以南宮

括南宮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宮南宮綰爲一人。檀弓南宮綰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諱之。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綰之行。輟與綰同。論語釋文亦云。綰本又作輟。則陸所見此注亦作輟。輟與綰括。義皆相貫。作綰作輟。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綰。孟僖子之子。南宮問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孫遷生南宮綰是也。案仲孫孫遷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綰南宮問爲一人。而鄭君後承其誤。輟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問也。又名仲孫問。又名南宮說。而其說爲敬。其字爲敬。與南宮綰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真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南宮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經可選補遺。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敬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敬子者。至綰妻姑喪。孔子諱其女。蓋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諱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饒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史記志疑說略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宮即南宮綰也。敬叔。即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子曰。子賤。魯人弟子。矣。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處子賤治單父。彈鳴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處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處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在羣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所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處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舍書魯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兩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發單父。草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矣。不齊。○正義曰。

史記弟子列傳。宥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給云魯人。與此注合。儀書藝文志。有宥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宥讀與伏同。又或作處。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義文。然舊文以作宥爲誤。則不如處宥。俱從宥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處。見淮南子秦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曰。包

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語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

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瑚璉。春秋傳曰。胡璉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

達。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璉。古達璉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

夏后氏章曰。余車。劉曰。胡奴車。周曰。胡奴車。疑胡奴皆取車爲名。案說文。璉。璉也。其字從木。

當是以木爲之。晉大夫論語學云。胡璉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璉。陳容道禮書。璉以玉。

而飾以玉。孟郊修堯廟碑。璉字又作瑚。可知胡璉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段氏文。璉。璉也。其字從木。

璉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達六瑚八簠爲文。則胡璉亦瓦器。然施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簠。今此用

瓦簠。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簠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

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

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籼也。程氏瑤田九

穀考說。黍稷似不而特載。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黍稷

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曰云未聞。按氏壇典故。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璉而平下。璉

受一升。據亦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璉而銳下。則以瑚璉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

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

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誠黍稷稻粱器。賈疏案李經云。陳其簠簋。註

云。內圖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接簠而言。若簠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期也。建。可使從政。

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蓋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曰。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謂

人。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處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

者。當時尙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禦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

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唐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〇注。雍弟子仲弓名姓。〇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〇注。屢載至憎惡。〇正義曰。毛詩賓箋傳。屢載也。此常訓。捷給者。捷。捷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捷也。捷。急也。捷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傳篇。接給而舍對。會子立事篇。捷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捷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捷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皆謂口辭捷給也。毋取口捷者。指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捷者多疑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〇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〇鄭曰。善其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皆度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居字之訛。漆雕。謂上閭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德。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

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謂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尙書。不榮仕。夫不榮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榮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言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〇注。舍其志道深。〇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即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〇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

聞之喜。〇書與己俱行。正義曰。乘。說文作乘。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

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鑒四書地理考。桴海。指渤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桴。勑。勑。之別也。桴。古桴。太史公多言勑海。何集書謂承平之勑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勑海。蘇秦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勑海之永大矣。非專爲近勑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

時託乘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梓材。作才者假借字。一曰云云。以通為好勇大過我。無所取材。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梓材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載字從才。才與載通。崔愛張平子碑。往才於辭。邢昺爾雅疏。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曰。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曰。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季康子問。論作傳。陳氏鍾古訓曰。賦。傳同音。故牽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持有公西赤

之行。文子以為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

仁以為己任。生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為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為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

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殺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

也。胡氏循禹貢維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

出車徒給絲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敵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入

百乘。鄭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曰。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

曰。武伯更問求亦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山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下。宰者。公卒隱元年傳。宰

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

宰也。左隱元年傳。引鄭注。鄭注。公大都之域。方三國。滅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為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

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為三

里矣。就鄭君殘往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後氏據四書典故。周官之制。天子自大卿以外。分

四百里。五百家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公邑。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在

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

知之。餘夫所受。公邑之祿也。大宰九卿。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

之。三鄉三塗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賤為單父宰。子路

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卽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縣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隨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則方十里爲一成。方二十里爲二成。方四十里爲三成。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宣室餘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鄆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則官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宮不越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雉。雉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土一人。從二人。從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土十人。從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人。草車十乘。土百人。從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土千人。從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往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此據開方法言之。則似持有祿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二里半。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卿。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亦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焉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正義曰。說文。束。縛也。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纆之繫帶也。纆。絲根也。束。繫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聲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聲曰。大帶也。戴氏禮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與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賓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

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堂於寢。此皆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其立位則接賓時。闕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面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家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階階之西。釋辭於賓。途相若拜。既受玉。退負家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從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聘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觀禮。侯氏入門上坐奠土。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告也。又云。擯者入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知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教總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為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賓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亦能為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嘗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亦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為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知二。皆段數多寡以明優劣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問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己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為德行之後。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差。

從木曼聲。金銀部。鐵杵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本部注。此釋今紅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杵曰。欲爲智伯報讎。杵謂塗廁之杵。今本作打。候切。御基。刃其杵。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杵。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杵人。左傳。稱圻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離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叙其過。注。誅。責也。司牧掌羣民之義。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畫癡。正義曰。述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獨行有成。說施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絢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採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誦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發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體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邪疏連上爲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畫癡。○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守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包曰。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強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強斷也。臬陶讓。剛而臺。疆而毅。是剛疆情慾。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按氏鳴增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慾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爲疆。有似乎剛。故或以爲疑。○注。申枨。魯人。○正義曰。枨。或作榮。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森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半云俟我乎堂令。鄭箋。堂當爲枨。可證也。唐來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振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振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振文登侯。黨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枨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振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振。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枨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黨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黨爲

識。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振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鄭疏。並引鄭曰申振。蓋孔子弟子申續也。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振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續。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著新錄。謂古文廣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榮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致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續續兩字。乃傳寫之誤。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顯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續。據字周義。疑續爲得之。唐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續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續。蓋家語無公伯僚及申堂。王肅偽造申續一人。以當申堂公伯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續字形近之誤。王伯厚所見本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諸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義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振。鄭玄云。申振。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振。不疑以振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義鄭注論語以申振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振申堂公伯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振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振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振。○注。魯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故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大學言絮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人下。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屢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窮。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所忿懣。有所憾。心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疾病不登。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爲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爲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歸於人。以提欲。反躬者以人之提其欲。屈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義。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能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提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柱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階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諫文。加。誼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為諫。云。階下曰加也。經下曰加也。此言誼相增加也。知論語加三字同。經曰。承其誼安。重以加諸。韓愈李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皆得加字本義。仇氏論語注辨偽曰。舊唐書侯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敬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遇處超。故以為非爾所及。若夫橫絕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偽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正義。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翬聚。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都鄙乎文。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諸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謂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威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為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形影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大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而聖。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任氏喜荀略見所著且往菴文籍。宋氏知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混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為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為夫子之文章者。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即以易義略微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家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家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家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陰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家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家同。則天命即天道也。又乾家傳。顯家傳。剝家傳。復家傳。所言天行。亦即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蒙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證。包氏按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日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闕一翕。氤氲相成。交氣流行。於是寒暑風雨晦明。入秉其氣以生。而事起哀榮具焉。赤子無知。一聞一笑有啼。有笑暗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為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之。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為陽氣者對精為陰氣言之。繫辭以參為繼之。性為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往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為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謂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晁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為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後見鄭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所稱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荀非性與天道。何由肯交象而任胸臆。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管輅別傳。荀非性與天道。何由肯交象而任胸臆。不可援以為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為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晁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書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為學也。

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為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為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利貞之道者。元。始也。亨。達也。易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為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問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為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為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為天命。以天道為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有所聞不能並行。苟子哀公當。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橫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獻云。勿病無聞。病其雖聞。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為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尚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證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證也。〇正得聞叔巖。穀生成叔烹鉅。鉅生頃叔。錫生昭叔。起生國。國即孔叔國。亦稱仲叔國。邢疏引德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為證也。春秋時。證法雖失實。然證不輕證文。故子貢問孔子之證。而夫子於公叔文子證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證文當慎之也。〇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〇正義曰。此俞氏論平證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總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民歸之。子弟能聽，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民歸之。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墾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諡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攷家僑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夫爲矣。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錄存。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也。寡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即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彌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即其地也。證法解：治而無書，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園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僑也。山節藻梲，園包曰：節者，栢也。刻鏤爲山，稅者，梁上極。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

也。園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著龜篇，

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臧孫辰事云：作虛器。杜

之似斧也。柱端交樞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榱。案閼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為門上之榱。與柱端之榱同。故其訓亦不異。鄭氏鄭行義說。謂枅枅一物兩名。案言其榱。榱言其未。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杜預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亦云畫榱柱為藻文也。榱上常補條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為朱藻。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釋名。榱。梁上短柱也。榱上常補條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為朱藻。高誘注。朱藻。梁上戴障翫人也。朱藻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藻。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為人也。玉藻。榱。榱也。以榱為藻。殊誤。徐鉉說文繫傳。以藻為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榱之本為榱。亦與舊訓不合。藻者。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若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榱為省修。不言榱者。以省修則榱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榱。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嘗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土首本。大夫建藻。諸侯駟而藻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榱。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榱之者。考土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尙書大傳。皆是言榱飾。鄭以榱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榱。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關。名穀。字於菴。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

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則但聞其志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

簑。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為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

八年。子玉死。蔣呂臣繼之。子玉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

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進紀曰。令尹子文卒。闕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

令尹。而仁山以為子文之後者。闕也。子文上死。即有兩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起。

案子文讓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

大略之辭。在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買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雄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

可知其為三也。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

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國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極民之故也。猶夫論獨利篇。楚國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餽色。妻于陳轅。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

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

莊王時。約合尹筮七年。莊王之賢。豈肯嘗已收赦。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諺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事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庶臣引之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聲。往及下同。僕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至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會舉子王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管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入相誦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王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救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往。姓關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郢。生鬬穀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郢。鬬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今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穀聲。僕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權。牛全乳分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焉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段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飯之心。按誠穀猶且羞之。揚雄往。騶子曰穀。莊子騶拇。賦與穀二人。崔註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焉菟。僕書敘傳作於菟。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餘。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釋字子文。此往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俑者之疏可知。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圖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圖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謂老于崔。杜注。濟東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殺。白虎通說伐菟篇。引春秋殺曰。殺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聞司事。可稱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殺也。殺經之書也。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疏實以弑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殺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殺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殺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

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制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路相長吏。獨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實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濬雜錄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親操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執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舉罪致討。以春秋取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議。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證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後錄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微水之貌。下篇身中膚。馬融曰。膚。縮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待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釋其亂。不如奪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觀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案作奪。即古棄字。蘧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匹馬遠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期十乘是四十一匹馬。陳氏鍾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旬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土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廐。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闕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闕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闕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顯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子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思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思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終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思。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格傳注。引志林曰。格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格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君令格十思。明格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

注意。

子曰。寧武子^{國馬曰。衛大夫寧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孔曰。作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德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德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

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葵氏廷救四書釋地補引迂延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

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細鳳發微云。左氏所載寧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寧存。內外有枕戈

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和。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

則寧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閒。周旋
晉君之側。籍旂皆絕。刑罰不羅。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說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此乎。

往。衛大夫寧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寧俞來聘。傳作寧武子。是武子即寧俞。程公說者

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卽古寧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可方以裁之。子曰。天

也。孔子在東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王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乎鑒以成文章。不知所以成剛。戎當審以成

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浚縣。史記孔子世家。孔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隨適齊衛。

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

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枉箇。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夫子思歸。遂持求。因

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真索隱云。疑爲一文兩敘。閻氏若璣釋地鑿以孔子此歎。

今鄭說已佚。孟子趙姓。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愚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

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猶。獫狁也。獫狁。猛暴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篇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在矣。曰。如琴張曾皙般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騁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趨往。騁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揜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義。裁。節也。張栻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文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翫聚。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俸廩之閒。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遇之也。沈氏濬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貢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獨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據己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謬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途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濬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謂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發歸者。終言之。哀十一年冬。在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

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銘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歸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思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瀾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反禮於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會勸劉劭殺王廣之。及劭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實。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也。案毛詒與皇疏合。惟惡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死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怒之也。案集注亦是。會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義。○注。伯夷。伯夷。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捷。夷齊諱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論法解。夷齊並為諱。然古人無以字居諱上者。因舉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孤竹列於四荒。郭注。孤竹在北。孤竹城。同。漢地理志遼西穆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正義曰。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醢。醢也。作醢。呂覽曰。酒。從醢。酒並省。醢與醢同。儀禮聘禮注。以醢穀為醢。肉為醢。連穀言。是其以醢為之。說文。醢。酢也。關東謂酢曰醢。酢即醢字。禮記內則和用醢。釋文。醢。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醢酒。給蜜薑鹽之屬。注云。醢則醢也。古醢用梅。疑即加之於醢。故醢味醢。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醢。據注云。以醢和醢。則是加醢於醢也。○注。不必皆加醢。故有芥醬。則醬醢。醬醢之別。廣雅釋器。醢。醢也。醢與醢同。論語釋文。醢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分者為醢。醢。醢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醢醬為一物。又謂古無醢。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為直者。乞諸其鄰。而胃德。無所可讓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微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遇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汜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徑徑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為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章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左丘明。魯太史。○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注。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為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為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微之微也。說文。匿。以也。以若以命之。以。謂隱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僕劉敞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漢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為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為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微之微也。說文。匿。以也。以若以命之。以。謂隱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僕劉敞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漢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

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會子修身。豈達而無守。好名而無禮。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黨。華如詭。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遽膝。口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僞柔。馬融曰。面柔者。求便便。鄭玄曰。便。辯也。謂侯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僞柔爲面柔。便便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威施。探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便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便卑諂足恭而心刻狹。又曰。列傳。穰而而。案隱曰。穰而而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翟酺傳注。夸毗。謂侯人足恭。爭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欠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禮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卑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明其名也。左丘亦卑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王莽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史當止以士爲之。太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淵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淵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問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侍者。釋文云。侍。承也。稱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侯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易。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詩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結。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裘之。衣裘猶衣裘。皇疏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

小臣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雅也。篇衣輕裘。而諒術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書傳。顯祖嘗解服青黑皮裘。賜翫也。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飲。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衣之適齊節。音衣爲子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慶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飲之絕句。唐書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飲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飲之而無憾爲一句。似飲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倉。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憾。憾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憾。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奢對文。禮記祭統注。於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魯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會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者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爲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操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陳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少。年

也。諱詩外傳。獨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錫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綱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師之體。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歸也。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

者好之。意之不審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
蘇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
誠意矣。夫子歎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
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
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誠猶責也。○正義曰。誠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誠。責也。
賁即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凌氏釋典故。夏
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會子訓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耜而式。過十室之
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賢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
學。斯可往其所被。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華於慶
反。焉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
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
以焉屬下句。其義較
衛爲順。當並第之。

卷七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
爲第三篇。此篇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周官擇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
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
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
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
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即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
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
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
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
幾希。孟子謂士志仁藝。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

聖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為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為天子而為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達也。其德能為天子諸侯。而僅為卿大夫。或僅為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識微考文作奉欲。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為邦。衆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礙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微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為卿大夫。不象天子諸侯。謂引選博。未免淺。微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攝諸侯曰。仲弓微明庸理。可以為卿。彼自為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孔曰。居身敬

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

處。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故為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

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舉音戶。本又作舉。音于。李云。桑姓。舉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舉。又

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為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為友。楚辭涉紅篇。以接與桑

扈並舉。舉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

桑扈為隱士。與莊子李往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為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子。下子字。為男子之美稱。

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牟子之例。楚辭云。桑扈隱行。王逸注。去衣裸袒。

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實美而無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

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孔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實美而無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

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

即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即大舜之無為而治。此足見仲弓或已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

仲弓過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直言其居簡之失。此

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則。邪疏則聯上為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

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為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為無意。○注。伯子書傳無

見焉。○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為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

○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為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

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疎略。毛詩匪風傳。亨魚頤則碎。治民頤則散。頤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衆亦向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頤帝則。又且用得其實。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縱無禮。斯臨民亦必糾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在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

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發。吉而免凶也。從天從彡。天。死之事。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錡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徵。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紅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殺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子路死。子曰。噫。天殺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何不出國。魯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殺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詭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錡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鄭頤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真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魯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天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俞氏撝寧經平議。謂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嘗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入至復行。○正義曰。

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在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含章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為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辭。易者實多。杜注。易。還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還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拿登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還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羈縻陵歷之與。水旱珍珍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行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圖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圖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圖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穀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金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金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御師職。綱萬民之難。鄭司農云。謂請爲周急之周。明周窮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曰。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爲鬲或字。見說文。考工記裏氏爲量。量之以爲鬲。探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鬲。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裏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鬲。鬲。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即斛字假借。考工記陶人庚實二穀。厚半寸。厚寸。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釜。庚與釜。音聲相通。傳往往往誤。論語與又云。案庚與釜。同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釜。鄭注今文數或爲釜。康成但謂其音同庚。非謂釜即

庚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庚。始混穀爲庚矣。元凱注左傳。混庚爲穀。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庚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庚。賈逵注。十六斗爲庚。此元凱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庚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庚。此用儀禮今文以庚與缶同。故直引聘禮作庚。小爾雅量直云。十六斗曰庚。其說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庚。文有誤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穀。十穀曰秉。鄭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包注曰。弟子原思。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包注曰。

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誤。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

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廟衰章疏。狐鳴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時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章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剛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紅氏承纂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粟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取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即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橫制畝收粟

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不滿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如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筆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鄉。五鄉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正義曰。鄭注云。止其辭讓也。

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解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通。○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屬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衆所向也。王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鄉。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尙黑。訓不辭。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登入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四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鄕。五鄕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鄉。五鄕爲縣。五縣爲遂。示相變耳。案此。則鄉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玄。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國。羣。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

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犂。又力令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證之最可據者。說文。騂。耕也。耕。耕也。互相訓。犂。即耕也。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耕。惠氏士奇種。故犂牛爲耕牛。犂牛之子。非犂而何。禮。耕而角。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敢於上帝而牲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則天牲。主以角。故知耕且角爲天牲。先從叔丹從君爵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敢於上帝而牲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非所。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聞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牛人。職。牛。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逸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恩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種。未有。楚。吹。飲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羖視三公。四續視諸侯。故有山川

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祿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祿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之。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休之奏敕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綸議經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騂乘矣。修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蓋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修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名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尙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尙白。周駢剛。駢牛周所尙。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得之。駢枝謂周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駢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尙。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尙。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謹別。今經典多毀舍爲捨。○注。犂雄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雄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駢對舉。犂者。黃黑相間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云犂與犂通。犂之爲驪。猶羆之爲驪。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驪牛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韻。羆。黑而黃也。羆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羆屯犂牛。既科以羆。快鼻而羆。生子而羆。戶視齋戒。以洗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橫與犂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羆。純也。曲禮鄭注。羆。純毛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犂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羆。與玄駢之羆。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爲羆。且駢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追羆所生。而以犂文爲羆。致有勿用之疑。若以犂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犂子之矣。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可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駢牛。以駢牛爲喻微機。其說信不可易。云駢牛也者。效特牲云。謂聖人爲駢。謂地色赤。案說文。駢。赤剛土也。从土犂省聲。此卽草人駢剛之義。犂正字。駢駢字爲之。與明堂位駢剛。駢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駢。徐鉉新附字作駢。云从馬犂省聲。云角者周正中犂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犂形體。角者。生於犂角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犂。祭天牲。角。犂粟。社稷宗廟角。大。宗五。嶽四。瀆角。尺。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章。細小爲貴。故握大於前。粟。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章。

也。周氏柄中與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隱風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觚。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或以犧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辨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之乎也。急言之曰請。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卽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畜。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穰人。孔子曰。穰牛之言父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穰。母孽穰。穰。無害穰。穰。祖獨畜。穰。不妨奇人。故惡禹聖。史項舜神。伯牛廢疾。仲弓穰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注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爲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多時也。故菴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爲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來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有知慮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作慄。孫炎曰。慄。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慄。慈也。慈與政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爲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爲小國三年。可使足

民。其
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簪，鄭。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鄆。

○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據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庠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任氏承春秋地理考實：費伯歸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仍城。于欽齊乘謂伯國短姓。魯縣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關公山弗擾之類。如往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閔子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康子無疑。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陸

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汝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頗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騫以費本畿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行。有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

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

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海。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蕪博。當今寧陽東平間。則意汶上亦在蕪博。說頗近理。閔氏若獲釋地引會彥和曰：

出萊蕪縣原山入嶺者。徐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水爲交窗也。從片戶甬。譚長以爲甬上日也。非戶也。牖

所以見日。段氏王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卽今之窗也。在牖日牖。在屋日窗。此

卷七 雍也第六

一一九

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歸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祔居歸鄉。歸北注。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是南牖亦名向。土喪禮。窆東首於牖下。衰大記作北牖下。今本增皆歸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歸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卽鄉詩之寧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土昏禮。御枉于奧。滕莊長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害者。蔽也。不是北牖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窆東首于北牖下。注。謂若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葬文。牖本又作牖。則經文必本作牖。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官。令君得南面視己。突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如特姓云。辜北牖禮。謂衰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起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牖有扉。謂之屋牖。案喪大記甸人所徵闔之北牖。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撤去其扉。爲日光偏入。因而其處有屋牖之名。然則西北牖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牖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皆然。病者遷北牖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牖有遷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儀書翼勝傳。勝病篤。爲牖室中戶西南牖下。東官。加朝服執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靈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葬。僞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翼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翼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豈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持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瘡。毛氏奇齡臆言。古以惡疾爲癘。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類也。故韓詩解采苴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癘而不遇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采苴。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正義曰。儀書楚元王傳。萬之命矣夫。斯人也。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亡。喪也。皆訓無。末。喪也。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又有斯疾。命也夫。嘗是公論如此。白虎通精義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人也。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災。遭命者。逢世積殃。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戴。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斯

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寒吳說亦通。薪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茲。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拿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圖孔曰。簞。簞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顏子家貧。所居陋狹。故曰陋巷。陳與叔同。說文釋。

里中道。從甬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莖篆又從甬省。廣雅釋詁。街。凡也。釋室。街。道也。又云。闕謂之街。街爲甬之變體。巷則從篆文莖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

巷。故廣雅衆列二訓。顏子陋巷。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衞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疏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

阜縣關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簞也。此篇孔所本。說文。簞。簞也。漢律令。簞。小簞也。簞。簞至所築。○正義曰。鄭注云。簞。簞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

星簞。簞以竹爲之。亦有用革者。土喪禮。擗於簞。注。簞。革簞是也。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簞也。說文二部。至。飯器也。簞者。簞之一名。容五升。則比小簞亦容五

升矣。廣雅釋義。總匠篳筥也。篳筥蓋筐也。篋與篋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篋筥問人者。鄭注。篋筥或飯食者。圖曰。篋。方曰筥。對文篋筥別。敬文通書。皇本篋筥下自篋筥也三字。案云篋筥

者。謂欲爲惡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惡氣。勾也。士昏禮。實四簋合者。鄭注。合者。破範也。太平御覽卷三禮部。惡反四上。蓋云。然則勾不是。破範爲之。且上合者。太玄文。

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愛。而顏淵志道。自有重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韓

莫釐云。曾爾世安。隨老者。不用於世。察而築堤也。築堤。苗能好學。夫子醜水曲。躬。築在其中。亦謂築。

母求曰。非下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昭見曰。

畫。土也。力不足者。畫中道而廢。令女自土耳。非力乏。往。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

者。亦爲畫。故此狂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隨。皆必力學。人不可

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理仁篇夫子云。有能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將求之言。指出量力不足

之人以喻之。張氏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特求惠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饒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即是饒。惟饒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終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輝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亡。是自強未盡。故夫強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強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聞。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將來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將來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諱名。注說誤也。皇本作焉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按。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爾。宋本九經括到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輕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村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徑。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途人職。夫聞有途。途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然

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綦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蔡野之橫行徑險者。皆其證。惠氏士奇覆載。徑謂之蹊。釋名。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徑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險射邪趨疾。蔡之所以防。君子絕惡於其細。蔡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為盜也。而昌細觀伺。為盜之端。盜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奔其塗。則形勢不得為非。使民無由接於蔡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為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諷者。謂以私事諷也。諷訓諷。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注。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同一武城。子羽傳。曾參。魯南武城人。○注。武城。魯東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曲阜為西南。東武城與郭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為東南。紅氏承春秋地理考實引靈鑑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關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瞻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為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為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見小欲遂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而無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古人名多用之為補助。若舟之偏。室之奇。介之推。公問之妻。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奇。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解。奔。奔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策策同音段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為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為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經研堂文集。古文凡臂字本作屈。殿從屈得聲。臂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臂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祿吏有殿軍之法。殿從屈得聲也。案詩采芣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臂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

名之。左翼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股商子師御夏之御寇。是殷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殷。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修全之功甚鉅。故注云章大奔。獨在後為殷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為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啓殷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為殷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即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衰祝。甸祝。祖祝。皆以上為之。此祝鮀於衛。不得僭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佞。則鮀同音假借字。宋朝。南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為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則有公子朝。為季札所諒。許為君子。昭二十一年。會於宋。與宋公子朝為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意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為之賦頌人。而衛莊亦惡之。胡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為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顯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為不諱。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室室之制。外半為堂。內半為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戶。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人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德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經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

與繁露之旨不合。
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

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稱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爲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制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榭綢緞。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子。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入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策稅。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據言未斷。莫曉其所主。策稅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際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多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多者。毛飾重文也。飾畫者。絃而畫之也。從多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焉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

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經。德不純而稱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華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罔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

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詬者皆造爲虛無。故曰罔。玉簪。鬚也。罔與鬚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正義曰。向書大傳言。新穀已入。饔飩已藏。祈樂已入。歲之禱。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期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闕。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跪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正義曰。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下知也。顏師古入表往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迷實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躡。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

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孝。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

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

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敬故言

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先樊遲者。正是敬之從周道。

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

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

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致之辭之。

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
發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歸。意
○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顯。顯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
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
可方物。天人作事。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匿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
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歸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天地通。案世表則神教興。
其始亦以稍稱示戒。而終必歸於禮祀。以長其醇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惠。斯感
者情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爲。究之獲罪鬼神。其能微福而免於患。斯感
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包曰。仁者樂如山之
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包曰。無欲故靜。知者樂。○包曰。知
者自得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
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之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靜。亭安也。義微別。
凡與動對言當爲靜。今經典通作靜。蓋即審省。說文。審。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
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闕。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
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似有
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
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後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
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滑以入。皤皤以出。似養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端
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而後。案此。則樂水必有數義。注釋舉其意。而
以治世言之。即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
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
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
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即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
○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即其
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敬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即聲色味臭安
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舍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

不借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為世用。不操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兼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運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不失中正。取天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咎不至。而休嘉集之。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顏川荀爽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殞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然猶存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金穀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數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期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認人而細於壽之理也。韓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問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獨壽者哉。願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權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正義曰。齊者。

齊。是為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謙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來朝。周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解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實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閑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怨。虛詐不情。急之則辭敬。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自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于伯禽為魯侯。目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顏淵知之。斷斷知也。孔子曰。魯道衰。殊如之間。斷斷知也。孔子曰。魯道衰。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殊如之間。斷斷知也。孔子曰。魯道衰。經。日近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且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稱美伯禽。與此注歸矣。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殊伯之聞。

王化未敷。造外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矣。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餘矣。

子曰。觚不觚。罔焉曰。觚。禮器。一升曰觚。二升曰觚。觚哉。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

其道。則不成。往。觚。禮器。一升曰觚。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

今觚花觚也。尋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

曰觚。二升曰觚者。言觚觚感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觚。一升曰觚。二升曰觚。三升曰觚。四升

曰觚。五升曰觚。特牲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二升曰觚。三升曰觚。四升

曰觚。角。觚也。是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觚。觚。道也。飲當自適也。

觚名曰觚。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

以觚而酌以觚。一獻而三酌。則一豆矣。陳氏善洪疏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

異義云。禮案周禮一獻三酌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

義。以周禮獻以觚而酌以觚。觚是觚。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

義。故王肅曰。當時沈頤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

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當寡少曰觚。則此

少無適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

子曰。觚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向不時成。仍于大事

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細思謂是徐氏論語隱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木爲

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接也。以有接角。故

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接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本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

補注史記。破觚爲圓。應劭曰。觚八接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接本。於其上學書之遺語也。王應麟

書見執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觚。廣雅釋器。諸魯辨管簞也。竹本本一類。故觚亦作觚。漢書

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即此觚也。孤有四接八接之異。通俗文曰。

木四方爲接。八接爲觚。此折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接亦名孤矣。孔子嘆

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疆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孔曰。馬曰。

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為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擬平韻。謂井有人。為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也。從之。○正義曰。逝。往也。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擬平韻。讀逝為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知風發微云。夫陷溺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細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為得也。○注。孔曰。登所具文致謹。引後漢施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瑒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毫弗離者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後焉。而攜我以舉之。授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義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罔之者也。禮即文之所寓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

禮箸於經典之大。而演於親疏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也。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彼者。反也。約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魯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即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從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強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非時專以約禮言也。時節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唐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惡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佞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詞乎。曰有。曰。焉謫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教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謫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入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饗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饗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夫出行。禮。同姓則使人攝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而既則交爵。奇。而攝獻亦廢。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親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奇。而攝獻亦廢。至大夫親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義之謬。不足盡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胎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子路固執不見。則必謂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己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側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

失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諺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手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所屬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望塵因。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為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曰。實因。往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從否為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竿也。禮記長服。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為辭。解為厭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為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猶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手所不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為否泰。厭為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己之往見。不遇欲答其禮。而非為求仕可也。此以釋子路之意。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為指天也。王氏說諺。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輔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為觀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知不正名。必獲天譴。其說甚謬。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曉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紅氏承鄭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援。佛解同。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為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邪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為南子者。是舊為等之辭。陳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曰。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為者。首惡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圖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附存之。可見其按極確。今依以前正。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子路而欲通其道。豈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為說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也。至。至也。○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為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衰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衰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

夫子以爲聖。以爲舜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偏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成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再治水。益發山傳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降水。民苦旱。難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者。亦必使人達德行者。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己立己達也。諸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人。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卽此所云取也。卽此所云取也。

卷八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二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

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則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昭釋文致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經也。魯氏編考異。綴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錄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

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爵禮。不制度。不考文。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實則斷典義。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編之以文武之遺。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事也。釋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諱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倪攻之殷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尼之下。仲尼即仲倪。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即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九彭而偕老今。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蠡劉維。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偃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真案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繫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篛。在商爲守藏室。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兩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即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卑。一變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即居敬。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即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服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屬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諸之學。故稱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為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為二人。亦是疆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為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國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家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訓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厭。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強不息。日有華幸。不如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倦。勞也。廣雅釋詁。勞。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五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識。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誦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為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為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國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為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讀之。歌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友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蓋師學也。蓋師承贊之。春官大司馬。大師詁之。宗秋學禮。教禮者詁之。冬讀書。典書者詁之。曰學。曰讀。曰詁。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飲大射于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從。讀文云從也。此常訓。下篇云。從義崇德也。苟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貌。婦

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吐辭氣效。無留會。亦言君子能從義也。易象傳。其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為不益。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愛之也。任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修講一韻。徒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愛。○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為愛也。此孔所遷。四者。是夫子辭人之語。而云吾愛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為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釋文云。燕。鄭本作寢。寢。安也。寢本字。燕。鳥名。蓋段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雖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即美舒義。月出舒天紹今。亦以天紹為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天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敎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黨先言敗踏。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申歌。敎身與與也。施敎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白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天天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奢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夢。寐而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觀編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創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絕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為句。見翟氏禮考異所引呂覽不荷注。張載正義揚時賓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釋文云。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正義曰。此夫子辭弟子進德修業之法。○注。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幸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養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幸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

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與之言喜也。散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也。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御。鳴和。功均輪方程贏不足旁要。應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離。德有成形。皆備虛之驗。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正義曰。

修與脩同。謂以脩爲學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膳臘醢醢之事。鄭注。薄析曰膳。極之而施薑桂曰醢脩。釋名釋飲食。醢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齒齠云。以脩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脩脩之法。左胸右末載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禮薦脯五臠。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臠則爲脡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高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學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吳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學見師。故舉其所行之學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不能行學。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盤曰。盤自行束脩。乾無毀玷。韓壽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魏續金恭碑。束脩隨。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脩良吏。鄭后紀。故能束脩。不離羅網。鄭均傳。束脩安貧。恭儉節。獨衍傳。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詁此文。且舉李賢束帶脩飾之語。以爲束脩。亦然。是詁鄭矣。至關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摯已。並是夫子教退之廣。雖未行束脩。亦壽之矣。鄭注云。壽。魯讀爲梅字。今從古。包氏讀言德故錄。案魯德嚴。故時覺其有悔。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省察德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脩以上。謂自知謹飾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脩即可無誨。故言未嘗無誨以曉之。案魯論義不第。包詁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段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壽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曹素堂

正義引孔此注云。束縛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

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焉。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

之。正義曰。說文云。啓。教也。從支戶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

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蓋子說春秋云。不

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蓋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

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則必與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

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噉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語也。語疑作痛。

方言。非。怒恨也。非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悲字。

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

然後啓發也。記又云。力不能闕。然後語之。力不能闕。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

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啓發為說之。使人知思之玄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

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

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

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象云。初筮告。再

三瀝。瀝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瀝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

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瀝筮則不復告。故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鄭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

曾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即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變於禮容。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

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上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膳。土無故不徹

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頌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曰下有也字。詭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〇注。一日至稽容。〇正義。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〇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為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子路曰。子行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舍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

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笑顏淵。以為己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為善也。左襄四年傳。容難為謀。說文。慮難曰謀。穀氏師者不陳。舍陳者不戰。舍戰者不死。舍死者不亡。秦逸周書武紀解。解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難不

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〇注。大國至徒涉。〇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為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己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泚。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泚。今經典作馮。皆謂之度。馮。說文訓馬行疾。則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〇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〇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

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大宰祿以尉其富。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轡之士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祿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翬聚。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義之云。故陋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轡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爲從吾所好。陋窮不憚。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轡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余已亦爲貧。故但不可求。爲執轡之士也。釋文。轡。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富貴。即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德。是刑具。書。擊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轡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轡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職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圖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說其善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殊。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藏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戰也。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道。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虛理。卽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圖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矣。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圖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齊。與齊太師師樂。聞韶音云云。紅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子。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為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包氏慎言溫故錄。媯。陳澧。夫子蓋知齊之將為陳氏。故聞樂而祭肅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為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為樂作媯樂。至於斯為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真。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齊賦注。引此注為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即安國故也。亦即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為作至此齊。○正義曰。為作常訓。注以此為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齊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為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平。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讓。謫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受。與衛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為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為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向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為夷齊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吾將問之。以為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隱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為猶至不平。

不特顯讀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嗜食。菜食。也。○正義曰。說文無燕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耽。禮記月令云。有能取蔬食。注。菜曰耽。是也。耽爲菜之類名。不爲祖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訛。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費易既竟。復從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說中周易學云。文王受命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處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藥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得中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據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戰。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假。時子向周流四方。故言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辭卦曰大過類也。類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并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駕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卽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說。不及樂者。方氏觀祖

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辭疏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未學之疏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曉也。曉。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類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隨起。象數微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疆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諸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臨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讀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楚。楚人安越。君子安雅。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廢也。天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亦居官臨民。必讀官話。卽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禮。謂相禮也。執禮。謂相禮也。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謂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程氏頗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疆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段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如左。有學道不倦諸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丘。歲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仇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

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歸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縗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為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僭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敏。勉之也。說本朱氏影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特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為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明。將懈於學。故但以學勉人。且以知自承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累鑿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異也。此當訓。書傳言夫子辨本石水上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為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累鑿舟。遼闊篇文。說具彼說。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其為善不善也。我並彼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為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為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為吾師。書供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明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致證。案何往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載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

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為言行之行。三人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離其如予何。○包曰。桓離。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

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離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離其如予何。是此語為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為定十五年。孔子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賈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魯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離至予何。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厄。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

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聞語辭。皇本作以我為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守。○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為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為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形。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實。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微者。說文。微。生結微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綴射者也。從住弋聲。弋。卽雉省。周官司弓矢。綴矢。綴矢。用諸弋射。注。綴矢。弓所用也。弗矢。弩所用也。結綴於矢謂之綴。綴高也。弗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綴矢爲結綴於矢。卽此注所云綴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有人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遠矣。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實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辭。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慎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真。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儼。覆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五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平部。男有專曰奴。奴曰童。人部。童。未冠也。是僮童義。今經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五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五鄉至見之。正義曰。五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陳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卽五鄉。顧氏引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卽陳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五鄉。又因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五鄉城。前代因立五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知通雅謂五鄉名古鹿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關氏若瑛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折置五鄉事。則無咎之言。關氏已深斥之。地望

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胡非怪童子來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

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源述何云。春秋列國。進

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敗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為已甚。故云唯何甚也。進

聖。唐宋石經並作絮。說文無絮字。○鄭曰。絮猶往也。絮猶往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

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

或有始無終。或先送後得。故教誨之道。絮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得。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

○正義曰。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五年傳。公如

晉。自郊勞至於饋餼。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昭

公曰。喪人不祿。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

為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

○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

為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欒絳歸死司寇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陳有司敗。本

論語此文。杜與偽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裯。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說法解。容儀恭美曰昭。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

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韓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

受以爲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經。言者。略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舊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此亦聲。吳者。國名。社往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適。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記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豎。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假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娶也。當稱吳姬。韓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卒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魯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嫁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子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龍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韓國至爲過。○正義曰。云韓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卒。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據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諱諱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舍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子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覆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圖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咏。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

和之也。反之者。冀其益益顯。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為君子。己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揚慎丹錄引晉樂羣論韓殷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又方言曰。伴莫。勉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伴莫。案說文。恣。強也。勉。勉也。文莫。即恣。勉。廣雅亦云。文。勉也。肅勉。密勿。嚴毅。文莫。皆一義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其為勉。夫子諱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為句。引詩求民之莫為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為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為其字古文相近之辭。據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曰。孔子諱不敢自名仁聖。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

聖乎。正義曰。為之。謂為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不

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為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嘗作余。說文云。余。畀之必然

也。經傳余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為有。正此經確證。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注以為絕經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

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即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

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

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

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案集解於子罕篇始禱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

言。倪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頤考異。說文。禱。禱也。累

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疊省聲。重文禱或不省。又諫。諫也。從言求聲。注

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禱。與諫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諫。注

曰。諒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諒之。或曰。諒。論語所謂諒曰。諒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為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禮記上下神祇。引諒曰。諒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諒謂通也。據聖說。是論語義當作諒。通作諒。當是古魯文異。諒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為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諒。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禱。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請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諒。禱名。○正義曰。指與旨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願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特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孫。順也。引書五品不孫。今通作適。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固陋也。○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則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辭。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為坦蕩。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蕩。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蕩。任。蕩然無私。小人則戚戚然。取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作君子。疑有脫誤。嗣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假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大也。引申為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

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為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即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卷九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少子季歷。泰伯見季歷。三讓也。三讓之矣。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為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二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太王將死。謂曰。我死。後往讓兩兄。彼即不來。後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辯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繼而受之。二讓亦儀禮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途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為疎矣。太王薨。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為適長。迎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議。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荊蠻。夫何為者。論衡此義。亦為未達。沈觀諸說。惟鄭為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

采藥以行。及太王役。季歷赴之。必量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於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大王堯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即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難也。至孫自立說。則棄太伯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應與。夫太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恩遠防哉。此亦爲未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與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會不啻微歷。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太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伯夷兄讓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讓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往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釋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尙可通。金履祥釋經前編。儼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關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困憊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困馬曰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時。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憊亂義近。○注。憊。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

言。蕙。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會子立事云。人言魯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論兵篇。謂然。當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軋。蘇林注云。軋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銳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獨靈而發軋。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慈質貌。與長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乘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敎也絞。韓。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起趙汗簡載此文。篇作竺。說文。竺。厚也。篇。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篇為竺。○注。與起至偷。○正義曰。與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親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屬。有宗族母黨妻黨。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緣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親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友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臣化於上也。○注。縗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縗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戒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註代本字也。說文。啓。開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作啓。當出古論。豈與豈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王裁注引或說豈與豈同。豈。開也。開即離別之義。禁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牽。令展布之也。鄭君以豈為開。甚合古訓。而以豈為開。

言。蕙。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會子立事云。人言魯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論兵篇。謂然。當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軋。蘇林注云。軋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銳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獨靈而發軋。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慈質貌。與長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乘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敎也絞。韓。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起趙汗簡載此文。篇作竺。說文。竺。厚也。篇。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篇為竺。○注。與起至偷。○正義曰。與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親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屬。有宗族母黨妻黨。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緣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親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友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臣化於上也。○注。縗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縗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親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嘗。親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與嘗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親之也。後漢書關氏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例之。嘗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會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會子。會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會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類之患難。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會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注。豆之事。則有司存。○注。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注。禮器。正義曰。宋石經禮記。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鏡者。說文。頌。貌也。兒頌貌也。貌。鏡文。段氏王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折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案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字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爲頌。後有張氏亦魯焉。頌即容也。亦散文。衆親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頌謂眉目之閒。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辭。氣容。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注。容禮者。毛詩終風。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禮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尊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氣有美焉。必有美實在其中者矣。貌色聲氣有惡焉。必有惡實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

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嚮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為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輕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名。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經。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往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隨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證錄。蕭山徐鏡宇後漢書翟璜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庇徒拱日。各有司存。甄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稱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閭外。輒隨宜處分。此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咸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宜從後儒者華生之義。非其例也。說苑修文篇。會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會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顛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會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恩禮以修身。則急情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饔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捷同。說苑作孟儀。疑儀字是。○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禮。即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齊儕謙讓者。曲禮言大夫行容儕儕。士行容謙讓。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羅妻妾不可得而驕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卽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饔豆。饔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本豆謂之豆。竹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然則饔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豆。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饔。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饔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饔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撓。包曰。撓。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圖焉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強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驕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親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遠也。大則大取之。小則小讓之。拿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撓。是言其學能養

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曾我。我亦曾之。即不挾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曰卒。故舊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臨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報。安哉。知顏淵為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圖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圖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圖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侏。說文。侏。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為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為童也。番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當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逾百里。象雷震百里。所覆雲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往失之也。敗。奪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皆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經也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為句。亦上有入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記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謂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大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敗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此注意。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圖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

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任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陳原傳注引孔曰。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期舒民於食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爲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下惠皆爲仁。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德。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故有不己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華。斃而後已。華華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也。○正義曰。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夏。又王制言選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即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通大藝者。七十二人。大戴。衆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湛曰。詩有大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嗷嗷舞蹈。則振奮之心。驅勉之行。油然而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履衰裳。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旨趣。物有節文。

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慮。樂之情也。欣
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
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直子
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注
疆之事父。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
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整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
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鬱。四暢交於中。而發作
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散。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未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正義

堯氏鳴鶴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
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與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
云。說之以義而視諸禮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
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
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
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
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察名號篇。民者。暋也。民之號。取之暋也。冥暋皆無知
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
則愚者以爲知。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警語。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
民也。禮樂衣云。夫民聞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達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即此章之義。說
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
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盡其教道。使民目
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刑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
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極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
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

故曰。君子識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賜賜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也。然雖不知而能用。則聖人鼓舞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或為所侮。亦致亂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為不善。而非疾也。○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嘗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

說文。吝。恨惜也。玉篇。吝。鄙也。俗作吝。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吝。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斯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趙魏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食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諫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休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以愚者尊。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為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博書經義篇。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諷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誤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

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政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為祿也。韓釋漢孔彪傳。龍德而聖。不至於穀。俾隣屋壞之外。歸焉泥而不俗。鄭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豈不得已乃歸爾東。亦解穀為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聞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為志。

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推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致其德行進退。而與賢者能者。又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政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貳。據此。知古者實與。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塗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業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制之官。而當鄉塗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咸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藝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事。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往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驟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舍也。○正義曰。爾雅詰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盡道。君子日有孳孳。饒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斂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盡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其所以盡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位。若己貪賤。雖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雖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稽徵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黜陟之道。諸侯惛恣。

大夫世位。爵人不可以德。殺人不以功。霸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順。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聰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啻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會子居武城之類。禮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感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蓄。萬民餓寒。教訓失道。風俗淫靡。百姓施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弑君。子殺父者。舉大亂言之。臣弑君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怨。弟兄相詬。知交相倒。夫妻相背。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篇會子曰。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薛蕙云。位卑而言高。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

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闕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正義曰。師摯。疑卽子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摯。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聞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冠。帥瞽登歌。風雅。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苢。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律仲夏耳。總數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感可見。言始亂。則笙聞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禮案。堉氏延堪禮經釋例程氏莊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亂。又亂。治也。又子相亂。受治之也。說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矣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二國名。其後俗皆徑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桑間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間濮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正義。則師摯之始。闕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駢字。云煩也。今從支從爾。爾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敵。今作亂。爲假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聖之可知。今

知鄭義不熟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佯佯盈耳。竊而美之者。言竊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佯佯。笑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圖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然性恣而不信。圖包曰。怪怪。恣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圖孔曰。言皆與常德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愿。魯也。廣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偽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願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惟氏循補疏。以爲僮字之假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僮。直貌。叢即恣。廣雅釋言。愿。恣也。恣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恣。恣也。○注。恣。恣也。○正義曰。鄭注云。恣。恣也。誠恣之貌。廣雅釋訓。恣。恣也。誠恣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恣恣推情。李賢注。恣。恣也。巧故。偽詐。空空與恣同。○注。言皆與常德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恣恣者當信。此常德也。今皆與常德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恣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恣生通。許慎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域。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圖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曰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魏協釋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圖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允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瓛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若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堯舜爲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焉復裨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威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焉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堯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謝安傳云。仲尼感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

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人

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禹人乃成。故孟子止稱堯也。當堯之時。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也。兩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贊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嘗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魯惡相煩。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

罰。尊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曉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訓又著明。○正義曰。煥與與同。詩卷阿仲與爾游矣。毛傳。仲與。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件。文章釋與。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訓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成。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褒教舞。皆是立文垂訓之理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

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李氏光地

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

四年傳。箕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故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

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畢

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後人於尙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

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

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稷即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與

舜與官舜命禹宅百揆。稷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

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紀

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

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鏡。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

畢榮諸人。惟鏡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

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大嫫。文王姬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

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說私謁

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置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

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姬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

踐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即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舜敦窮奇。檣杌。讒發爲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啻非才之罪。明才無不韋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錫茅。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聖王御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經夫論獨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於爲與。引孟子離婁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祿文。婦。服也。從女。持帚。屬壻也。婦人。據馬鄭義。即文母。釋紅曰。記續錄載。姚姬在陳。鄧母所傳之古文尙書。序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感隆之意也。其立義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部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又堯典。燁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號。唐虞皆地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大德。不致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聖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桓桓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言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甫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

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巢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與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鬯於商。六州者。鄭詩謂雍梁荆豫徐揚。孔曉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言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旅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歸之。此文王之憂慮。所以獨祭也。案文之服事。非長殷也。亦非曰吾好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圖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闢廟其間。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圖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圖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

服。正義曰。後漢書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闕。非也。孟子雖裏篇。政不足闕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由也不得其死然。然猶焉也。禮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若市。韓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冕其冠也。宋氏細鳳發微云。說文。

篆文市。從章從友。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蕭友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黻。經典又假黻爲黻。又假爲黻。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黻。鄭注云。黻。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黻。嘗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獵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韞之芾。其他服謂之韞。以韞爲之。故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黻蔽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注云。黻。祭服之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再緝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者。即致美之意。舜作黻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緇冕篇。曰。緇者。蔽也。行以蔽前者。有韞。因以別章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緇。諸侯赤緇。又云。天子亦緇蔽衡。上韞。亦者。感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緇服。爲百王不易。緇以韞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地人也。土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緇裳。皮弁素韞。玄端緇韞。

言冠弁者必言韞。是知黻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變冕黻珽。亦以冕與黻連言。下又云火龍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揚朱篇。禹卑宮室。美被冕。微與黻。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嗣用朱黻。是紱即黻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

衾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鄭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月免聲。目象其上覆。免與儼同。管子小稱篇言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玄。謂未至成熱下垂。微益後也。此免爲儼之義。苑囿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總冕篇。前儼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與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頭。不知竟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周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冏。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冕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微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祭也。所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微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笋。朱紱。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饗。○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薄字。豐饗者。言桑感犧牲。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圖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堂。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闕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矣。嚴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乎土而居之。再決九川。距四海。乃復嚮昧倫。臣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冀萬姓之居是愈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歙。毛傳。城。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徐俊借字。夏紀溝洫亦用洫字。說文。城。族旒也。毛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左官匠人爲溝洫。經廣五寸。二畝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畝。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以行水。論語學溝洫以賡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卽本匠人云。此義同採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

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塗。塗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疑。近錄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遂縱洫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折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曰橫。風旋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開也。其南北之開。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開。故變開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澮。澮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澮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于十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之橫實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絕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澮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入夫爲一遂。以受風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旋井外。溝縱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開命之。其長連十井。不據井開之縣。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風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開。故曰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開。故曰同開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成開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據成開之縣。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澮之在井間而受風水者也。故曰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開。故曰同開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開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衆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衆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開。二百夫之開。二千夫之開。二萬夫之開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開謂之溝。成開謂之澮。同開謂之澮。衆辭也。若以衆辭言遂。則曰屋間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澮在井首。澮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開謂之澮。成首謂之澮。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開。難舉偏辭。故綱目相從。澮澮亦皆以開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卷十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校不求。與上衣敝冠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厄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大猷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

也。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也。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象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其見之象辭象辭。如云利見大用。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為依遷國。利用賓于王。利乃利用。利出否。元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為寇。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為大作。利用事。元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為寇。利涉大川。利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或。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實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為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而避之。則利所以為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為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證。此即利字最和之證。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證。此即利字最和之證。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為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千難。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為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為不利。而其所視為不利。或君子所視為義。所視為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不知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闕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吉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遠天壽之目也。是命為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古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為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辭矣。易多言利。而費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上。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費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上。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

笑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聞人笑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大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御矣。○鄭曰。聞人笑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大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曰。臣聞夏王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豪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豪。並本古語。國策策策淮南子修務訓。皆言項豪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即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兩所執。故後人遂僭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費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准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會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專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與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即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微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微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會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顯考異。疑即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諱言。但嘗執一藝以成名。不敢嘗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閻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

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者。象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緇冕篇。麻冕者何。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純。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緇。黑緇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緇布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緇。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紃。紃。紃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綴。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緇之誤。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爲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緇。皆禮。女次端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緇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

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封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而破讀止云。當爲緇。是緇可爲帛色。而實以緇但爲布色。非矣。後鄭之意。實以絕字與紃相似。故讀從之。但紃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緇也。且言緇則爲紃已明。祭統純服。魯禮及士冠禮結衣。注以紃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紃。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細鳳發微。謂鄭讀緇。卽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見直簾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僂。○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緇。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緇。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緇而一之。可知作僂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爲僂孔所本。不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王曰。

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腰劔于公。皆于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觀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醵。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觀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醵。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醵。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醵。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饔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餼。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伯賓後。賓入門左授饔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伯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薦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薦餼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降階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觀禮。執主行觀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觀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若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膳賁爲賓。旅行酬。公立卒辭。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薦饋于公。酌散降一等。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至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實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薦饋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獻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賓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隨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賓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辭升。再拜稽首。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備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堂拜送。凡賓不降階上客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饋。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胸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嚴。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膳賁爲賓。旅行酬。又賓薦饋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隨同。說文手部操。頭至地也。頭至地即隨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禮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往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毋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固無可無不可。故

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

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

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王裁注意之訓爲側度。如論語毋

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側未至。注曰。側。意度也。毋

意。即毋側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

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準。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

引此文云云。卽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嘗以

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母意。先覺也。義母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

善也。善則稱親。謙尊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

必而去之是也。以吳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以貞

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是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匡包曰。匡人諷圖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刻。時又與虎俱行。後刻爲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刻。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圖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匡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

之。匡人欲索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

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懼。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

衛。將適陳。遇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是孔子此語。爲解顏弟子之辭。紅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

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與籍自隨。故此指

而言之。文在茲。卽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絕殺。必不令夫子得

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

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臣人至國之。○正義曰。臣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傳十五年。諸侯盟于杜丘。後次于臣。杜注。臣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臣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臣。杜注。臣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臣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鄒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臣爲宋邑也。子長於臣之臣。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臣。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臣。衛邑也。案莊子以臣爲宋邑。宋人即臣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臣。衛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臣爲宋邑。史記世家言臣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臣爲衛邑。實字記謂長垣西十里有臣邑城。又襄邑西二十里有古臣城。皆爲子畏於臣地。蓋兩郭並存。閻氏若璩說地。顯氏據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臣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說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臣。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疆衛不假道。反穿城而闢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臣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臣城道缺。虎與侯顏冠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冠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臣郭外。顏冠舉策指臣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國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臣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臣成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晉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預臣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臣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國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衛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趨怒。奮執轡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路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聞之。寧氏嘗顯公世已缺。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臨臣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冠。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冠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驥。惠氏據九經古義。疑高即冠。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寧之諱。寧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國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國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國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吳大宰嚭。僑孔兼存吳宋。方氏觀起偶記。鄭以爲吳大

而孟轲之說。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曉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簞云。琴牢。魯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張子張。服虔云。琴七十子傳云。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眾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子張。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應麟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臨琴牢南陵伯。宋臨頓丘侯。改臨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訛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隱釋文引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圖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圖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

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後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謔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慳慳。此與前篇慳慳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慳慳。誠

慳也。大戴禮王言篇。爾雅女信慳慳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即慳慳。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慳。故曰空空。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

問。故反問而終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叩即叩字。鄭注云。兩端。未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未有始義。說文。端。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

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確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覆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

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跽蹠。至於偏枯。一旌舍也。行之。則旌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詭之俗逞。不行。

又無以使民知懼。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徵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

叩之。叩此也。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虞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宣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以有來字。○注。知者至

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聞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無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即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圖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

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為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鄭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負而出。此依中候通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所本。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威德而皆悅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己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坐。一其命。得旅。放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適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答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篇詁九咸。鳳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鸞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繹。德輿龜所至。龜遠。德輿精所至。則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洛水。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永安。井天乃精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亦煌煌如火。英圖書地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命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至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給復何所取也。王氏鳴咸尙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鄭康成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圖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者。春秋時。世勳持位。不撥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著字。宋石經題作移。○注。冕者至行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可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白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纁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晉爲盲者。說文。晉。目但有眇也。眇。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晉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眇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瞽而無眸。一是並瞽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瞽。鼓也。瞑瞶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達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袞袞云。兩脚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名。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圖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圖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圖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

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圖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作翬。當由齊古文異。翬者。爾雅釋詁。翬。同也。詩衛侯國篇。翬。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鑽。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遽貌。瞻之在前。謂夫子望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拘拘。後漢書論壹傳。失拘拘蓋誤之遺。注引論語夫子拘拘然蓋誘人。又李唐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筆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戴晉袁瓌疏。南史王琰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楊帝紀。用此文亦作拘拘。其始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拘拘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拘拘恭順貌同。故程氏領考異。獨氏登府異文考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拘拘矣。博文約禮。即參綏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章。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建聖之思。錢氏大所養樹。謂即論語卓爾。此亦齊古文異。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民

子疾病。圖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圖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聞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圖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圖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圖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圖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三三子在我。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微者。擯者。莫者之屬。皆當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秦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細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已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發凶事爲殯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金。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金。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病。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三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圖馬曰。韞。藏也。匱。匣也。謂藏諸匣中。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沽賣也。得善買。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行買。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勸夫子藏用之意。參買。論語微云。參買者。買人之善者也。買音古。先典舊君秋楚楚記。儀禮聘禮。買人西面坐。廢讀取圭。其注。買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買人之說。況幣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取焉。其注。在鄭商。參子買諸買人。既成買矣。此注玉必經買人之說。舊案論語釋文。參買音賈。一音古。是舊讀買有古音。即買人也。說文。買。市也。段氏玉裁注。買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仲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買。俗又別其字作價。則其音入獨讀。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買。亦謂待買人。白虎通兩買。商之為言兩也。兩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買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買。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買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買。亦當作待買。今作待價。明為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買。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買。沽是假借字。玉篇引求善買而為讀。說文云。泰以市買多得為沽。則作沽亦通。此當出齊古文異。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蓋鄭義為音。○注。經下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買。○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街賣之聲乎。我居而待買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街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衛。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街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街。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買。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包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遊於外。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愈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荷政之所福。則道義存焉。仲尼懷德。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知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淮九夷在東。故如上諸侯得以率之。我圖素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帥許。險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直取巴中。包九夷。朝鮮。秦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

也。臣氏祖諱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祭。相去不遠。所以有飲居九夷之言。案臣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段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犢悍。至今猶然。則正或入所誤。夫子不應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其子受封於朝辭。能推禮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遵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濊貊。五烏夷。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昧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遠者化。九之爲言究也。德獨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敘歌聲。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稱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向周旋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適正雅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難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大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鄭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禮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雨時。則以一雅分數所。與鄭雅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唐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槪如此。若其他雅頌。如歸夏爲時邁一詩。樂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燕采蘋采蕡。燕禮用之。而射禮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蘋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撤。而仲尼燕

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嶺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其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顯。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辭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雅頌。頌中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詩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雅乎鄭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雅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鄭風也。而篇章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南嶺經首鶴巢采繁桑。賴曰駒伐檀。鄭風八篇可歌。鶴巢采繁桑。賴曰檀。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襲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詩。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獨乎草木。然則超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謙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疏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騰鵠邪。則韶樂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論。使人蒙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聲。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能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杜蘅所傳。昔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前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曠之始。闢雅之亂。俾仲平盈耳哉。闢雅之亂。非有所錯。然仲平之惑。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崩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雖萬軍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敗之。則樂者空。哀者傷矣。則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臣東僑禮釋官。天子有三孤。闕三公。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歛頌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遠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之流。包曰。至

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與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胡君子進德修業。學華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逝而後逝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逝者。其水乎。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微谷不迷。或委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慮而入。潔清而出。既似變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威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則又一意。孟子辨義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證全德也。至法言所謂逝而後逝。則又一意。孟子辨義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此即然而後逝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處聲過實。君子取義。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費其不慮。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揭搖市獨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隨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爲山。正義曰。爲山。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簣。唐化度寺碑。資嚴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假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坐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駢字一擲。不能十步。騖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或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籜箠簣簣。簣。簣也。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簣。簣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鐵草爲器。草與竹之誤。觀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進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成。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注。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載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情語之時。○正義曰。說敬也。從心隨省。情隨或省。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懈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而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罷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闕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

亦然。正義曰：穀文。苗，草生於田者。草謂穀也。倉頡篇：禾，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禾，禾之秀也。凡禾秀先作華。華，華也。即爲稈。而成實。實即得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顧考異：牟融理說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稱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執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憾。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于排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大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去給經家相傳舊義。案漢帝相范若墓碣。茂而不實。顏氏纂類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憾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蒔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也已。闕後生。謂年少。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矣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篤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聞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管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猶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參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闕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闕焉曰：異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

禮玉藻。纁爲褙。纁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綿也。纁謂今之纁及黃絮也。李氏
 樟琴經說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
 纁。舊絮爲纁。漢則以緒者爲纁。而粗者爲纁。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土褐衣纁者。以未嘗完也。
 又云。會子揭衣纁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纁無文。師古注。纁。亂絮也。皆以纁爲絮。
 說文。絮。微綿也。袍者。說文。袍。襖也。爾雅釋言。謂。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
 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錄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
 袍。襲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襲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褻服衣袍。釋
 之屬。綸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釋。此袍爲襲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
 若袷之類。於時人已服褻。子路猶衣微褻也。狐貉二獸名。衍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說文。貉。
 似狐。魯睡。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貉。今字作貉。皆假借。
 貉。說文以爲北方多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貉。爲公子裘。貉狐也。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貉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
 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卿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
 貉與褻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纁。衰著。○正義曰。衰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屬。說文。
 纁。緋也。緋。亂系也。又蘭下云。以纁曰纁。以纁曰袍。別絮言纁。則纁是衰可知。漢書關雎傳。
 束纁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纁。亂麻也。著。衰言纁也。士喪禮。著組纁。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恆不求。何用不臧。○馬曰。恆。害也。臧。善也。言不恆害。則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恆害之詩。子

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正義

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子路終身常
 誦不恆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見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恆不求。是爲美。
 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足以爲臧哉。尋舊舊注。絕不與上衣微細袍相襲。作隨者始以引詩爲美。
 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故重誦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
 是自異其胸臆。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
 正分不恆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微細袍一節。無不恆不求二句。亦一證。○注。恆。害
 至之時。○正義曰。恆。害也。害。害也。不恆不求。即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利先。
 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用不恆不求。即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利先。
 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福。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得不得。
 故智者不爲非其事。靡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
 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揚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恆不求何用不臧。揆之。
 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己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

子之行。不被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投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故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衡風雄雉篇文。○注。誠舍至爲善。○正義曰。誠。舍也。見上注。此當衍。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窮。貧者無詘。尙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

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

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寥作寥。二云燎也。從人在山下。以彰薦覆之。下有穴。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爾雅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止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

○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劍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

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行獨。庸士乃見。淮南子復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齊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旒

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簪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騰而

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中鑿雜言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

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之

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逸詩也。唐棣。棣也。

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

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汎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不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錡出。與即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貴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燦。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文作棠棣。唐蒙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棠。草謂之華。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詒注。引此文作棠棣。唐蒙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棠。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權。故說文作棠。等。棠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似晉書無此字。角弓詩。爾其反矣。桑柔詩。旗旒有偏。釋文。偏本亦作。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鑾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藩。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緩於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釋文未音味。或作未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儋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嘆嗟歎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傳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誤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義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鑿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奭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棣。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棠。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自。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格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與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

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臨風七月簫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類。小棣之行義疏引七月之鬱。皆即亦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鄭氏雖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弁。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釋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華。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為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韋。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為暑。反暑為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為順行。桓寒桓煥。則為格微。禮儀而不逆則順。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為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郊之戰。雋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偏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會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會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不義極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道遠矣。劉蕢新詁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經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類也。則髮髮而極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竊而拊之。父視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往之義。毛氏奇歸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跋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情獨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梳布以灰。夫物固有以應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情獨。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莽傳。知莽以漢魏遺老。身為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懷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殞時。屬後人使不辭權。不令辭。不休指。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莽殯不舉祀。雖不用古法。而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故既以幸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思是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卷十一

卿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語以卿黨為第二篇。此篇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為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為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正義曰。**紅氏承鄉黨圖考。謂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

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亦如

王氏蓋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陋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鄭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

闕黨。闕黨之子弟。攻繆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衆彼二地矣。鄭注云。恂

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

恂。有本作恂。音七句反。漢祝融後碑。鄉黨恂恂。朝廷便便。與衆隨合。史記李廣傳。李將軍

檢校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檢與恂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向碑。

其於鄉黨。恂恂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

異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

魯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楹曰廟。

東西楹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廟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

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吾謂之朝。因而見若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唐門外者曰外朝。在雉

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燕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王孫。諸侯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朝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

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紅氏承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以

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土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

使者少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會子問。諸侯旅見天子。用露

失容則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庭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

在庭也。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則寢而言庭。明朝位

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

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庭廷二文

從又。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

多混。禮記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廟門百步。

湯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

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厭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揔。伏傳作辯章。

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訖。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鄭詩作便

便。是平便音近義同。○注。便便。辨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辨。朝與。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脩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迹儒行。是言辨也。

據下文君在爲獨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議曹治事。諸臣治

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東門。蓋以卿大夫視朝必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廷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

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次國二卿。謂命大夫也。小國一卿。謂上大夫也。下大夫五人。山陰崔氏云。三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晁翟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翟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徒。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

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焉。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焉。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

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

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塿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

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

寔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濟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尊。故孔子昇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同寔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

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

同。馮氏登岸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盛。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注。侃侃。

和樂之貌。闔闔。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侃衍古通。故注
闔闔爲和樂。謂侃爲衍之聲借也。後漢袁安傳。闔闔衍衍。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衍衍闔闔。並本

此文。說文侃諷相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造言。後漢李膺傳。每燕食則論難。此等文字。皆係後人增補。且文雖互重。義則各有當也。徐文。聞。中說而爭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篇而言。並重言爲訓。且文雖互重。義則各有當也。徐文。聞。中說而爭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篇而言。

言斯。並通稱爲。但文雖互屬。義則各有當也。辭文。圖。有辭而語也。或省作言。王解之。言斯。和敬貌。與許義近。譯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

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註闕闕。傳寫倒誤。案侃侃作衍。故訓和樂闕有詳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案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云。賓出次宣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令。不傳令。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而下。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摺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母使君辭枝曰。叔孫通傳。大行殿九賓。隨句傳。賓與擯。隨與擯。隨與擯。古今一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隨。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隨傳。然則隨傳。猶傳擯也。聘義曰。今介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實。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為隨隨之禮是矣。而訓為隨隨。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蓋案駢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延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處旅擯。懸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向不失。若五禮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無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尙在門外。曲禮端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內。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為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紅氏承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謁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干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微參个。旁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為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紅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紅氏承圖考諸聘問之禮。大聘為聘。使卿。小聘為問。使大夫。大夫以小事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色勃如也。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禮如也。包曰。足。禮貌。正義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色勃如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亭。一作肅。肅。肅見古論語。竊謂亭亦古論語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亭。齊也。人色齊者。威也。謂夫子威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威也。勃。足禮貌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盤。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爰。爰。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並同。大射儀賓辟往。辟。建筵不敢當威。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禮如也。鄭曰。揖左云。禮如。後巡視。後巡。亦盤辟之義。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禮如也。鄭曰。揖左

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穆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
讀。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鏡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少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容。往謂損相傳辭
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欲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揖介跪東西平行。而面之
所鄉。不能成正。則自北上。故望禮疏。禮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經據。亦在承賓東南。而承介在上分西
北。未介又在承介西北。上故禮疏。謂上揖位次宜稍在承賓西。得以轉身望承賓在東南也。紅氏承
圖考。讀者。歷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
則左臂總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
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綱上讀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
詣己也。上揖振而傳與承賓。承賓復揖而傳與未賓。未賓與未介。東西相直。則向未介揖而傳問之
也。未介揖而傳與承賓。承賓復揖而傳與未賓。未賓與未介。東西相直。則向未介揖而傳問之
復遞傳以至於上讀。上讀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讀復傳於承賓。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
賓終讀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始命經讀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揖者揖時。必俛其首。
至及揖畢。上讀跪。君命辭之。至不獲己。始命經讀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揖者揖時。必俛其首。
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多也。紅氏承圖考。衣之前
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振闥之關矣。手之左者既右。
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衡之閑矣。禮疏動搖之貌。故皇疏引紅照曰。
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變辭九數。裳襜而合風令。洪慶善補注。禮疏衣動貌。
如也。孔曰。言端好。正義曰。紅氏承羣經禮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是也。聘禮云。納
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面東。讀者中庭。賓致公。公左還
北鄉。讀者進。公當擗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序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
之辭云。予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
黨圖考云。讀者從中庭進至序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
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駢無常者。不能記。讀者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紅氏據聘禮爲說
是也。倭氏據典故。公食大夫禮食禮賓也。始賓記。讀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讀者退負
東塾而立。及公將信幣。讀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親授幣
時。讀者自廟門外。從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典故殿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
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接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落地。舉前曳踵。謂之無駢行。又曰。
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王藻曰。疾趨則欲發。出手足無移。又曰。
蹞行。蹞如矢。奔行刻刻起蹞。此趨進。是疾趨也。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
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

聲之容。竊然異然。肩 實退必復命曰實不願矣。國鄭曰復命復白君實已去矣。正義曰。狀右施。足如射箭。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降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實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往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送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賓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讀之。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顯。還視也。詩匪風箋。題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敢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禮而處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及後氏延堪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卿飲餽卿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願矣。紅氏永圖考卿黨記。復命。若非吾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准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待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准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國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庫門。有應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應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已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雖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殿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無萬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爰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為衍字。非也。青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

卷十一 鄉黨第十

釋文。躬。作躬。廣雅釋訓。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跋踰。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尊長稱傳贊。斯躬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獨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躬。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段氏王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躬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等。躬。則鞠躬者。躬。躬之段借。蘇氏志祖讀書餘錄。蓋鞠躬與跋踰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璵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爲謹敬。鄭君以爲躬。躬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躬。躬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歛歛爲天下。俾其心。釋文引顧注。歛。危貌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廟足也。○注。歛身。○正義曰。注以鞠躬爲歛。躬爲身。說文云。躬。曲者也。鞠躬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孔曰。闕。門限。正義曰。立即位也。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闕。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壘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入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振闕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振者自廟門出諸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闕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闕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覲。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闕東。私事即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入門由闕東。私事即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孔疏謂右之東。鄭注玉藻云。振。振也。半詩箋云。振。門楣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邊。各豎一本。名之爲振。振以禦車。恐觸門也。闕者。釋宮云。歷謂之闕。又云。櫨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即門限也。案闕。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闕。闕以蔽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闕。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闕。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闕。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振與闕之間。士介拂振。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闕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闕。而鄭云夾闕者。謂上介行闕西。與上振行闕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闕西。與上介之拂闕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闕。踐闕即履闕。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感於賈疏二闕之說。遂謂兩闕中間有闕。兩闕外無闕。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微去兩闕與闕。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踐其上。其說雖見所著禮記補疏。事經宮室圖。雖就據文集中。案闕即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闕故由門出入。據於中門。且有兩闕。則若行兩闕之中。臣行振闕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闕耶。履踐並謂踐其上。解爲度

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闕。然門啓時。或去其闕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闕常設而不去。其闕或寬以庀。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為敬也。○注。闕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扶謂之闕。郭注。闕。門限。郭氏晉函正義。扶。說文作闕。云限也。闕。門階也。聲傳云。闕所以為限闕。闕亦名闕。土冠禮注。闕。闕也。曲禮注。闕。門限也。案說文限下云。一曰門限也。然則扶也。闕也。闕也。闕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闕亦為闕。闕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闕為門限。不用許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闕包也。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駱枝曰。過位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左。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類。容爾望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左。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獨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駱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體之。知以為臣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誤者。鄭黨言禮。雖不盡為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載主節。皆見聘記。向不足為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聞行已久。不復追改矣。獨注所以有言者。駱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闕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正義曰。駱枝云。攝。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飾為難。士冠禮。攝。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齊於侯。舉足登階也。注云。能自攝整。既辭。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杜預注。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體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雖案質辭。主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衣前後掩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為更動也。齊與齊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齊。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

緘。臧氏欲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主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階之位者。辭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舊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塾。皆說聘禮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嚴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為聘禮。朝聘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謂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源晦。至爵枝而始明。同時侯氏廷堪禮經義疏。王氏引之經義疏。並稱其精審。厥後胡經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為趨朝。錄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隨中隔以為辭。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喜洪左海經解。據鄭注國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燕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國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為據禮。不知賓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決。而其中門位堂階。即人自為義。今皆刊落。不欲繁瑣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即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往朝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金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遲義同。方言。遲。解也。快也。謝文。遲。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齊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國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

圖下方。古文圭作圭。又云。剡上為圭。白虎通文實篇。圭以為信者何。圭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顯。圭之為言顯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即剡上。亦即上圖。凡諸圭形。皆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圭。男執蒲圭。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為圭。長九寸。信圭蓋亦以信為圭。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圭。圭皆長七寸。綬蒲二玉。蓋或以綬為圭。或以蒲為圭。皆長五寸。案此即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圭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瑞圭。此瑞圭。瑞圭圭飾以瑞。注。鄭司農云。瑞有折鄂瑞起。又攷工記。瑞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瑞聘。注云。瑞。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瑞為文飾也。案說文。瑞。圭璧上起兆瑞也。從玉聲省聲。上起兆瑞。即先鄭瑞起之義。兆瑞一字。折如封折之折。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折岸。折瑞也。均瑞字同。當謂瑞圭西起以為瑞也。康成謂大瑞亦是瑞飾。但不為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疊加蓋詞以審之。惠氏士奇禮說。瑞者。類問之圭璧。大瑞則不瑞也。故曰大圭不瑞。矣其實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瑞。如其說。則與類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類聘之圭璧。有折鄂瑞起。無桓信躬躬瑞之文也。不知桓信躬躬瑞。

乃王之形體與其彩。非瑤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矣。物不足以飾之。六璫無瑤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綸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歆色之工。畫縵之事。是爲瑤書之八攝。入立千中庭。賓立接西塾。攝者入告。請命。素功素功。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瑤。公攝入立千中庭。賓立接西塾。攝者入告。請命。買人東面坐。啓櫺取圭。巫繼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繼授賓。賓襲執圭。攝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賓致命。公側授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公側受幸玉。此行聘時實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衛。國君則平衛。衛者。衛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衛。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衛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舉承。下如授。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懷。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遜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即敬義。○注。爲君使聘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往象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夷踵行。正義曰。踏踏。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踏字。縮下云。一曰蹠也。蹠與蹠一字。詩。蹠蹠靡所蹠。玉也。授玉爲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向用氣。注。向謂先薦之。史記終侯周勃世家。太子慶之向之。集解引韋昭曰。向。奉也。向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舉承。彼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舉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地言如揖。各具一義。在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中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衛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授。從容謂授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韓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讀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站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走趨。從容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則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往依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微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險。遺君羞辱也。舉前

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舉主璧。則向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舉足。但起前踵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絕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謂服行不舉足。齊如施。注云。圍。轉也。版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主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加圈。故為圓脈。言其圓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主云云。鄭以志趨即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縮縮。如有循為志趨之體。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與尸行接武。謂兩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闊容跡也。是皆圓脈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即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縮縮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承奉。即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為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承奉。即此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推尊者。而法異。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也。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符同。謂顏色舒解。紅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列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揚則振者。聘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揚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若略同。○注。享。獻也。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何休公羊傳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實出。公楊降立。據者出請。賓攝奉束帛加璧享。據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聘禮四朝。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為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緇。非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曹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聞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緇之。毛在內。內緇之者。內緇之者。兩手相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為緇。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緇之者。兩手相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為緇。後足。毛在內。不欲

相聞可也。注云。開鑿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聞之義也。聘禮言設庭賓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曾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私覲。愉愉如也。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也。案此周時儒者禮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爲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檢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覲意。許以價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隨賓。實禮辭聽命。及禮實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隨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率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陸升。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極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隨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陸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京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執馬者也。賓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禮。禮洽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其共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禮。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禮。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爲供之。聘禮云。有司展車幣以告。注云。車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檢檢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檢。榮也。聘記。私覲檢檢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檢。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檢爲檢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爲薄榮。非是。

卷十二

君子不以紺緼飾。孔曰。一入曰緼。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緼者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纁氏則染纁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健丹。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縻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纁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練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為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土禮禮弁服有韋。韋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為祭服之。而韋為祭服之。韋草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練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練為衣。不獨用為飾也。紅氏承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其父母大母衣純以纁。其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段則惟純以素。紺練不飾衣之制。紅意夫子不以為飾。當指深衣。其義足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素。冠衣不純素。亦說深衣之制。紅意夫子不以為飾。當指深衣。其義足存。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練為開色。則爵弁用為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開色。又爵弁亦用爵為飾。則紺練絕非開色而可知。鄭義以為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纁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術。玄冠紫裳。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輝良夫紫衣。齊襄公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魯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正義。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為紫服者。此皆謂當時喪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為開色。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為南方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開色。解者據之。因謂開色不可用。案王藻云。衣正色。裳開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開色。則謂開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練者。爾雅釋器。綈謂之練。郭注。衣練飾也。說文。練。衣純也。王藻云。練廣寸半。深衣云。緇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練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練綈也。練邊衣裳之似。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二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曰緇。裳邊側曰練。下曰緇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履帶。韋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裳衣。為袍襪者。說文。裳。私服。字林。裳。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喪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為裳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喪衣近袴。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鄭祖。或曰。盆也。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緇。注云。卽衫也。說文。緇。短衣也。袴。腰衣也。裳。袴也。皆裳服之類。〇注。一入至飾衣。〇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為練。無一入為練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練字。以黃為內。練為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練。不作練矣。錢氏坫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練。今文作紺練。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案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纁練。與禮記同。士喪禮公子為其妻練冠。又記有纁練。則纁為喪服。說文云。纁。赤黃也。廣雅云。纁。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纁卽是紅。不可為飾。又不可為喪服。纁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

冠當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縗帶者。鄭注上冠禮云。黑帶也。縗者。被膝。以草爲之。鄭注上冠禮云。素紳白章。紳也。特牲饋食記言。朝服縗紳。注云。縗紳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經衣疏謂士助祭。則紳用縗。亦由朝服之縗紳推之。是謂士紳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紳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縗紳。疑當爲素。飾上縗帶而縗。其說亦通。朝服縗亦用縗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矣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也。卿大夫朝服。亦無裘。唯約法。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朝服。臣下之。故用約法。玉藻云。無裘約法。縗衣以裼之。注云。飾魯裳也。詩鄘風云。無裘約飾。傳云。約飾。緣以約皮也。又唐風云。陳氏與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緣廣尺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袂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約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無裘用約法。則朝服無裘亦約法可知。素衣魔裘。正義曰。鄭注云。素用縗。素衣魔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衿裳紱衣以裼之。素衣用縗衣爲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縗也。彼謂衽袂。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不謂縗衣。禮弓云。縗。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弁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衽袂之衣也。鄭注玉藻。諱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纁縗衣諸文。不可同矣。爾雅釋獸。鹿牡廣牝鹿其子麋。說文。麋。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麋。段疏字爲之。說文云。麋。後廢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引論語俱作麋。此注出詩無義疏引作麋。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纁裳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縗衣用白縗。亦與上服相稱矣。厚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縗裘用縗物。臣下之。用青衿爲裏。玉藻。君子廣裘青衿裘。紱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衿。胡大也。紱。蒼黃之色也。又聘禮引玉藻。論語文說之。同服縗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縗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紱衣。任氏大椿并服縗例。謂紱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紱纁紱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縗。其說視皇氏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魔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縗時人紱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朝聘享。鄭君止言視朝。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禮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鹿無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鹿無百物之神。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縗衣。當補云素服爲上衣。其縗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黃衣狐裘。圖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然裘。取溫裕而已。溫。緩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土行者。冬則衣狐裘黃

黃紫。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端時黼。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鄭特懸言歲十二月。天子大端黼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黼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助也。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賜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鄭人土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記上衣服。楊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孫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實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端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違言者。即指素衣麤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褐衣必用有上衣。而郊特牲往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謂禮說。緇衣衾裘。素衣麤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用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韋韋爲弁。又以爲衣裳。爲亦黃色。玉藻云。一命緇衣。鄭注。緇。赤黃之閒色。所謂緇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亦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云。羔羊鳴云。兵事韋弁服。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賦之狐裘。敗我于狐。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後氏廷培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御未主兵。卿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後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離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實。明見禮經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鄭說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即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衣。則外可知。○**褻裘長短右袂。**○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說文鉉下引論語緇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語。段氏玉裁注謂玉藻緇。聖也。廣雅注。聖。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聖也三字於緇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緇者。同音假借。紅氏承圖考。褻裘。卽狐貉裘。玉藻云。大宰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大宰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徵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裘褻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緇衣。緇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褻也。褻。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袂衣曰。袂之長短。反袂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袂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勳拾義。說文口部左。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卽以又部他字證之。

如乘。禾束也。使手持示。叔。拾也。從又未聲。從南名收半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大又乘。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字立說。後使後人疑夫子衣中不度。夏氏析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左手裏也。袂。即袂衣之袂。短右袂。對長中袂揜尺。與禮服之袂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袂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褻褻亦無褻。其制較有褻之褻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袂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知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辨之。襁袂及肘。卽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制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曰。今之被也。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金。大被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襪。書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稱。恐人不曉。故言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疏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腫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唐。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提退之度三等是也。頭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良六四良其身。在良趾良膝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軀也。艮六四艮其身。在良趾良膝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以今尺度之。中人頭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屬。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棲賓客。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貉。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坐吾語女。居。居吾語女。則居字有坐義。闕氏經說。貉。我詩文。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良是。案。鳳說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義。闕氏據此及小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棲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爲燕居之裘。卽上所稱褻裘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日千絛。取彼狐裘。爲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大袞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所。故從巾。段氏王義注。大帶佩者。謂佩。

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降也。言其非一物有降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喪。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閨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去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璧鄰黨正義謂為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銜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琚而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銜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佩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綦。文雜色也。組。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撝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傳篇云。上有雙銜。下有雙環。銜牙玕珠以納其間。瑋瑋以雜之。蓋佩上有銜。銜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瑋。下貫一玉曰銜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瑋。下貫一玉曰瑋。其間皆以組貫玕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瑤琚。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禮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為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瑤琚。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為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開傳云。無所不佩。紛紜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紜。刀礪小鐸金塗。右佩玕瑋管籥大鬴。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紜。扶物之佩也。刀礪。小刀及礪也。小鐸。鐸小鈴也。鐸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塗。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茲也。管。筆也。鐸。小鈴也。刀礪也。木塗。鑽火也。此皆事佩。為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為飾。即係孔氏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非惟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掛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褻而諒之。韋昭注。裳正幅曰褻。褻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開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為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人要求孔曉云。以絲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為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為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

異材。冠綴異材。天子朱組纁。諸侯丹組纁。大夫士蒼組纁。纁之有飾者曰纁。有安釐之弁。無固冠之弁。有纁有纁有髦。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紕裘則君用純。臣用約補。是此紕裘玄冠之弁。有纁有纁有髦。此其制也。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紕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禮弓云。會子襲裘而弔。子游揭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衽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襲也。所弔者朋友。曉云。凡弔衰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紕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始死。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帶經矣。武。君冠之衾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注云。弁經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緇裘衰裳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緇裘細衰裳。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經焉。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纁衰。爲大夫士纁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纁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疏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疏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紕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經服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紕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紕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發疾者朝服。紕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紕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披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紕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曰。不可。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何變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可服注。以紕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紕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豈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示吉月必朝服而朝。禮孔曰。吉月。

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爲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朝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朝亦謂之視朝。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朝。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朝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日廢月。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禮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謂。引緇衣簪手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朝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吉者。日之吉者。不處於朝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朝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朝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義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釋吉月。猶詩言朝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斯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卿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徒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雅。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勗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辭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會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廟。朝服而出視朝。疏引戴氏說。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以此往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相見。以朝服。擬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朝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蓮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著飾。有五采雜諸侯白鳥。大夫土白屨。諸侯之無裳純色。大夫無裳純色。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泰經傳厄言。朝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齊必有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齊必有明衣布。圖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御覽五百冊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褌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

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卽適處。既居在適處。則宿亦在適處。論語無文。從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饔飩解厭當

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

水。樂在其中。反以士取惡食爲不足與厭。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釜米也。東山經稱用五

種之精。郭注以爲五穀之糗。九章算術。糗米率三十。糗米二十七。穀米二十四。待御二十一。是

待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糗名糗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

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醬云。牛與羊魚之腥。最而切之爲膾。注云。最之言臠也。先臠其切之。

後殺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

之。所謂最而切之也。李氏津纂經義小謂其制與今之肉餠相似。釋文。膾本又作餠。食饔而餠。孔曰。饔。饔。臭味變。魚餠而肉敗不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食。圖魚敗曰餠。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餠本又作餠。史記

謂不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鵲巢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會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日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王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組。祭肺。夕祭羊。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謂侯命士以上。天子言飯。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組。在朝時。日中又飯之。二食者。內則云。諸侯言士。天子言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饌。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饗饋羞。獨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鄭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二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者也。或以死後嗔等爲廢人。或者廢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擊磬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逵鄭注朝夕日中時。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本韓本列入注中。猶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食未傳。十有二月。賈逵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頤。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勝於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蔬韭菜茹。覆以屋廬。晝夜點燭火。待溫氣乃生。信臣曰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且奉供養。後漢書鄭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穢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目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食不得其醬。不食。豕蹄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食。割。裂也。周官內饔注。割。切上。午割勿殺。其載於所俎。未在上。舌皆切之。亦午。亦午。宰家也。安。平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者脅臂脰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歸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宰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年禮辨宰家。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脰膾。及三者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接云。如卑飲醴。賓袒臂脅脰膾。主人袒脅臂脰膾。肩臂背平。肩臂背平。主人袒用脰。則尊卑倒置。即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後謂牲體爲割。載膾爲切。少牢所云是也。切非割。機實疏引鄭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紅氏承國考曰。凡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稽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體亦不食。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細裁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忽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曰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餘義。

乾相燥擗者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膳醢醢之事。注云。薄折曰膳。內則。牛脩肉膳。田豕膳。麋膳。麇膳。注云。膳。所謂折乾牛羊肉也。市膳不食。亦恐其不清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羶。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飽。正義曰。撤。宋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稊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據膳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淮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羶。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為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解食還坐為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為禮食當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膳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辟。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餼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葷文。葷。御膳之菜也。○正義曰。本草經。飯食之闕。大夫子園三。士干站一。大夫七十而有闕。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闕與其站也。與。凡食畢。食則徹。于造膳膳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為葱蒜之類。氣皆獨。不若薑之清。則所庶。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微。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胾膳。異姓有賀慶。此五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胾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膳。說文。膳。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饋焉。今或作膳作膳。又說文。胾。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胾。春膳胾。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左肩臂胾折九簋。皆牢。則以左肩胾七簋。皆大夫。則以左肩五簋。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季家不言臂胾。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胾。是依牢禮為之。其體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燂自徹其俎。晝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胾。同名為胾。故江氏承以膳肉不至為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胾歸膳。受膳。謂受君賜。歸膳。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胾。不及歸膳。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順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饗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昨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稍練曰告。凡膳告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昨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諫也。稱饌言告。不敢以為福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昨。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頗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為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為人所棄。是變鬼神之餘為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記注。言。言己事。為人敬。明嘗食。非言輕時也。王氏鑒正義引任啟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稽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

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為羹也。

說文云。謂五味香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任也。什任即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羹肉之有什者也。凡肉什和以鹽菜為羹。羹。任也。什任即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廟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菜羹菹菜菹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蔬食相儷。則但謂藜菜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諺瓜為必。今從古。幸氏悼羣經微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瓜。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鄭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稅。注。稅。因祭稅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稅。後人誤據今本改之。菜。蔬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王藻云。瓜祭上環。食中環所據。注云。上環。頭付也。錢氏坤後錄。上環。是寢間。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即刺字。刺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為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發實。此是果實。即曲禮所云餽瓜也。皇本作蔬。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醢。以養生殺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類。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遠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日命祭。二日衍祭。三日炮祭。四日周祭。五日振祭。六日擗祭。七日絕祭。八日燔祭。九日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藁豆之間。或上豆或爵觴之間。後氏延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漬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或者。隨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漬非或者。故不祭也。王藻云。雖水漿不祭。若祭為已祭物。注云。水漿。非感饌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

為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入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辭為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日。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技者出。斯出矣。所以為異於人。案方輅即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往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德者。是賢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饌。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為飲饌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圖孔曰。饗。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

季冬。遂令始難。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為難。杜子春難讀為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冬之月。命國難。九門辟難。以畢寒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王裁周禮漢讀考案。難。杜子春讀為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柏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往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饗。猶除也。饗。讀難之難。難。周論語注。饗。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饗。魯讀為難。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王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離音乃旦反。是也。咸變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饗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後人反以饗為段逐正字。改易音讀。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應桑以阿難何為讀。而魯讀饗亦為難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什獻祝於饗酒。注。獻讀當為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饗為難。亦聲近之誤。案饗既由聲近。祿字或用段借。未必為誤字矣。郊特牲。鄉人饗。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楊。饗鬼也。謂時饗索室逐疫驅鬼也。楊或為獻。或為饗。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饗音理遠隔。記當本是楊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余服釋疑說曰。楊自為驅鬼之名。饗自為饗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饗。言於饗時驅逐疫鬼。又象應逐楊。故即以楊名祭也。說文。楊。道上祭也。案任說是也。但驅鬼即楊塞禱鬼神禮。顏師古注。楊。道上之祭也。蓋應逐驅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驅鬼即疫逐驅鬼也。此應逐鬼稱楊之禮。禮記別本作饗。與魯讀同。作饗。與古論同。徐仙民音楊為饗。大誤。楊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日宿大陵積尸之宿。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日宿危。危者。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陰陰出害人也。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陰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

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慶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廣九。杆簡引古論作魯。即魯省。釋名釋宮室。廡。句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名。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為否也。揚雄太僕箴。廡焚問人。仲尼深曉。以問人為曉。則不從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微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為退也。夫子仕魯為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為自朝來歸。明此廡。為夫子家廡焚。記云。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平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廡焚。為夫子家廡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為大司徒。國廡焚。豐鐵論刑德篇。魯廡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廡。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廡。則新延廡。書於春秋。此廡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為家廡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系。今肉生小蟲肉也。此則一義。而與陰同。引申為凡獸畜之生。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賸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為行禮時所稱。此賜生。反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彼氏延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餼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醢也。凡牲。殺曰養。生曰饋。聘禮。歸賓饔餼。餼一牢。肅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廡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牛。魚膳腸胃。同鼎。肅鮮魚鮮膳。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餼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餼與腥。皆養也。是牲之殺者曰養也。又聘禮賓饔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牛豕豕。豕以西牛豕豕。注。饋。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饋也。王氏盛正義。按彼氏以君賜嘗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聘驛。惟羹餼。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豈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餼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饔饋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鄰國

君之所賜。其義未敗。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義亦當準此。禮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若賜亦佐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類。則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嘗得衆之。○注云。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即賜也。初舉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己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煩賜於人。恐凌君惠之意。○注云。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饌薦。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獨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獨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飯。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食。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粹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擬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待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己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獨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獨嘗飲而俟。即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敬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若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則其祭食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賜食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待食則正不祭。君將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又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從得事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宰。君祭後。臣即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宰。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

謂起孝不嫌於醜。若必以有醜宰無醜宰。定禮之隆殺。則有醜宰為君嘗食。亦君之所不嫌矣。若然。則以客禮。無醜宰。則已為君嘗食。同於醜夫。正似醜禮。今乃故反其說。為君嘗食。已但醜飲而後。正字職云。凡王祭冠賓客。則徹王之酢。不言嘗食。以上文嘗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煩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近聞士相見所記者。待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為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待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屬。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為是。則未必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待食於先生異齒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為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為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為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而邢疏遽往。饗猶食也。為不敬故已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為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圖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不敢不衣。

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為君自行。無算為遣使。未必然也。既夕記。士處適。東首於北牖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墻謂之牆。必在北墻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社。如皆禮御社于東。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以。如曲禮少長章。止諸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東首。是不問還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與與屋簷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為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以本以東首為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微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汚。為來人穢惡之。疏云。微褻衣。謂故玄端。知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微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微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疏。疏云。微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褻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掩。釋文作掩。云本或作掩。豈邪本皆作掩。

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拖。案拖抱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翼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繫
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
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坐。此其義也。玉藻云。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儀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
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
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諫文又云。拖。裾也。引此文作拖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
拖。段借爲拖字。是也。錢氏培後錄。據士昏禮。纓裳帶。裾爲裳緣。謂與裾同。裾卽是裾。此
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陽之下東首者。漢書翼勝傳。莽遣使者
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闔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
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陽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陽下。欲令南而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
皆言殷東首於北闔下。室中以裏爲尊。君視臣。臣視君。不使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
還闔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運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翼勝。何以居闔下也。
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遷於闔下。翼勝不欲仕葬。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
於闔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闔。但言闔下。其義已明。注言南陽者。以喪大記
北闔下。相傳誤爲北陽。故解此爲南陽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
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德正義。紳爲帶之垂者。
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
之鞶。上服用二帶。祭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
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嘗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
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轡中
也。輓加於馬頸。馬在轡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
亦速駕。隨
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
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
殯在棺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
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

若此者。當迎彼賓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正義曰。曲禮云。饋車馬者敬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獸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

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釋文云。居

凶反。唐石經亦作容。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案容字二字。形近易訛。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容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

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偃也。左

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與當敬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教己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見者與舊者。雖衰必以貌。○周曰。衰謂數

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晁。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貌。今從為陸氏經。○注。狎者。素親狎。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韓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衰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素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變為私居。非也。晁與經同。與必變亦互文。說

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說

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

二在後。以操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為之式。義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軾

板之上。則須操治而誦之。一在前即式。二在後則軾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操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軾。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

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為

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為

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綬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甫稽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綬。引左傳范鞅從魏舒。請轡乘而特帶為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則言車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固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軔。傍視不過轡轂。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讀。白虎通車府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聲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體。亦古讀也。皇疏。內顧後也。顧。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車上。故不為也。故衡轡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緩言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為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轡轂。○正義曰。皇本作與中。云車跡名與。釋文。本亦作與中。紅氏永圖考曰。按車與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轡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昭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莊嚴塞耳。車中內顧。李奎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勸。車後銘云。望衡顧轡。允懷茲容。段若庸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軔。旁視不過轡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為說也。包氏橫言祖故錄。風俗通通轡云。升車必正立執綬。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轡。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莊嚴塞耳。車中內顧。相此為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軔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轉登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教者也。載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轡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過轡。注云。立。平視也。揭。猶規也。謂輪轡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軔者。視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軔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轡之袤。三丈三尺。奇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為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轡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軔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喬

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經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色已斯舉矣。國馬曰見顏色不養。則去之。知而後集。國馬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此二句。

之辭。左說羣鳥。不專指雌雄而言。王氏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知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閒。猶謹諸此。案真說。即君子難進易退之義。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有不養。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卒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貌。威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知而有集。色斯而舉。識即元寶碑。翻署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經細。翻然高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高知。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細。伴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細。注以迴細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羣。羣鳥在木上也。集。羣或省。引申為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國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

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劉案黍梁。素問生氣通天論。齊梁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梁之疾。王詠注並云。梁。梁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為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雉者。水梁也。山梁。則山側中橋。以通人行也。雖雉者。說文云。雉。鳥母也。對雉為鳥父言之。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拱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按即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拱而執之。此亦隨意之舉。趣而旋即釋之。於是雖雉駭然驚顧。遂振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臭字從目從大。說文訓大視。亦考爾雅釋獸云。獸曰嗅。人曰擣。魚曰須。鳥曰嗅。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大。說文訓大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為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向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嗅。顏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臭。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為孟蜀刻字經三篇。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注。子路

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違孔子時哉之嘆。而謂莫嗟嗟是時月之味。故疏逐臨拍。遂得離雉。羨燕而進。以供養孔子。嘆謂昇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醜也。成事之短不嘗也。三莫之不食也。一也。何往本此。案說文艱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即譌別體。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本皆二十四章。藝文從鄭氏。以總行章。合上從我於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將移風

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辨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

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願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云。王制。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

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凡

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王者。必立

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

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

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

也。其國之後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太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

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應。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

官之後。其賢者。則退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韋子路問

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

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與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求則以禮樂。侯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

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皆有已仕。未進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

變當時世習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副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

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墮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潛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厚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細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之。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辭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賈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即於字之義。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賈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時之中。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成。俱爲失禮。夫子則當從儉從威。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當從賈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說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則夫子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聞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南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南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隔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賈。葉公又賈。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敗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棄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疑。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立。注今在壽春縣。案盛鑑錄。孔子能方不能圓。故軌於黎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盛鑑論所謂黎立。蓋卽州黎之立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貢。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

然特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歸於此年。復有一特。有從夫子也。尤氏謂良齋雖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惠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下之。無仕陳蔡者。故往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之以子夏。申之以持荷。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關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卽以門名。注云。卿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處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士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昭政證曰。鄭云嘗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曉。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隨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語。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聞。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騫。舍言德行。孔子象之曰。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進命。升菴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褒紀能誅。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我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京。可使從政。是持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福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禮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極禮說

猶無諸節。其間共十有四。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周氏彝尊文水縣下子祠堂記曰。而防之不足於人者。惟歸子欲我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以知。朱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竊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朱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然朱二文竊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從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過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闕。歟不得與辟夏列在四行之末。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圖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如說釋之說。會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是以解詞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威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豐臺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爾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這時人所發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舅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塞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聞於父母昆弟之言。O注。言子至之言。O正義曰：焦氏徧補疏。儀書杜鄴傳。黎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魯閔子壽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聞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著皆引焉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其非。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聞於其父母。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聞其親之言。是乃得為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所以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聚孝節引說施云。閔子壽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壽為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厚。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欲欺我。去無留。子壽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壽。一言其母愛。

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違。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緩。無愠心。而惡母違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衆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孝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閔之言。不是無非閔閔子之言。乃無非閔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意。孔子曰。孝哉閔子。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隱骨肉之道。宜愈子齊。曾史與象。使舜治庫浚井。意欲殺舜。舜嘗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非閔父弟。萬世不滅。是後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無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圖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

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

衛將軍文子簡。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仁。以爲異姓。盧辨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玷。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爲闕。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登日讀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

則亡。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錄哀公有遷怒武遇之辜。故孔子因答以儆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預言之也。又一云。哀公是吾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顯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圖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實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圖孔曰。鯀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讌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紅氏家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樽。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舊文。據下文無樽始作晉。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樽。有木尊也。從木尊聲。今論語皇本作樽與樽一字。白虎通鼎鬯篇。所以有樽櫛何也。所以掩藏形惡也。櫛之爲言。所以以開廊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土有雜木樽。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樽。故顏路爲之請耳。所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弁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爲昭十一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紅氏家聖蹟表登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鯀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鯀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鯀也死。有棺而無柩。死是實未葬前也。殺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謂鯀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娶鯀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鯀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謬。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鯀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所謂有棺。棺之爲言財。君子葬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之也。今經傳皆作徒。易黃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無我軺。君子葬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之也。今經傳皆作徒。易黃初九。舍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軺。而不屈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當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樽。不據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期。謂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期。是隨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諒以禮。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期。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樽。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經貨而爲說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叩面而告。皆。勢而贈棺。其開棺恩厚。則有贈焉。春秋穀武氏子來求贈。賈疏云。隱公三年。喪事無求。求贈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猶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鯀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樽。○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獨作樽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媽

孔所製。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繇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繇。孔之子伯魚也。此繇孔所製。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往云時為大夫。諱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為偽託無疑。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僕書董仲舒傳贊。劉歆曰。為伊呂乃聖人之精。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幸我。子儀。子儀。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為聖人之精。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噫。嗟貌。詩噫嘻傳。噫。數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有子字。又誰為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藏門人厚葬之。同焉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贈喪者。贈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歛。無附棺以為葬。師與友說賜賜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槨。有葬而為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

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曰。

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不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敬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敬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吾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終。其不致以父母之身行殆。不致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過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金縢人之志。龜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敬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敬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那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商榷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引

閔子侍側。閔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

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通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諸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鄭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下文循循而誤。蓋古文諸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鄭注論語行行如也。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侃。又以義相近。而轉侃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賈。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魯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強。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脚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統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豈直時邪。自然速稱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賁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閔氏若璵璠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入其門也。長府。今不知所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臨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閭閻。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騫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體公弱私之心。深有其契矣。按氏鳴鳴解義。瞻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聞。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官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謂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官館。希幸御者勿繼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可不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蠲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臣爲諸所繼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官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藏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祭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勸力阻其謀。宋榮和知魯君必不能進。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意也。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諸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中有也。若如翟翽。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距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

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謂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也。長府自在公宮之內。○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慎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皆藏之府。又大府泉府皆藏之府。○正義曰。九經古義。揚雄將作大匠錄云。或作長府。而闕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韓本釋云。魯藏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相。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曰。

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審也。閑也。所以爲念。望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御氏晉鍾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往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損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備與據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損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舍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施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而居中。以象生育之小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微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嚴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從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亟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便淫荒。則厲暴賊。而卒以亡。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弱也。小人不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馬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賈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衰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過者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日。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聞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藝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周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室定八年。或曰：季氏聚斂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聚。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專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增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殺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秦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勸諸仲尼曰：正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輕戰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欲不聞乎先王制土。繕田以力。而從其遠邇。賊里以入。用田賦。魯輕戰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欲不聞乎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粟芻豆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轉矣。荀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辭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取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言能改愾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

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謂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為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禮。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即言責於周公以諷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為回遑。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盛陰也。陽盛陰也。陽盛陰者。卑勝尊也。卑勝尊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風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陰盛陽也。陰盛陽也。卑勝尊也。卑勝尊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縶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駒專政。殺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驟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廢。若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疾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弟也。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

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鄭曰。子路之行。失於辟。○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署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

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盛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連文。即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盛辟為禮容。盛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再行而辟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觀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趨趨近猶。辟趨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辟。此依馬注誤改。於禮樂也。書無逸疏引作修。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修無修。修乃修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余。亦稱季余。見左傳。檀弓作子羔。皇與余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王義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推魯字義。皆即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怯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辟。○正義曰。釋文云。辟。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辟。書無逸云。乃造乃謬。僞孔傳。叛謬不恭。叛謬與辟同。焦氏循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

咍援。箋云。咍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咍援。文。子曰。回也。其

選釋都賦云。雲披叛跋。劉涓林注。叛跋。猶恣睢也。抱援謬。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二四七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圖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笑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曰。蘇氏案國四書求是云。其庶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發令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受命而何。俞氏謂平糴。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臣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爲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賈糴糶於官。度量純制。學於官。貨賂之重。皆學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終之富商韋。藩木槌以鬪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皆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儘備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也。周語。財蕃殖。亦章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德作殖。漢書貨殖傳。穰穰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蓄財。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飲在于陋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倍。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固全引此文。然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貨。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讀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段仲堪曰。不受爲君命。紅照曰。賜不受周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向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糴糶不厭。豈鐵輪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首稱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猶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帝謂馬防曰。賈逵母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郕隱公朝魯。敬玉膏。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陸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迹舊迹而已。

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

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塗室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

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善人爲國百年。可曰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衰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

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

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曰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

仍不能與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

釋文。迹本亦作跡。諱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論篤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邪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

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

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擇同。最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

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特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

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勝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特亦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

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為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為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特有其固自言辭子之遺。而以力不足自證者。不意其不稟命。但慮其途遠。而為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之。亦謂魯學有矣。如之何其闢斯行之。皇本行之。有也字。○注。賤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經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友錢。則以父兄之命。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闢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與志全端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蔡邕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咸。○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

於道。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也。會駁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駁曰。無乃畏耶。會駁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會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猶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死。則疑其為巨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闕。如子路之直趨奮戟。然亂難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趨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喜出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為陽虎。而顏國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忘信簞。擊鉶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為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快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而必解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為死。聖賢往來。及其心事。可接文而得之。他詠以死為先字之說。或以子在為在匡中。死為赴闕。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闕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闕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闕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

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諫侯之臣。諍不從得去。所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實尊。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讀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僖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淫徵。然而不亡者。以有特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驪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會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則至墜跌以至於從人殺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繇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欲殺父與君哉。惟其漸履頹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輶象曰。子然公頗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季子然即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大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正義曰。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借教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據書翟方進傳。爲其臣且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闕孔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闕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闕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宰。論衡藝增篇亦作辟。

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舊邱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據地理志。東平國無暨縣有邱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暨邱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邱。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鄉人在官。人謂舉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咸事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無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面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秋秋報之義也。夏氏祈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而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稷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秋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稷。不由學建。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保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盜。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會齊。將有公西華。○孔曰。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二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笑。正義曰。侍坐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持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皙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

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諫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參長。已衰老。無用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舒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譌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李爾。皇本作辛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辛。是率辛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軍。自四而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旅從德以。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進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總衆者。老子倏武舊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困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燕不熟爲饑。郭注。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饑。即氏晉頌正義。穀稌稷十四年傳云。穀不熟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又謂之大饑。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饑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皆可名饑。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獨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革。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粟。乃會其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干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舊會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會黨字哲。會參父。諱文。嚴雖哲而黑也。從黑爲聲。古人名諱字哲。段注。弟子列傳。會黨字哲。奚容箴字子哲。又欲黑字哲。藏微皆藏之省。論語會黨名點。則同音假借字也。○注。言我問其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遽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尙禮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藏。○正義曰。迫遽迫也。此威即盛字。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陰陽。提倅注。陰。窮也。攝倅成也。此威即盛字。窮盛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今。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遽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即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敬且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禮義不相損。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教義也。○注。啜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日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啜。是啜與矧同。宋氏細爲過庭錄。說文。歌。笑不壞顏曰歌。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啜字。作歌爲正。矧是貶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

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會誓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

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境。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稱詞云。如魯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典與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

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與。而爭訟息。故三載致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欲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馬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頻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

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矣。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講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

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館地曰會。春秋所書。公

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館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陶。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盟公曰。會同難。頃有頃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頃有頃言者。必貴有言

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往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師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植禮。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賓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通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異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知此爲與。王義自傷。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甫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襜。衣正幅。從衣湯聲。段氏王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襜。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襜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論下曰正襜。今經傳皆作端也。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禮。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黼衣侯端冕而蒙古樂。是祭服皆作端也。左傳言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強動於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袷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袂尺八寸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修之。修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二寸而廣。袂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袂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袂。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修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所學禮管轄。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袷服。皆端。惟朝服弁綌修袂。婦人服修袂。亦以鄭氏爲據。案大夫以上上修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修袂。謂修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握爲之。大夫以上上之袂。如君牛襜。必非無據。修袂。謂修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握爲之。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黼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纁玄色近。纁是七人之黑。玄是六人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衣。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褙諸飾。士冠纁。玄端。玄裳黃裳雜纁。玄纁可也。纁帶纁褙。往云。玄端。黃裳。雜裳。二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纁褙。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禮經箋解。上經纁弁服纁裳。皮弁服素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胡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纁章。乃言玄端之纁色不同。猶見弁服之有纁章亦章。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纁固從裳色。然六取取其相近。如朱色纁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纁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纁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埤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章。云纁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嘗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

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土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聘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黼黻。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擯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違也。毋違也。鄭注士冠記云。委貌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實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義曲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葛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故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違。毋違者。言其進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異。班言其形。鄭君衆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謂孔子。亦云衮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時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諱。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諱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諱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諱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己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亦言小相爲諱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雋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總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難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足爲諸侯。其安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弁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爾氏若繫四書釋地又續。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大服盡來。夏西方大服盡來。秋。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是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王將有征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我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

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殿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陵氏據此故說
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攝。賓國曰介。攝
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摯。大夫爲承摯。士爲緦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闥。大
夫中振與之闔之間。士介拂撝。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顧爲小相者。雖不敢爲
上摯上介之闔。願爲承摯撫次介未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
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兩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點爾何如
相。小司徒攷外朝。司土攷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知可知。點爾何如。
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
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鐙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
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
云。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
云。鼓。郭也。从申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敔祝頌頌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
虛實兩兼。毛晃岳珂並分鼓鼗字從鼓。鼗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
之步。注。猶獨作之。會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
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詞並是。鏘爾。玉篇引作揚爾。廣雅釋音。錡。擊也。揚與錡同。說文小
徐本整下云。讀若論語鏘爾金琴而作。大徐本作全瑟。段氏王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顧下引此文。
段氏亦改全瑟。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鏘。苦耕反。投瑟聲。是則陸氏本作全瑟而作。下文云。本今
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揚。琴聲。口註切。玉藻曰。搢。口辨切。琴聲。引論語鏘爾金琴
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口註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
卽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其事也。
君子必令復坐。此舉聞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
子認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大殺。子路起而對。於己復令之坐是也。不然然。此三子承夫子之
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僣。云僣讀曰趁。趁之言奮也。案廣韻曰。
趁。奮言也。本鄭義。陳氏釐古訓曰。鄉飲酒禮。遠者降席。注。今文僣爲僣。或爲全。是全俱本通。

希盡焉。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而風乾身。浴折。言
 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莊相與。唯樂不可以偽爲。故會誓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
 習。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會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同意反
 矣。又云。公季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子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詒語。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
 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魯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
 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職云。若
 四月正雩。仲夏有男巫女巫巫。按論語會誓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衆有此等。又
 禮記月令。仲夏大雩。用盛樂。注。會誓云。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疏
 云。正雩。則非雩歌舞。衆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雩祭。
 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用盛樂。乃命百縣等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介仲夏之此。
 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子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
 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
 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釋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
 雩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夏。則以漢禮誤釋周制也。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
 管。備列春夏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舊氏言早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雩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
 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濟孔注辨雩。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晝在
 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事雩。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襄
 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建戌之初。寒
 節解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辰之間也。謂寥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
 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寥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駁見而頽霜。注曰。駁。天馬房星也。謂建戌
 之中。霜始降。火見而雩風戾。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
 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傳讀曰。火見於夏爲二月。於商爲三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蒼龍
 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讀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
 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噳噳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
 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
 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見而始雩。豈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四時之據。
 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繁。然左傳郊雩曾烝。備列四時之祭。
 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二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

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素招頤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謂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頤皆有祀術之禮。杜預被禘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禱。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歌舞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修禘。即春禘之禮。後世被禘。即其遺俗。與舞雩等爲諸謂新義實者各別。此則蔡邕張協會古論之旨。妄以被禘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禘。曉也。禘從希聲。希有聲。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僕。具也。僕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其者。備也。鑿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曉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裕者。夏小正云。二月。往穀黍稷。禘與單同。王藻云。禘爲網。凡衣有裏曰禘。無裏曰禘。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往舉以言之。風旅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野往其下。得風旅道禮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廣漢。以樂其志。論之曰。謂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調。或係段借。李賁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三子者。出會哲後。會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是也。夫子以求亦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吾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亦微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讓讓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昭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間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曰。行善

在己。不在人也。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

不難。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譽哉。楚雲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于乾慾。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

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

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豈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陳興與御史高將軍諫召置幕府。百姓歸之。

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釋大尉鄧彪。鄉內歸仁。爲舉賢首。言甚夸大。而不據於信悖者。祇稱名也。

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

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賤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即歸仁。此謂

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謂

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

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鄭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徵傳。

宜嘗克己以端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

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墨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昺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

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

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顏淵曰。請問其目。○包曰。知

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

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正義曰。勿者。

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非

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

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

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謬。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盡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砥信。耳以聽樂。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之。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禮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翕聲亂之。不留聰明。淫樂厲聲。不接心術。撝慢邪辟之氣。不敬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操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為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目。是目為事之要。周官籒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繁瑣其要所當也。亦謂目為要。故請問其目。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為古輪。然前後章皆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二年傳。晉曰季子。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詩外傳。己惡嚴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遠邇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之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嘗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牛。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雍

似。案似假借字。杆簡引古論作陶。鄭注云。初。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怨故錄。公卒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易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無初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初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初。不忍言也。縱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繼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為之弟者。必須辭位而遁。徐遠明公卒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初而言之。蓋初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為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為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初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初。頃也。頃與純同。此訓難者。引仲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揚徐注。認。難也。認與初同。犁為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為言仁。則上文其言也初。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為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聞弒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聞弒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牛因兄為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莫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疚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謂聞

謂夫子也。錄氏大所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發命辨榮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難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止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淳寧經緯小。案向難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難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威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髮。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發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會子制言上。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會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會子曰。何啻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投親。庸孰能親投乎。諒苑雜言篇。夫子曰。敬其行。修其德。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對門不識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爲字。○注。牛兄桓難行。歷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難之。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難先討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異以命其徒攻桓難。向異向暴伐難不克。欲賈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發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賈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據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謂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類。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也。○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賢而命之朝。遠四侯而放諸蠻。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盤庚解。解不行之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證告之矣。說文。譖。惡也。從言晉聲。辭。告也。從言辟聲。謂譖或從言朔。總辭或從言朔。五行志引論語惡行。當爲譖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由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讒惡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齒。重明退姦。姦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隨惡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詭說。流事詭說。流譽流惡。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齒。乃絕讒惡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衆議。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安由而至。即有一二宵小。妄施誹謗。而人君知人之明。急不可欺掩之也。○注。諸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發本水名。此作侵。即浸之省。廣雅釋詁。浸。積也。潤也。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侵淫。閭閻於上。顏師古注。侵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諸者。徐徐用言來說己。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隨。皮也。膚。猶文隨。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總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未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即馬義也。陳氏鍾古訓曰。後漢戴德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德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騰獨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並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義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論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要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審議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穀穀以備凶。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從刀持斤。斤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國之安守。戈戟。助。兵。兵。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蔣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曰。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驥禮說。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邊亦有三軍。三邊爲正卒。三邊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審議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穀穀以備凶。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從刀持斤。斤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國之安守。戈戟。助。兵。兵。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蔣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曰。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驥禮說。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邊亦有三軍。三邊爲正卒。三邊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

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被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影影。然後君子。被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命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被。草也。草者。皮也。詩載貍正義引說文。尊。草也。今本說文作。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被。草也。草者。皮也。詩載貍正義引說文。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尊喻文。犬羊之尊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說文亦引作。書。又犬羊之尊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被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若所自也。僕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處傳。作草子成。被草通用。如詩匪被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陽問於夏革。莊子逍遙遊。傷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傷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犬羊。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駟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駟馬追之。亦無及也。○正義曰。說文故解爲文質同。謂被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成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被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往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一歲云。哀公十二年十二年。皆有餘。連年用兵於鄰。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正義曰。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義曰。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言者。布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謂留民食以裕國用。盡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孰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敢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識至計。蓋用非

米粟也。徵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取財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菑子富國。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虛廢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敏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桀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愛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無所藏之。其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桀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愛不足。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聽求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數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饑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調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蓄。雖得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荒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調。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之。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辭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撻於其下。侵蝕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問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豐鎬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梁傳。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曹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畝其一。乃是十取其一。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五。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畝其一。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三十而三。甸稍縣鄙。皆無過十二。榛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言天下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是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二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歟。是鄭經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

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舉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安得謂之同養也。此皆諸儒之謬。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巨人之注云。齊九夫而稅一夫。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然鄭氏以徵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徵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辨百畝。徵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徵本訓通。鄭下云發也。趙劉以徵爲取。或即擊之假字。然孟子云徵者。徵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段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徵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徵法。即徵法。蓋徵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徵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徵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則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即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徵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徵法不同。亦妄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徵。徵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且未言徵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即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包曰。從義見義則徒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

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篤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在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辭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鼎。退人若將除諸淵。皆形容愛惡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其詞。以見誠守。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雖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絕愛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感而何。釋文云。或本亦作或。案說文。或。亂也。或或爲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別也。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感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僕書王尊傳。公乘典等誤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感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開雖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程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翟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卽是或。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感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

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

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隤堅也。屬處

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華華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

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僭爲矣。少不悖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轅。公戴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孝。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爭物也。晏子

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嘗此之時陳桓制齊。○正義曰。黃氏武三後案引欲催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驗年卽反嘗。是時陳氏爲武子後。字子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桓。案欲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庫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還齊康公僞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圖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

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折。斷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第六百二十九引鄭注云。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之音之轉。故鄭注即讀片爲半。僕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片。如厚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即是鑿括鄭義。非鄭兩有注也。半進具畢也。書呂刑云。明後于卓罰。民之亂。罔不日中。明察卓罰。是獄辭有卓有雨者。兩進具畢也。卓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卓罰。朱浮傳。有人卓辭告浮事者。卓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折。斷也。从斤錫抄。殳聲。折。篆文。折。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會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折。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言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傳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南也。从法从言。二大所以守也。鄭異義敗云。獄者。拘也。四證於角核之獄。周官謂之圖士。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觚四書改錯。古折民獄。於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聽而合之。使兩造造詞。各書其半。即今折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辭寄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察凡不實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魯爲驪王訟。王叔氏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輕詆。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案毛說與鄭義略同。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

否則仍須兩辭矣。獨孔注亦與鄭同。孔類經書臣弔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安稱彼短。得其卑辭。即可斷微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語同。焦氏循曲說。即依爲說。子路無宿諾。宿猶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也。引申之有久義。饋曹轉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久留也。諸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箴。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路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非。○注。宿猶至微諾。○正義曰。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義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有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假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聖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豈願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注。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將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勸懲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一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游發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冠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傳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臨吏傳注言使我獄等。猶凡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假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聖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豈願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注。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將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勸懲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一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游發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冠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傳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臨吏傳注言使我獄等。猶凡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為居位。卷即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勞。鄭君致工記注。勞，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勞。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愆于位。民之攸臬。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為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為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健，先道也。經傳皆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則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政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起而士信。民敦，工擾。商德，女憧。婦望，皆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為司徒，是上卿。故為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脂為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然自中

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錢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慝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氏論語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抑盜之原也。案此說。即孟子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率曰。堯舜奉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奉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鄒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孔子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罪人曰殺。殺。竄也。偃。覆也。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向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施。疆國先刑而後德。豈

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繡。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聞而不著。百姓頑嚚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人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意。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即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

隱文公篇亦作禽。○注。僂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僂。伏也。仆伏義同。趙云。禽。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僂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為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卑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據。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許慢人也。如此。則佞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會子訓言上。弟子問於會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會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取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或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辭五。正卿。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卿。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辭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顯非而諱。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卿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為聞人。故纔視珍行。不免震驚脫師也。子張堂堂。雖與為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為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帶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俞氏疏云。彼廣雅釋詁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鑒篇。故君子內正而外剛。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俞說甚。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象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備。楊倞注。傳與撝同。卑。退也。尊者。擯音義並同。○注。倭人黨多。○正義曰。此韓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倭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同。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義。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埤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曰。隱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季公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德。辨惑者。此當是季公之辭。以德隱惡爲韻。如魯禘桑林。以大率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從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零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從零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惜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執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藏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紹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月令舞雩之處。有壇埤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埤。又雩祭注云。水旱壇。月令帝雩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壇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即爲壇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本。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隱。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惡焉。杜注。隱惡非法於事。周官環人察軍隱。注。隱。陰私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正義曰。注。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

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為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細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即是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曠。同。說文云：曠。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曠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決作士。孟子萬章篇。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傷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合。舉為名。則尹為字。可信也。宋氏細鳳發微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竟舜再傷之與孫子用問篇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舉之事曰云云。公羊疏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歷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舉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殺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職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廢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提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讖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職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諸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為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傷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遜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舉求賢。除任子之令。即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為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

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朋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
○注。言舜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
年傳。晉侯請于王。以敵彘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
之。焉稱晉人。不韋人遠。此之謂也。杜注。稱。舉也。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
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傷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聚賢至。類
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
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
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焉修焉。息焉遊焉。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
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韋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
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
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

闡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遠服也
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
報反。陳氏鑿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
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

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奪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樹。淫也。瘠土之民。莫不樹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向勞民之道。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文。引易者。兌象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益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為宰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臣氏春秋審分覽。凡為舍難。任舍易。爰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惛擾。少長相越。莫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為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發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為己備佐。若有威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鉅風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泉陶曰。在知人。再曰。惟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為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為要。○注。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特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難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是正名指廟牘之事。此必

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則以為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歸德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鄆而鄆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卒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退謂春秋之義。世子體體以為君。為親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鄆之所為。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為辭。是輒不以世子子蒯聵。體於公子鄆之命。有亡人之子輒在。處實如子鄆。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為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為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顯名惡義。自可得之言外矣。戴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紅隱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住甯不達此義。紅隱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靈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鄆。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紅隱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輒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為子者所惡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為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為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有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為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卒說。亦

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為疎也。檀氏殺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瞶為其子。出公為其子之子。蒯瞶先有姊嬖嬖。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瞶入威。三年春圍威。衛之臣石曼姑等為之。非出公也。夏氏所衛出公。蒯瞶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瞶者。非輒也。蒯瞶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十二年入居於威。及至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為矣。考蒯瞶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威。明矣。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威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其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為不可。故以子言為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懼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為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為向可與為養。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虞之六七年。何以為孔子。案檀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筆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戴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稱。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驪。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鈔折。且從來有名實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優尋失義。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禮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際。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鐘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微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誓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轉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為正病。時不行故。衡君待子為政。而子以是為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微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為文字。又云。正名。乃為政之本。與別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微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微同。是隋以前俱鄭本。梁氏王繩庭正名紀。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紅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馬融通正名篇。樂正后妻。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彈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衡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為集解所闕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義。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衡父子爭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包曰。野猶不遠。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包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云。奎其若乎。鄭注。于讀為迂。又攬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况于其身以于。包注。于。司馬彪注。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為正文字。而訓于為迂。在者。缺闕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為迂也。校釋文者。或以迂為迂之誤。或以迂為迂之誤。均須改字。殆未必然。蓋闕如者。段氏王裁說文微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字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敬語如。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直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為正蓋。正蓋。苟。論書作區蓋。正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細鳳通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聞。疑則不蓋。即荀子之區蓋。為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敬語如也同辭。談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土之金罰貨罰。注。罰。罰釐也。說文。刑。罰舉也。劉。舉之。

小者。罰是小舉。則刑爲舉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證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辟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錯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指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施。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施。所以隔天踣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刑罰不與。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誅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戾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戮。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謂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望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廷猶遠也。○正義曰。諫文。經。難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爲廷言也。高誘注。廷。遠也。○注。孔曰至極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尊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爲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農。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愛暨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

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櫨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謂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條案。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關氏若環釋地又續非之云。吳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未介。亦非禁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觀奪。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諫己不非諸人。無諫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應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行。與無法等。是故入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樂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諫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諒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睦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楊賜傳。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漢君。小漢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拾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表世言。則語涉敬謹。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鮒。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澤疏。衛富。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魯屋室者。

皇疏云。屈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富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貧施氏之有。寢湛往。有滄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師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者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欲也。○注。荆與懿瑗史歸公。子荆公叔發公。

與公子孔適衛說。懿瑗史歸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篇。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富。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應。推中人而壓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據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率。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衆也。○正義曰。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尚為兄弟。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未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子路第十三

卷十六

二八七

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

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跡。不入室

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

跡。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魯

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德成焉。

至於魯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魯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

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殺

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

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明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本

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釐至矣。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

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

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舉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

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

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

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數四。武王數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諫已。亦

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諫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

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年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

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經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

無違益。貧富兼升。雖皋陶制法。不至使疆不接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

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

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

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豐德和洽。

嗣禮與樂。災害不生。宿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周曰。馬曰。政者。有所政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即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趙偶記。禮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趙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黨。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當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哀二十二年傳。鄭伯有嗜酒。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鐘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闕氏若衆。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卽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特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子爲國老。特子而行。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令爲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按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闕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與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皇本

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事以終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〇注以其至興國。〇正義曰一言豈是大要不能正與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微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幾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洵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

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

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

近臣盡忠親戚補察。舊史敘諸。晉書。史。而後王勰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莫有人諫

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嗚。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

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

以致大失也。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彈忠鯁之悌心。甘詭詐之從欲。不聞其失。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正義曰。釋文。葉。句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

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校語是也。韓非子

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善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期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師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齒男女之別。別疏數之金。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歸之。遠者歸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鄭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正義

爾雅釋詁。達。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達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給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遂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為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為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與行。但不可見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學篇。利不可兩。處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處。則大處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處。大處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皆所自也。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鄆。杜注。莒父。魯邑。公厭晉。助范氏。故遷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上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糾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為據也。顧氏據高春秋大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穀父。允父。單父是也。今為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纘始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鄭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鄭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正義曰。謂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殺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殺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細風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嘗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寔竊碑。寔字仲期。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字古多通用。鄭以爲古魯齊異文。隸續陳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何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棺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諫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謫。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也姬。閔之也。父母之。子。雖有罪。爲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蓋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父母匿子。夫婦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說。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人氏。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戚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則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爾雅釋詁。僕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僕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往來此盜曰攘。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能文俱訓意。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倫。

異。漢書五行志。內曰蒸。外曰爨。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困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困鄭曰。行必果。所欲行。

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正義曰：仕者，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微相。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讓。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讓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贊。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家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縻也。聚也。謂恩愛相流縻也。上族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籍與縣同。說文：籍，揚也。廣雅釋訓：籍，譽也。今經典通用籍字。籍，銓也。則一義。趙氏佑佐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族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士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舉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學書其孝友睦姻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進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舉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而信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歧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則言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人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與音義。悻悻字或作輕輕。案輕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景與傑同。蒼頡篇：傑，聰也。聰即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

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猥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猥猶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猥。大徐別增猥字。非。又心部。懷。急也。从心豎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猥。孟子作猥。其實當作猥。今案急與急同。猥者性狷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猥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會稽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喪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羈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猥者能不爲不羈。時無中道之人。以在猥次善者。故思之也。嚆嚆。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累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賤汚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猥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我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狂。狂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猥者領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羈。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以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驄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者異矣。若狷原。則聞然類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時世。與狂狷者異。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敬文通。周官司巫中士十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巫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司醫中士十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八人。是男巫皆稱巫也。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稱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德能廣徽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姓禁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揚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度量藥。貴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微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爲

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辭云。我龜既厭。不我告。龜。兇命曰。爲無恆惡德。名立而正。事絕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厭。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遺也。言衰而用之。龜厭之。不生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施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彼做之。是事皆如是。而以衣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婦或爲煩。案細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誓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所以不可爲卜筮之人。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娶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支允聖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厭。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圖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圖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不占。或。常也。老子。崔令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親新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者。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取。三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康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尊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者。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剛義。從婦人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夫子剛義。從婦人也。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違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圖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

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德。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放極。故王者居九賅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物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聽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算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餽子禽云。維德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焉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可而有不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相殘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正義

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一鄉之人。皆惡此人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之惡惡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卽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

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安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說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即求備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會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徭補疏。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故而達之於世。故云幾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儀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洽也。子夏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剛。無欲殺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正義曰。上篇言

申張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會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仁。力行。即謂剛毅也。儀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賸吏傳。尹齊本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本爲樸實無文也。訥。即訥於言之謂。故曰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

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室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荀

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始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則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獨介。雖邦有道。且不顧○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馬曰。克。好勝人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伐。自伐其功。怨。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急者。又云。行必思急。不苟爲難。苟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忌怨。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傳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穀孤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縛所居。乃偷安而無意入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恒，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諛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諛，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站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追齊於亂時，窮居於憂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建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徇其所短，以爲成俗。繫露楚莊王篇：義不諱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益近而言益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體也。二文與此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微，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不可以僥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教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子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億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譽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疆，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僥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邪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德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邪疏解之，亦不據。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

正義曰。此爲勞者語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忘。卽勿悔。故失言者既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勸。勞勸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處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諫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福桑篇。心乎愛矣。遐不作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福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諫。秦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諫。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愛。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焉民。汎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證。

子曰。爲命。禘。讎。草創之。○孔曰。禘。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禘。讎。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

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禘。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鄭司農周官大

人表作卑。凡作卑與鄭本合。遺註通用字。江氏聲論語。堯賈。禘。讎。禘。讎。當卽一人。謀當從火作摩。

毛詩傳。桂。寔也。則名寔字寔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禘。讎。以後但有禘。讎。與子產相終始。

而禘。讎。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疾字。創。創之字。言始

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蕪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

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

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注。謀於至

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嘗爲辭令。禘。讎。能謀。謀於

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禘。讎。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敗事。北宮文

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權傳言子羽禘。讎。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

謀於野。謀於邑。謂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

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鄭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輕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云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辭吉辭敬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鄭注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羣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羣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

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

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

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草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

人也之下。宋氏知鳳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

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識如相人偶之

入。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

偶之。亦謂尊敬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

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仁也。仁。生物也。是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

往。人也。謂施以仁恩也。稱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

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影經傳攷證。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

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言。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

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鄭子

西。卽公子西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卽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往錄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

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後之稱。

子西雖功足錄。然以魯瓦之貪庸。不能啓啓昭王。使早職退之。知孔子大聖。又祖昭王封之。其後

當輜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遺庭錄。公季傳。賜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賦而曰。彼哉彼哉。趣驚。既驚。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季言趣驚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寢。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季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蒼曰。彼。耶也。廣雅釋詁曰。彼。表也。彼。表一。表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然彼表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聚。聚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往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篇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同制。故此注以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被疏引。嚴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餘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鄭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車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洵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踰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駢。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朐有古鄒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還紀鄒鄆郕。杜云。鄒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即鄒字。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鄒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猶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取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授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還。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厄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罰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償。奪人不償。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晉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校齒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隨而之。故民之從之也輕。隨而之。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如

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闕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

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繇。

也。綽。繇或音。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爲數郡接。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穠不然而果。邑小薛在山中。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卽召令奏賞。與恭接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

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隱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

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諫。任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若

子所以退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

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

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杜地志。魏故國在潁城縣北五里。今解州潁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魏

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

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載魏氏

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伯叔

繇之後。薛。任蒞。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

五里。有古滕縣。卽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

卽莊子之勇。○周曰。卽卽大夫。○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加

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義。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

以仁義。筋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

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

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栢中與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魯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魯事母。母無怠時。三戰而三北。交臂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塞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皆卞卞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遠微之。齊侯左師。甚成叔之北。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見弁之弁。篆體作弁。韓變作卞。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卞卞。東方朔傳。卞卞莊子爲弁。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栢中與故辨正。引紅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魯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卽注。加之以禮樂文成。卽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用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文之以禮樂。故曰。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用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正義曰。皇那疏文選曹植賈斯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賤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陳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卽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卽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率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潤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諡。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

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營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今按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察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辭。○正義曰。正義曰。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當。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證真惠文子。而止釋文者。鄭彼注云。不言真惠者。文足以象之。○注。笑其得道。據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君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任氏桓詮義。以者。不當要。拘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歷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卽此。歷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立哭甚哀。多餽。孟氏聞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鐸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驕而不正。○鄭曰。驕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譏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

行權耳。○注。歸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歸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盟。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盟。封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諸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歸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弱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貢包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諱。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僖公卒。以諸兄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公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索隱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爲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魏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諱。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諸侯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僖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桓之明年。鄭丘以前。去貢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鄭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榘。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留母。十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

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紅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其後楚伐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闕之。又陽穀之會。亦有紅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紅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公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賴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鄆兩齒釋陽穀首戴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鄆會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盟始。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鄆矣。呂氏春秋黃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齒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傳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紅黃也。公羊傳謂紅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紅黃。齊不能救。君子闕之之言。然閱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紅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降谷。無降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妻姜媵而諸侯去。謀伐鄭皆乎桓公之志。此桓公志。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至盟謀救鄆。首戴甯母。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鄆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名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挑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挑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釋廢疾傳寫有去穀梁言挑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挑會。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秦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賣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救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鄆。二十七年又會鄆。僖元年會葵丘。二年會葵。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星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

其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經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榘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應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榘穀也。言穀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經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雖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經此文無注。盧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若會不數齊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戴揚。疏所不從矣。若劉戴意林。以始齒終推爲九。萬斯大舉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釋貫陽穀首止甯母跳葵丘爲九。羅從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傳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誼迫之也。臣氏春秋勿期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皆夷吾與五子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此伯功。所以論語聞美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機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仁者。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皆不予之辭。則意。其與論語本旨。不適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就襄公。從自左。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薛。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糾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諸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曰。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魯。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遂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櫜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臣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聞召忽曰。子糾乎。召忽乎。何懼乎。吾不蚤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劍而死。管仲盛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圖**焉曰：匡，正也。天子微，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圖**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圖**焉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豈諸侯與，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為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為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諸侯，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垂。霸猶伯也。把也。追殺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不據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特其國疆，追殺諸侯，雖後亦序之為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益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豈諸侯與，故曰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為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披之體後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為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袂也。衽，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衽，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衽，衣袂也。衽，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衽，襟一字，聲類。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袞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盛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袞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繇袞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為言者。毛氏奇齡四書改錯：紅氏承鄭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韋此文。彼凡是掩衽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袞衣之制。然紅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即袞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紅謂在左旁綴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秦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夷夏之通，而錄其功以為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楚辭耳。毛本衽作衽，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為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傳三年秋：齊

公宋公扛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焉爲末言爾。桓公曰。無渚谷。無野梁。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瑯瑯而朝諸侯。諸侯皆諱乎桓公之志。志者在會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政。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科之。敬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再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往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覆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經不通。故知其人不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漸棄舊義。馴至不君不臣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國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笑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讀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勝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生竇。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鄭經生本作生竇。辛生聲相近。生如字。竇音豆。論語作生竇。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水經濟水注。潁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瀆。東南經句瀆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歸氏焉。致句瀆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因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聲讀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臣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雖經。史記田單傳。途經其頭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疆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揚倖注。經。絕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開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傳。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

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臣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綱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綱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缺。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圖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

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圖孔曰。言行如是。可證爲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

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佐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開引先仲氏

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禮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

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圖氏若環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

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禮書

古今人表。作大夫僎。則僎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僎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僎本又作撰。先

提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故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證法。文有六等。稱

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動好問。慈惠愛民。聰民惠種。錫民爵位。並無修訓交辭。不辱社稷等例。

禮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豐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

○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

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

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圖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

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證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

能。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

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

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或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會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不怍。其後爲之難。嚴氏本按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吏部作有世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辭。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辭。今通用怍字。已所能爲。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心之不怍。此即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權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笑詞。與馬義合。會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怍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嘗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即簡公名。周書說法解：一德不懼。平易不讐。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讐爲證也。公季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殺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辟。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邸。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詞。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

與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試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孔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覺陳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指諭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猶。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皆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仕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恆諡也。其世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芣。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稱。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往據左傳三日齊爲言。闕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趨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浴。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往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己不敢絕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

○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殺。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欺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其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諫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爲上。未爲下。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識。君子上達。未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曰。爲己。屢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注。爲己至言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聞。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揚俊往。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得一言。務以悅人。又後漢相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得一言。務以悅人。又後漢

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

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玉。有蘧伯玉

冢。一日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

○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卒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

對以實。能尊其主。非枉爲諂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王裁

經約隱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承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

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諸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語也。此當時歎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

簡。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會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退不

出位。係良其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會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

之語。故不置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

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循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

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昭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曰。賜也。賢乎哉。言彼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錄錄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愛惡之原。而稱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雖毀雖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諷。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謗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哉。我則不暇。以相值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曰。先覺人情者。是情能爲賢乎。或時反

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苟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卿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離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即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寃。盧氏文昭考證。古怨與寃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

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

是。本或作丘何爲是栖栖者。邢昺云。猶皇皇也。案說文。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國方而鳥

竊。故因以爲東顧之責。唐蘭或作本妻。懷與栖一字。則栖亦謂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粲碑

作西遷。毛傳。棲遑遑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蒼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履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舜夫子伯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侮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微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時。師古曰。卽微生敬也。晦古敬字。翟氏顯考異。引鄭曉說。以敬高爲一人。敬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侮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與此往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驥。千里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卽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已。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焉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曰。下學

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

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即就省。夫子嘗哀周之世也。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蓋發於獲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創作為後王法也。不尤人者。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數。孔子在席而衰既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蘊衡應闢曰。蓋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禮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秦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書。貶錄介之惡。人事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靜。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為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為作春秋之旨。舉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上通於天也。此雖管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災眚而福與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季孫曰。吾聞之。公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季孫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讒。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變。從穴冥。論語有公伯寮。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則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是於公伯寮四字。曾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案即是疑子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奈何所得題。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疆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題。是墮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有題。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授宜然。非關緊題。言此者。所以題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謂處廟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運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也。命不何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當以智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避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鈞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寮姓。見廣韻。稱伯寮者。魯伯寮之子。蓋以申弟子傳。公伯寮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繆字周。蓋以申繆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觀其僞造是也。明程敬政以寮爲聖門蠹賊。請羅其從犯。○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證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諱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題。然後使季孫諒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肆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之者。路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市。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紀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諸市。尸諸市。三虞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卻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子塗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尊。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無殺人之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嚴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薛及給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未爲不可。此說條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蓬之市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竭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市朝是以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恩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市朝。爲二名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避世避地避人。後篇榮頌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之也。徐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舊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俸不加。進傷爲人君厭之。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金竭。修業不怠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僂行云。僂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錫鉢。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真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圖**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圖**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純王襲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晨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保水注：涿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開閉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閭氏若環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土二人。賈疏謂下土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日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閭人也。○正義曰：周官。閭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閭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閭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閭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閭人例晨門也。非。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圖**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圖**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圖**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圖**未知己志。而便讓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正義。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僮也。何本字。荷夫蕢葉。別一義。說文：東古文蕢。論語有何夷。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言其育有所病於世。不言往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文也。文卽朴字。又擊。樂石也。象歸震之形。又擊之。籀文省爲段。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論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蕢。以一黃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蕢同。注云。揭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

黃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聞知其聲。故舍之也。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黃聞知其聲。故舍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黃又有言也。鄭載經釋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鄭。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鄭。歎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敗也。敗猶敗踏不安舒之貌。殺。滅也。凡感於哀心。其聲哀噍。抑而不揚。故荷黃以爲鄭也。說文。經。古文聲。史記樂書石磬經。今樂記作磬。然則聲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聲也。磬與磬經並通。其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荀氏傳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聖公老。急於政。不用孔子。故荷黃有莫已知之經。釋文。莫已知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尙不誤。斯已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已爲以非是。探則厲。殘則揭。衛詩範有苦葉文。荷黃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弗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下也。會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敦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也。擊鼓傳契契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經釋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經釋者。亦謂聲聲也。徒信己。即釋斯已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探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無膝以下爲揭。無膝以上爲涉。無帶以上爲厲。爾雅釋水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即是由膝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礪。履石渡水也。引詩探則礪。此當本三家。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探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黃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議己。是爲果也。未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知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黃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

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
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謂在尙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紅氏學尙書集注音疏。未據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發語

白公曰。昔殷武丁能登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獻以思道。堯士皇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鄭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然故不言。言乃雍。皆說命佚文。書無遺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塗廬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謂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往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謂之梁。謂謂梁闇之鵲。聞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從假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蔀。亦從假借也。閻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記。葛洪曰。橫一本長梁于東墻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剪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楹亦名梁。既葬掩也。蔀茅爲屋謂之蔀屏。非施而何。應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施與廬。皆全也。倚廬不塗。既葬蓋廬。塗堅乎壁。釋名曰。壁。兩下。次也。先屍之。次乃飾之以白灰。康成謂聖室倚廬之虛。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比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聖室。聖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土居聖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不欲聞人之毀。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實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聞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聖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墻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則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本。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本柱握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閣以表廬稱之。文選聞居域往。以爲寒涼鬱閣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趨也。則謂天子諸侯居廬。皆雜記云矣。三制又云。斬衰之喪。對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言。而自給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皆雜記云。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對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言。而自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惡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諱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

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之故。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注。故書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微而起。盡除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繆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已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猶衰。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類壞曰崩。類壞之聲。諒文云。葬。公侯卒也。上得衆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謂人。注云。變冢言大。從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則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子小子時序。則周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錄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二年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已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猶衰。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類壞曰崩。類壞之聲。諒文云。葬。公侯卒也。上得衆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謂人。注云。變冢言大。從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則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子小子時序。則周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錄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二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備履。君子以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衆人。無以衆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臨國而棄之者也。惠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祧。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蠶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俟。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幼。

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本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本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雖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雖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本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所云大戴禮會子立事。少稱不弟焉。取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禮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浴。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俟者。夷與曠同。廣雅釋詁。曠。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御負戴而踞。踞。踞連文同義。說文。居。踞也。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踞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鄉著於席。而踞其體。坐下其腓若踞。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腓。其字亦作埃。原壤夷俟。謂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即馬義也。爾雅釋詁。埃。待也。埃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猶稱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宋咸注云。皆踞倨之謂。廣雅云。踞。踞展啓膝俾也。夷俟。即是踞俾。俟。音相近。夷俟猶踞俾與鞠。

射爲獨同。鞠射雙聲也。夷俟疊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殺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倣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壓脚壓。○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故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壓。壓也。附。壓附也。釋名釋形體。壓。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壓是人股之名。此云脚壓者。謂壓之下近脚者也。

關黨童子將命。關焉曰。關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關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關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叁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

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關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關里。師古

曰。關里。孔子舊里也。關里卽關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關里之中。背黨面

加。覆相圖之東北。所謂殊加之闕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關聲形相近。未知誰是。

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半祠孔子。

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

基。二者與關里無涉。關氏若璩侃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錫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微陽縣

東北一里有關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

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

此童子僂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關黨至出入。○正義曰。據

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贊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攝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

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贊相也。又贊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

敢固辭。贊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贊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贊相釋之。此注傳

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南處坐也。禮

弓云。會子蟻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或成人異

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既先已

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比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

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參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曲禮云。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叁在後。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

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本異也。但皇邢本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

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子

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

教以未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徹。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

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俎豆。禮器。而重禮也。故春秋曰。會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誼。見蘧伯玉。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

志益缺。論語記孔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

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

多則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

禮俎也。從牛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梳。夏后

氏以楸。殷以楨。周以房俎。鄭注。斷木爲四足而已。歲之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根之

言。根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鼎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

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醢物。是皆禮器

也。○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

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爲未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

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慍。發也。周官廩人

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裹。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鍾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裹。義或爾也。皇本作糧。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藁糞不糲。弟子皆有餓色。呂氏春秋慎人篇。荀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藁糞不糲。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德。德。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衛鶴相連。未有分別。而星那本又以明日發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發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桓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困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即言困窮之義。易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困。過也。引此文作糧。糧。字異義同。鄭注云。監。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監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監。於是則也。○注。典起至乏食。○正義曰。典起。兩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年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如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鬻曹。去曹則去宋之後。食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閒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匠人無涉。孔注並談。世家又云。孔子還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然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紅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還于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諱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營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伏楚何如。感楚何如。而致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因亂云。猛。汎也。水汎溢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猛。溢也。是也。不如證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陋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也。此夫子遜子貢，但以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會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貫。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獵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會子語相發也。○注：舍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補疏。蒙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旨。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會子。會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自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處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濁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揚。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退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小而不害曰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入其金誦。衆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魯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欲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持平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矩也。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

前。在與。則若倚車。輒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趨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通矣。篇與些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衛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因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路西遊。問於孔子曰。何所以爲身。孔子曰。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蠶網者。諺文云。蠶。南蠻蛇種。絲。北方多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絲作緇。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與。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輶。自往大車名輅。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輅。輅也。又序云。築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佐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即裴積之裴。率即辟。謂綴緇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蠶。蠶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餘字。此誤依往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未有也字。○注。墓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往也。郡國所往仰也。○注。衛輅至車輅。○正義曰。衛之言輅也。謂輅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衛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衛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輅。衛輅本一物。往以輅衛衛。意尚未晰。皇疏云。參讀森也。森森然備亘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會參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必即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臣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舟葬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樹羣經平議。又以參爲公。玉篇曰。公。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伐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參。說文參部。公。參。坡土爲牆壁。象形。尙書論語並當作公。公之言參也。言見其積案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著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衛大夫史鮒。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道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脅。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賁而退不脅。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蘧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廳牀之中。直己不直人。舍庭而不相恤。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探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舍庭而不相恤。卽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饋注。卷。收也。懷與襄同。蘧也。下篇懷其寶訓而不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樵纂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鮒。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爲孔所本。樂氏玉編人表考案杜歸。列史鮒在鮒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鮒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卽檀弓之衛大夫。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貢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之。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衛。二十六年寧喜殺其君。○正義曰。蘧伯玉身遭其變。近聞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經。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公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攝稱。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衛奔蒯立。孫寧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寧喜亦慮其從近聞出也。伯玉之登孫林父曰。君制其國。離政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寧喜則曰。愛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黜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福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黜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卽是避位而從近聞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情之所安。弗隨其任而強奪制也。苟遇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昏委委。而益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儒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慕慕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貴貴也。雖有夏后之璣。商錫之卣。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詆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

經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壹。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青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聞張以致之。因來以達之。審驗以明之。雜釋以廣之。立律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魯治水。而君子尊人。尊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致。而言無棄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俞氏樞平論。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扶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隱菴文選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稼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焉不辭。顏色不黧黑。瘴氣不塞。足不信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竊議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闕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吳文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苟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四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正義曰。爲邦者。謂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衛之壽民。今爲殍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

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遺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雖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實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發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季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雖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周書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周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干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卿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乘殷之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也。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轡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轡車。有轡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賤。故知殷大路。是以車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飾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賤。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嚴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賤。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輪輅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莊嚴塞耳。不任視聽。注。冕禮至視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莊嚴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箴。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莊嚴塞耳。所以奔馳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紕垂旒。爲閑容聲。食亂色。令不惑。

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王曰。君子嘗思慮而預防之。

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氏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

〇注。君子嘗思慮而預防之。〇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寒蟄縣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國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故曰惠。太

傳二十六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諒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國氏若獲四書釋地說。國策顏厲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盡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墓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賦孫辰為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諡文仲祀愛展。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事之以為三策。衆司寇也。柳下惠為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〇注。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〇正義曰。竊如盜竊之舉。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國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

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惡同。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為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翟氏顯考異。實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食。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裳。祭射御朝聘。注。食當為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其行之以貨力。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為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樂注。實猶性也。荀子臣道注。實。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為言語也。詩云。慎爾出語。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為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氏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衿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人之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違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職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賤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誦。通也知所悔。

蹇也。遂所謀。○注。君子賣己小人賣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隨身不恕。而即欲喻諸人。故但賣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斯斯自持。不爭。則非比。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敷奏以言。期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傳引易云。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

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禮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廣言。德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阿。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過者。以斯人皆可變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

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教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疏曰。國以簡賢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殷鑒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歷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歷猶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按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即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歷猶勝後之意。非為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言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綽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成康。漢文景。矣矣。此豈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取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舉民於寬厚。能察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即是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為夫子身試。與包氏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鑒茲述何篇。秦救不虛矣。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古之夏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曰。○注。古之至穿鑿。借。假也。亦常訓。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大藝。四曰五教。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籍為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正。輕舉劾。史書令史者。為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為職。故曰史書。曰史籍。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闕。故曰史書。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籍。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籍之類。而不必為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諸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從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豈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

衷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繼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廣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者。則皆期於登御。亦大義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穀之目。為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無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事能同軌。大書之目。為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為五穀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為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為五穀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敬順。然後乘之。所以登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敬順。此舉御之事。夫子時。大義之舉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為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

亂大謀。思之不能已。義之所創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僭欺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處舍也。不察也。不必任其。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缺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怨惡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案屠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公論選舉狀論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繼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黃鶴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隨平議以為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衆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

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為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為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終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儒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與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不改之。是不過也。嘗本此文而反言之。戴梁僅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買子新書修政靜上。傷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向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釋夫論讀學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為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犁也。謂以牛犁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當訓。念耕者。念獨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為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為學者。多不得祿。故適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園為諸。而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為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為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為農者。但務農而不為學也。既不專矣。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擬以謀食責之。辯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道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即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宜。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

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原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為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敬。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向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辯雲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泄之。謂威儀也。左氏傳見毛詩采芣傳。說文。嫌。臨也。即從本字。皇本作莅。又泄或體。莊以泄之。謂威儀也。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又或體。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儀。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謂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蒙末。則雖孤獨寡。必不加焉。故下皆內自省。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為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威武仲之智。而不察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識其達道也。下文又云。愚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怨。不順不怨。即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楊繫辭傳。何以守仁。曰。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大受也

正義曰

道深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小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豪彘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意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意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王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知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面歸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焉。○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為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跡自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妥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證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諛。○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注：真正至小信。○正義曰：此章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諛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諛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諛。諛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諛。正惡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雖兼小人哉。孟子雖兼小人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纂許為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義。○薛方近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教也。禮表記不辭職。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祿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歸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安增。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

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學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伯夷。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是非得失。皆自仰之。不能相為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微其身而已矣。歸微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為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為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為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為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轍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為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撰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為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注。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屢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正義曰。趙氏佑體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皆為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為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替亦然。注。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義無目。恒如日間。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屢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屢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稱某。所在處稱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獸賧凡樂事相贊。注。相。扶工。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圖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圖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圖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圖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圖孔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正義曰。季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操券。不能制其情心於外。顯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災。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圖來感。宏舉治體。自敘時弊。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敎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域。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為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鍾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為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為。與何以文為。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為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在宿須句讀矣。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域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讀以作爾城也。顓臾為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閔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依愚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附庸者多矣。自向為魯人宿。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鄆。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學小亦甚矣。獨顓臾為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取。故曰社稷

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齊與東蒙。顓臾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即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謂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段龜山之原本。故今定正之。邑人公孫輪曰。蒙山高舉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即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兗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廷錫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即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貢。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舜五十二。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僑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殺者嘗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十。即二十。四角又各百里。以開方知之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僑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焉。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匣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

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喻之。止謂去位也。危者。

言替者將有危顛也。顛者。失險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替者之相也。此

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與乎同義是也。虎兇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

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圉人職。掌圉弊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

樂視之。禁者。其善養也。案善與藩同。善養。即此所云押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

瑞掌之。皇本出下獄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押。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顧氏與

費相近。顧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充州府志。故顧氏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

是顧氏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書宮傳引。亦

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當則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紅氏永華經補義。疑卽書盤庚經注。不知然否。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押。押也。○正義曰。說文。押。押也。○正義曰。左傳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有不至則難討。於是乎有刑不祭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感誡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宣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勸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即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今由與求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漫之。漫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國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國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也。國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致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正義曰。閔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顛輿在邦域中。非遠人。當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郕。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魯人之時。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謂邾。或曰。魯擊拆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請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齊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顛輿。或作不在周無於。宋本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陳氏鐘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在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牆。下篇辟諸宮牆。亦作牆。脩華微碑。齋屋傾亞。皆度牆爲牆。方氏觀通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稱蓋旅櫜。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雖有費邑。難爲滅絕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發意如之禍。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顛輿世爲魯臣。與魯情向以逼己。惟有謀伐顛輿。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瘁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可知矣。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愛顛輿而伐顛輿。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顛輿耳。此夫子諷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據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千馱。楯盾也。楯與盾同。千盾嚴楯。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鉞。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鈃。或謂之鑽。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鉞胡。其曲者。謂之鈃鈃。

戰胡。郭注。鉞。取名於鉤鉞也。鉤牙鏃胡。即今雞鳴鉤鉞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蕭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虞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陟。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鉉。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諫有罪者賜斧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悌備者賜鉉。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諸公奉饗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猷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鉞鉞弓矢玉璫。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說伐篇。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貶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價上無等。雖極霸疆。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人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

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孔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據。凡十世。魯自隱公懷禮樂。據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人出。

五世命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給也。曰。陳氏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崩。授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雖有變遷。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獨氏李驪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傳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諸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單伯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墮盟。書士殺。十五年。以上單下單入蔡。書節缺。而大夫始專矣。僖至成二年。釐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魯與齊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下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載。齊陳恆有陳豹。衛孔哩有得臣。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叔處父。而莫校且疆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鄆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盟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王大弓。所以治諸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諸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據高春秋大事表。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己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諸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亦謂諸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爲孔所鑒。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奔去太子。用褒姒爲后。呂共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緄幽王于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之世。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遑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僖孔以十世失政。孫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據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公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陸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陸。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陸。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陸。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陸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陸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陸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

後有微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後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于其前。此言爵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並指文子。紅氏承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遼。輸之者。季孫行父。裏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斷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載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載魯政。故不載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如齊。魯僖公。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案紅氏是也。闕氏若環毛氏奇齡。謂氏景季氏悼方氏觀旭說並同。闕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二桓至皆衰。○正義曰。魯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會孫。繼子蔑。蔑生莊子蔑。莊生孝伯。錫生懷子繼。繼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錫如穆叔豹。豹生昭子貜。貜生成子不取。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桓曰。雖惡之。其可去乎。禮展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威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殺去公室。政遂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公益者。二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闕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諫者能盡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入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入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即所謂屈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諂。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微微奉鬻言。論語曰。友諛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

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辟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為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為婢亦矣。盧氏文弼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傾辟。謂巧為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輪語音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敢取。據此。則讀辟為婢亦鄭注。馬融則讀為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為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為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為得也。考文載。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本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舍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彈言無所指稱。宜為通人所不敢取也。後漢書侯霸傳贊。咎在親便佞。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箸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為便佞。孟子梁惠王篇。為便佞不足使令于前與。便佞是近侍小臣。不得爵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舍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鍾古訓。疑為鄭義。非也。○注。便僻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諂便佞。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辨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辨佞。辨為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孔曰。宴樂。沈荒淫。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墨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傳云。行中聲和。步中采步。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稽。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趨駘墜趨行不得色。不此順隨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戰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為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其後幸倡樂燕。樂宴作燕者。假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覆飲食。與此

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酣于酒。大雅抑諫云。荒湛于酒。沈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發。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潮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待於君子。有二愆。闕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闕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闕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闕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雖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傳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兩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晉語。○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瞽。疾也。○正義曰。躁。躁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瞽。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之。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顏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釐曰。蒙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闕孔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狎。瞽也。从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闕澹爭也。說文。得。兩土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闕。得也。從門。闕。闕門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闕。釋文。得。或作德。非。釋氏顏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氏論語傳。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鬥。血氣既衰。則欲而志得。凡此皆然。爲其所役者。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闕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圖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發命言。知己之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安焉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為政教。是為賢德之君。程氏延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非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子。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謬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富。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彭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壽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憤見而經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鄭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〇注。順吉至其德。〇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禘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下而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穢者則擯。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大人。大人專諒之。君之穢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稱福。必論諸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為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為即聖人者。孟子云。有大者。正己而勸正者也。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體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援。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〇注。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〇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造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

可不慎與。董氏之旨。亦主稱得。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或慮德聞。易獲罪聖言也。與蔡
露旨意當同。○注。故疎至侮之。○正義曰。飛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
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聞之異。小人不明此理。
故不畏也。肆。侮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侮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侮。
杜注。侮。傲意。路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曰。困謂

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
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曉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
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
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達者。言
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

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
明。義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思。思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且反。皇
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急必
思難。動不泉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會子立事云。忿怒思慮。是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困曰。孔曰。探湯喻

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

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
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傷。

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
大戴禮會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己

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隱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向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隱疾。○正義曰。毛氏奇齡隱言。案屈傳湯湯淪淪。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御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拿如探湯。今二府奏依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圖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駟也。三千。禮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義。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轡三千乘。是非此駟也。樊氏延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檻千駟。臣不貪也。伏檻。正與章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廢馬千二百匹。奢後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廩之馬。蓋僭侈之事。章華以凶。吳與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廩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焉得。頗乖文義。今案景公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錄。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錄。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養耄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正義曰。吳闢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

東西徑通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

而不飾則無投。無投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即遠庭學禮之訓。

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

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喧嘩相凌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頻與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

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日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國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

此之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

卿夫人。為君所稱也。白虎通聚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

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

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即君夫人下之稱。於本國稱小君。

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

諸異邦為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僑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為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曲禮。夫人自稱於

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齊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為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

君。為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

也。夫人無遠國。亦無有自稱為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謙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

之誤。李氏光地劉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之。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

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尊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壘研六室雜著。此

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雖記夫人竟。赴於他國

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

君殺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尊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人稱辭之辭。非夫人自稱辭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辭。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殺。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爲記記者之辭。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贊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禮。既瑤爵皆贊。其是禮。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徵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紅有犯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即嫡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季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源述何篇曰。春秋正德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繼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季氏之殿言也。以穀梁爲正。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洪氏頤道讀書記。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

古者民有三族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實。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

子厥。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國孔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厥塗。道也。於道路與相

逢。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據已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觀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

飯。孔子亦觀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

士也。嚮。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客。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厥。非大姓。故用蒸饋

也。孔子嚮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歟。本由嚮亡。故孔子亦受而嚮上拜之。彼文作饋

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親。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親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嚮義合。陽

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廣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

臣。通釋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義。禮玉錄云。爵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稱七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曰。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孟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還也。孟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彘。吳揚之聞謂之豬子。是豚為豕之小者也。爾雅釋文。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徐。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餘徑診。徐。道路也。此注徐訓道。又道路連言。皆彈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為逢也。爾雅釋詁。逢。遇也。逢逢遇還見也。幾架傳。不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而會曰遇。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實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注。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

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鄭

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敖自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

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闕。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

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報食吐哺以下。總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總是孔子語。孔子答語

欲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注。若璣釋地又總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

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

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是也。懷其實者。懷。藏也。皇疏。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論義。或謂身為寶。如老

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高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實謂藏其身。

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詁文同。策名委質。服虔解。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

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

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微。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孔子

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散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散魯前。時孔子年亦近

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

耳。陽虎獨仕。理無不諧。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避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
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
生物以後。各以類而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之陰陽。曰五行。
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雖稔萬變。是以及其成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
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而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言而限於
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
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情獨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
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聖人無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相似明矣。故說告子生之謂性曰：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
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
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稽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
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
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
以不善歸性。凡得善失善。及陷溺格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寒夫子此言。惟孟子能
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
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
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
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
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
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
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
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
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
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不可引爲善。
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噬人。所不能。不可移也。
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性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
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微之論。不
爲異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反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
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稍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

外乎善欲。習即生於善欲。善者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為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為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習與善人。不能無善。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我慎所習。即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為善。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非善也。賢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性。為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持於諸經。然以下愚為惡。諒矣。或者更欲以性為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說。為有礙。則更諱矣。尚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智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胎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揚食我等為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禹。與之為善則行。魋離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千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為善。下愚為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為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為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孟子已辭而闢之。而斷為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為上。即此上智。困而學之為又次。因即是生而為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為下。下即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其心而深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以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為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即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闕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闕堯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闕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

宋氏鄉鳳樓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見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弦。是則豈。文王世子。秦讀夏玄。注。弦謂以絲蠶時。周

官小師弦歌。弦謂琴瑟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

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絃歌之聲也。荒爾。華反。本今作荒。易央九五莧陸夬夬。虞

翻注。莧。脫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牟。

鯢魚。字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段借作莧。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睦之

調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莧音華。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莧。皇耶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莧也。叟敬頌釋文。莧。一作莧。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義。

訕。莫。笑也。疑荒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哢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

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鷄。籀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家

上嘗文。○注。荒齋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荒齋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荒齋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荒齋小笑貌。

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不得尊千乘子。存討曰。皆者。屢也。謂者。夫子曰。皆

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二游聖曰。昔者伯也聞詩云。二日云。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圍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

子曰。凡曰從行者。屢言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凡曰。戲以合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

二子曰：「彼行邪？伯之言是也。」前言盧王正。國子曰：「盧以公而月不至，謂王公士大夫之子。」

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

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

知相懸指之遠。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知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安也。義者。爾雅釋古。

戲。不誠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憂以費。畔。召。子欲往。孔子曰。弗憂爲季氏幸。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

公山氏射于季桓子之室桓子欲誅公山氏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三六九

叢考。信左傳而反讀史記。並疑論語。則猶矣。若毛氏奇詭求驚。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即在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初以仲梁懷不殺已。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微不扭。斯時似尙無覺。其時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德經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

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烈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

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苟所短。予以快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

○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即僞孔所本。皇疏引紅照曰。自敬者。人

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廷其事。夕失

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傳四年公卒傳注。生事有斷。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

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傳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

三十三年左傳。覆成而加之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

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正義曰。師氏元挾勘記。佛肸。皇本作陽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蒲肸。佛弗簡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佛肸。上說文。下隸書。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

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霍氏讀考異云。簡子拔晉侯以攻范中

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鉅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殆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

行行。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韙。較佛肸孰大小

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臣白

恒理答之。案翟說太繁。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陵上。相沿成習。恬不為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焉。則猶循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皆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觀於其身為不韙君子不啻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為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鑿四音地理攷。洪氏亮吉日。管子云。築五鹿中牟縣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縣。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縣相接矣。韓非子。晉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鄆縣之肩髀。鄆縣。即今直隸廣平府鄆縣。是中牟又在鄆縣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圖中牟。趙時已都鄆縣。是中牟又在鄆縣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鄆縣之中。齊河山之開亂。衛得是薛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塗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陽陰縣北。源出縣西中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城志亦云。陽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陽陰縣。史記佛肸為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陽陰西。漢陽蓋濮陽之縣。今陽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陽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陽陰無幾也。今陽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鄆縣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國中牟。杜預以陽陽中牟為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陽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陽陰縣正在脣縣等西北。為衛縣注云。趙鞅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為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為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潞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鑒案定九年。衛侯將知五氏適中牟。五氏在今鄆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鄆縣。而路由陽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國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潞水。疑當為潞水之誤也。案供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知彼不善何也。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子日。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圖匏。匏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

國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國孔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國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經。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彼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雖小人必學。皆心知之益。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惑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雖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豈厚者則徑徑為小人。苟又欲以剛勇之氣。必如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章長問己。已將答之。皆起雖所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按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抵也。抵與抵同。剛者性橫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國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國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國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國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國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國孔曰。邇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實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微獨揚。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動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比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為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

子路曰。君子居則切磋。可以怨。國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國孔曰。邇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實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微獨揚。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動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比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為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

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舉。皆者所宜重矣。○注。與引管仲類。○正義曰。周官大司馬大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集。條於賦。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與賦物言。後鄭疏專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管者。謂管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管之義也。此注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惡之習銷。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正義曰。鄭注上攻。○正義曰。鄭注云。舉謂刺上攻。此係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諷。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此與之道。引管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適可改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鄭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焉也。鄉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鄭又謂大似。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焉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僕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

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靡。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舉。極意救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莊者云。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嚮嚮。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即此注所云極意救言也。○注。嚮嚮所據。○正義曰。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原壤者也。○正義曰。說文。康。灰也。灰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康遠地則堂高。注。康。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康而不調。注。康。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此文為辭。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緋。再入謂之赭。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為正色者。考工記書鑽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亦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為正色也。紫為間色者。卿黨皇疏引顏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為紫。紫為北方間色。釋名釋采帛。紫。澁也。非正色也。五色之澁。澁以惑人者也。是紫為間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間色之好者。以時向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向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紅氏采卿黨圖考。又引彈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間色也。若他間色紅綠碧縹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偽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為說媚而已。中論嚴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饒饒如也。夫舞族辨物之上者寡。而趨聞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幾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曉而博。願非而得者。亦殺之。為其疑紫惑民。而傾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

官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極。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弊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訖。毛傳。述。猶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載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謂考其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之也。春秋繁露四時之調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遷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天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直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諱諱然有証言矣。〇注。言之爲益少。〇正義曰。夫子欲誠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

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聞而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注云。中聞。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子之行也。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卽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〇注。爲其至思之。〇正義曰。不知己。邪本脫知字。己諫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宰我問。二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二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圖焉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正義曰。

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禮士虞禮云。著而小祥。又著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開也。與大祥開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而禫。皆與大祥開隔一月也。禮曰。禫而禫。是月禫。從月樂。祥而禫。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從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禫。同月。又以上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警記。閔二年。吉禫于莊公。傳云。幾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益如齊納婦。傳云。穀衰堅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穆伯。謂宰我思墜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達。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檢爲鄭武公所識。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傳。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二年之喪。當時久不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禮弓言子夏問子纂。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聖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禫。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昭考證。反疑其爲替之誤。非也。說文云。載。續也。百穀之續名。浸。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屆歲。天擅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輔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鑿也。此即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栢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瑤瑤遺述云。如檢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鑿。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擲出。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製否桑栝。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製否桑栝。意亦如此。徐氏頌改火解。改火之典。助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有司權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則置火令丞中與省之。然錄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維陽火燧江者。世世事之。非見於諸書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施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燧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

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頻改火以去茲毒。卽是以救疾也。○住。
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第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詰誓號令。
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燹陸引鄭此注。周書廿一云。與禹往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隨書經籍
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燹注。引鄒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梓松槐
檀。皆木名。說文。拓。桑也。疑拓是桑之屬。又說文灋下云。櫟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
其上多栎木。則櫟拓通也。此本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栎。櫟也。櫟今之阜斗。陸機引二書。櫟。
卽栎也。爾雅釋木。櫟曰椶。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
雖櫟爲然。則以栎爲櫟近之矣。說文。櫟。柔木也。工官以爲輿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櫟。剛木也。
中車材。段氏王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訓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者是木。
故季夏用榆柳也。裴杏色赤。更是火。火色赤。故夏用裴杏也。桑柝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
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秦襲其燧火。夏秋襲柝燧火。冬襲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庚子。受制
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
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樞中以童子繁露畫之。本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
今文錯謬。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泰以羽氣之火變。夏以毛蟲之火變。秋以介蟲之火變。冬
以鱗蟲之火變。中央以稊蟲之火變。周氏樞中云。月令春其蟲蟄。夏其蟲忙。秋其蟲毛。冬其蟲介。
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蟄。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餘獸之火變。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
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忙。故曰春以介蟲之火變。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蟲之火
變。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變。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子

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闕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

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闕焉曰。

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二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闕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

二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闕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

說文。稽。徐也。則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蔬

食水飲。旣饘。始食菜果。飯素食。總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助饘饘也。素飴故也。朝復平生

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時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稷者食種。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時得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干父安乎。是誰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裳縹帶。謂之麻衣。期而小祥。練冠縹帶。又期而大祥。素縹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練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縹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也。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伊安則爲之句上有日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象凡飲食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開傳云。期而大祥。有醢醬。有醢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醢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醢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醢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期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禮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開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頤窮扉。平居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室。中月而禫。禫而臥。喪服傳言既虞。腰有席。與開傳言腰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開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禫歸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開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慙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感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即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懷。俛也。衰。衰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從借字。夢我詩云。父令生我。母令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間。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微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夢我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也。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誠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

注。紂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許。面相斥。是許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

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怒。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足。遠之則忿怒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譴。故能順以異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即此篇上章所指紂原鄒夫之屬。皇本怨上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

從兩世。即四十字之辭。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耆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舍。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所見指惡者。則當敬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會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聞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耆聞。則無聞矣。七十年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謂往。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幾齡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正義曰。此篇實止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正義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

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正義曰。微子者愛人

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微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

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舊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紂又囚之。此紀先微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在本之。遂以微子為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乃直諫紂。紂怒。乃殺微子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攜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遇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親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嘗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伴狂者。伴。偽也。廣雅釋詁。狂。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謂在而易性也。為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配者。皆不為奴。鄭注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輒于罪隸。此據漢法以假為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引為奴。故必伴狂而後。得以投入。先鄭公厲注云。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為奴。或見殺。詩邶風舟楫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學民。○正義曰。憂亂正其志。比干諫而刺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觀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己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義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為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荷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為此官。故先言為士師。明非改官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黜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宰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六。若侯國。不遇以中下土為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兩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發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季氏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間。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司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言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過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開。專是言位。周氏炳中與故辨正。謂季孟之開。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特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則之。○注。魯三至之開。○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郕。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隱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謀。○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感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辟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蔽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子于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闕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二日不朝。○闕桓子。孫季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卿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

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樂蛇淵圖大蒐比蒞。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殺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在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十二。○正義曰。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該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無服者弗歸。男女行者別於塗。盜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蓋欲地焉。樂舞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詩。往觀終日。急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驢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驢組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鵠。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繼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大。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還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爾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衛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則有隱情。或卽感於公伯縵之讒。以夫子爲疆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在接輿辭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與乎羽。莫之能救。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聽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是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進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

已往。不可以稽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
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
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
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賈弟子爲佐。非楚之
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而趨。則楚之
事。期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
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諒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
也字。鄭在云。魯頌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體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
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
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遊。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與至孔
子。○正義曰。接與。楚人。故稱楚莊。莊子論遊。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應帝王篇。
肩吾見接與。接與曰云云。又接與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與。
故馮氏景解春集謂接是姓。實是名。引齊經下辨士接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與。
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莊接與。斯辨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與笑而不
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與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
爲下車。遂謂楚莊與夫子之與相接而歌。謬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與。接與而爲厲。被髮而陽狂。
斷髮。接與鬻首。皆伴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與伴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
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與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即教孔
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證之益見。○
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
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莊接與辨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
也。前篇下而歎。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
子辨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圖鄭曰。長沮桀溺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正義

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諱以其物色名之。如
荷蓑晨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入長而沮。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
案金說亦甚有理。漢書壽碑。榮且耦之耦耕。且即沮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
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無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無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
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
時山東獨志。又謂魚臺縣耦耕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

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開傳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理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且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繁。反失事實。○注。相廣至據處。○正義曰。相廣五寸。二部爲相。考工匠人文。說文。相作治。云西也。責者。求之別名。三蒼云。相。未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相。未下利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相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相。破頭兩金。象古之相也。鄭意古相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部併發。則謂之相。說文。相。未廣五寸爲伐。二伐爲相。伐與發同。許所傳亦古訓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間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治畝田。且二部爲耨。廣尺深尺曰畝。長終耨。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耨耨於畝中。此文下云耨爲耨種。則耨耨爲耨種於畝中矣。津濟渡處者。諺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枝舟而渡者。皆爲津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國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國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緩而不輟。國鄭曰。緩。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正義曰。皇疏云。載初在車上。卽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應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與作車。雖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雖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鑄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遠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望遠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爲通賦曰。爾招搖以從己令。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語令。卒讀身乎世。鄭展曰。滔滔者。亂貌也。莊。避也。師古曰。論語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滔滔。亦由所見本異。晉書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難以易之。難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

鑽自謂也。緩而不緩。漢石經作緩不緩。說文引亦作緩。五經文字曰。緩音憂。見論語。集韻緩引從求。然則作緩。乃或體字。○注。猶猶至易之。○正義曰。虞氏文昭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猶猶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千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輪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晉輪作猶猶。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與與詩淇水悠悠同。即波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也。注云。治亂同者寔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土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祖廟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緩。覆種也。緩。止也。○正義曰。說文。緩。摩田器。是緩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紅氏永寧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祖廟耕時即緩。國語云。深耕而疾耨之。孟子亦曰。鉏耨播種而耨之。是緩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鏤耨。再耨耨之。後。勞亦再耨。勞與緩一音之轉。緩止者。爾雅釋詁。緩。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正義曰。子路行以告。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隱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憮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日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祖廟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與子聞徐餘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祖廟不達己意。而安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

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說文。獲。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蓐。是蓐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故字。於大書爲段借。今作條不省。皇本作條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說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樸平論略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紫微雜說曰。四體不動二語。荷蓐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論又云。雨不字。並詁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從鈞不警大庖不盈不職不難受而不邪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執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壁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植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段借之義也。段氏王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杖芸田。植杖者。畧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此。然用被芸田。必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段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穎。茲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誤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密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開二寸。端而攝綴。端股整足。體不謠肘曰經立。固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簪。臣侍於君垂拱。垂即微磬之象。子路問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拾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耐者。別名應稌。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蓐。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然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蓐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蓐。蓐田器。其字從艸。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條。卽本此注誤改。說文。蓐。以足踞草。從艸從父。春秋傳曰。發夷蓐崇之。丁氏本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紉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踞草入苑中。名曰脚躡。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蓐。植杖而芸。及說文被字發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許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遵禮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紅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耨。除苗間穢也。段氏王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耨耨耨草。因耨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耨。餘能

隱居放言。身中權。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
 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
 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鸛虞亦作鸛吾之。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
 居放言。即指逃寬荆蠻之事。爾虞仲皆為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為北吳。對周章為南吳也。後世稱
 北吳為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為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
 本字則為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其
 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
 之賢者。○正義曰。廣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嘗則牛。
 舉服勤以耕於野。不忍被總入廟而為犧。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魯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歸。
 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藝文云。朱
 張並如子。衆家亦為入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皆放
 簪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為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
 且子弓之即為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
 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賢也。又釋文引鄭作朱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
 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輔張。注曰。輔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錄。郝
 森先修張。輔與修古字通。此鄭本作休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此七人往。獨不舉夷逸朱張。郝
 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譚。書譚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
 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刪。然夷
 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為陽狂。於義求之。似為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
 言。鄭古以為寬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為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
 為隱逸。不謂超逸也。是解解前後失塗處。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
 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曰。但
 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
 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諱後雖有譽其辭命
 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己。是即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叔齊可
 知。又云。柳下惠不食奸君。不卑小官。遭供而不怒。爾窮而不懼。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日食時舉樂。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子適楚。三飯繅適秦。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拿卑之參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為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乃更食。凡三宿。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循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俊案。凌氏與故說。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宿。始宿為亞飯。再宿為三飯。三宿為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為新義。未為得理。且三宿不過頻食之頃。何得更人更為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摯已下八人。皆封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且說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樂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殷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為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即據殷禮說之矣。推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為疑。毛氏奇詭附求篇義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紀于蔡原。往蔡公殷臣。樂紀。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為追繫其地。尚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班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流與彊。即摯與彊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鞠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案毛說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為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為殷末人。竊以太師摯齊。少師入

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開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經何不以。以意屬文。宋足深據。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新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訓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俊選。皆選焉。此文故舊。即謂魯公共舉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性禮云。備盡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爲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爲伯禽就封。周公訓誥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偏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爲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製。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

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突忽夜夏隨騫。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督。顏師古注。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尚書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法追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賈家所以續於仲何。賈者親親故續於仲。文家尊尊故續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續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續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士。列成叔武靈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庶固亦以爲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傳厄言。逸周書和經篇曰。王乃屬翼於尹氏八士。武靈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延。即此伯延。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振旅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延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南宮官敬叔。本孟氏子。而以異

居器之耳。國語。文王錡于八歲。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與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延。然則八士且饒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左氏承羣經舊義。翟氏則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麟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稱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稱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當據晉語仕為虞官。則與董買說亦合也。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國致命。不愛其身。曰。正義。真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國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者。大也。執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或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國孔曰。問與入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距人也。國包曰。友交當如子夏。仇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經義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那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德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關四字。今此開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是者。說文云。笑也。喜也。喜者。喜也。互辭。矜者。互辭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仇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語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福。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仇愛衆而

親仁。故非益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交友。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輪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雖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上目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術之謀。不可手。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攝。致遠恐泥。皆不足巨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藏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目君子弗爲也。然亦弗域也。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獨義在夫之義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皇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舍。雖有可觀。孔子曰。爲致遠則泥。君子故嘗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紅照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〇注。小道。謂異端。〇正義曰。焦氏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魯與入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〇注。泥難不通。〇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陷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益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者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泥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則參參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誠。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讀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已所能及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知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德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肆。對居肆省一居字。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息也。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

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觀其容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聽其言也。聽其言也。嚴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釋彼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而坐。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楚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特賴也。案左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特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闕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闕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闕也。闕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滄語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不可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不出入者也。繫辭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若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權也。命歸之以孝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圃。傾蓋而語。終日。有聞。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闕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韓文。洒掃。上色反。又所洒。條也。古文以爲灑掃字。經典中如毛詩詩經。及周禮禮儀。國語晉語。皆作灑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澆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執之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掃。室中握手。執箕而掃。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食。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挾之紀。必由奧始。俯仰轉折。拚毋有微。拚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灑。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曰周旋。饋齊。凡挾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禮爲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識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會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而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爲末成於弟。亦此意。韓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圖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訖也。圖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訖。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圖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即子爵所謂本也。此當視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為先而傳之。誰當為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即淺深之喻。今子爵所教。則欲以君子之道。觀傳之門人。是訖之也。毛氏奇駁釋求篇。倦即古勞。則倦為勞。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勞。如毛此說。則倦為勞。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宜令薛恭尹賞拔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豫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懈也。注。蘇林曰。懈。同也。衆也。晉灼曰。懈音訖。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懈。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懈。大也。訓大故有同衆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懈為訖。正謂懈即訖也。焦氏循補疏謂懈乃訖字假借。說文。懈。加也。加與同衆義近。其說良然。礪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為大道。未為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即訓別。注以訖為欺訖。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為訖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學其末而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圖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餘也。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驚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圖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向文飾也。楊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夢喪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哀廉免經之數。哀

之發於容服者也。辨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辭。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醢醬。小功不飲醢醢。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聖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
○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會子之言。言子張容儀之難能。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子篇。孔子言子張不辨百難。即其難能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感。難與並爲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循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爲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弟子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類。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感。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正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感。故云師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感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字通作堂。魯峻碑棠棠忠惠。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注。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正義曰。

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顯子。名蔑。顯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處。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命道。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往與之同也。皇聰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國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要其喪。言一紂之不義。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芊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爾醜。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醜。集爲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蓋應訓有風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

更。改也。正義曰。皇本食焉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堦氏屬典

球居中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穀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

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

荆書法同。此翟氏顯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

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繼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也。亦稱文武也。漢石經陸作陸。論作志。焉氏

登齊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陲。漢西狄頌。數有穎覆賈陸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隄髮。焉氏

並與陸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籍。僕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

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

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斷定贊修。皆爲有微之文。豈可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懿。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入苟有言。言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懿。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闔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圖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漸知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禮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牆上下皆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聘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此墨子辭牆篇。故聖王作為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與。周垣也。築營為宮牆之名。漢石經作壁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營諸句未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膊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作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閱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坿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包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包為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包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級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即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為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釋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釋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

○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昺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字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郕。左傳。武叔殺公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正義曰。春秋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曰。春秋後威往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陸葵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為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傳澠池注。度廣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為八尺。仞必廣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亟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棄止之也。諛文。王。士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旨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〇注。言人至量也。〇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祗同。祗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陵也。服本作祗。云。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敬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夫子之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證。夫子之得邦家者。謂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謂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猶尊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與動之也。荀子傳教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參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和造化。理有不惑。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〇注。綏。安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卷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

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序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顯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冊末。而兩篇者。以爲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哀哉。而未有所得。故竟日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顯考異以竟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策尾。又以竟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則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謬。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會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顯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竟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竟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罔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罔包曰。允。信也。罔。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罔孔

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嗟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歷數。是歲日月星辰運行之法。會子天圖篇。聖人觀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瞻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備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銓者乎下。察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發生之萌。而認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人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益重紂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著禘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禘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彼身。謂有罔錄之名。罔錄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

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姓。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琬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遺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接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為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宰伯往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脤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侑。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為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牡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為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饗四凶。帝臣即謂焉。其注云。衛閔在天心。言天簡閔其尊惡也。周官小宰。二曰饗師田以備犗。鄭司農注。從大夫簡犗器注。則云。衛閔在也。是簡有閔訓。帝臣為尊。有罪為惡。帝承上二句。言所舉饗。皆在天心所簡器也。周禮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脤以天下。韋昭注。引詩語帝臣不穀。簡在帝心為饗。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為陽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為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勝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與。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齊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為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姓姁。殷白牡。是殷尚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為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蓂莢先王。是皇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尊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脫身。履未得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獨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脫身。脫身有罪。無及焉夫。臣氏春秋。顧氏篇。亦云陽克夏而天大旱。湯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禱。曰幣。曰釁。曰攻。曰說。又謂禱亦寧類。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為因旱禱雨之辭。墨子雖攻說禱雨之祝。說禱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禱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賈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賈家先命。使己誅無道。今徒得為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禮內史遷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等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為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為說也。伐桀所以每將與師。繫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桀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與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桀。下俱引詩。城濮之戰。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等不敢殺。是帝臣謂魯臣。臣氏素

秋簡選篇言錫反桀之事。逸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表。則君有大賚。以罪於臣。臣饒罪於民。於是民皆不食。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曰。周周至是也。○正義

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齊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祝祿。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受之土。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爲諸侯。餘亦載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

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傳曰。泰山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向。作以祗爾夏。豈夷職絡。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惟予一人。宋氏紹周親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向。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土藁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爲警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謚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實也。此禮云。君天下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自虎通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人素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往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往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辭讓篇。周公召公以此疑。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餼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斛也。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虞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徽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後處此文。是謹權量云云。

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謂文云。案。考也。知案詩也。審。案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審定也。成氏夢鏡經義新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義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諸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諸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漢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義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日備數。二日和聲。三曰審度。四曰量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權志云。分寸丈引也。權者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於黃鐘之會。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概。十會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於黃鐘之重。一會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審矣。包氏慎言徂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鍾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衡。周官大行人十有一職。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盤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也。○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銀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稱權也。志又云。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會之量也。升者。與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與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稱詰。滅。絕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亡國之會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

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與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疆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與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滅者。亦不與之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舉黜。其采地不

強。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鼻黜其采地。亦與繼絕之義。凡封國皆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開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舍魯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蒙梁詠云。卿大夫世。則禮并一姓。防實塞路。經說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載。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向書云。世繼爾勞。予不絕爾室。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殿。與許同。文王之

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大司徒掌人民之職。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職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供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入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圖鑿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翻考異。阮氏元校勘記。均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西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濟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篇。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綴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始教以示。俟張繹曰。然後詳斷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緣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子字。蓋古分義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唯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子字。今以問仁章亂入賈貨之篇。既盡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辟連類並載之聞。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僉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其得之以公。其失之以偏。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偏無類。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必

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澤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

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圖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圖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圖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尙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班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供廷饗。以遠遊。爲晉書。義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洛溝。恤。及耕斂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與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後。無它故焉。處信調和均。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象簋。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施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禮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殷梁宣九年傳。欲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摒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殷梁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又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則言之。費無

過。至于小大。無時或越。鄭注。小大。謂言民上及羣臣。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道。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即此注意。說文。慢。不驕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國焉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國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國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

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

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

令即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推經閣稿。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

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勸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

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壞無備。而人難於成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

又如此。執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

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

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

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

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黑納納也。則一義。內入也。以口。

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

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撻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言納也。史記刺客傳。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出而並言納也。此言出納。

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再

貢納總納經納帑。晉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謂之納。其說亦通。夏小正納納納。傳云。

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注謂令既出。不宿

戒。注。申戒爲宿。又鄭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不宿

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注謂令既出。不

伊紅湘之郊。凡貧而不施。或謂之修。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

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入君若物與人而

客。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為政。亦不異此。故往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罔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罔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

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其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今從古。此

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也。又焉得為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

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越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

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言者

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寡人之辭多。○注。寡人之辭多。○正義曰。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

知言云。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誘。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

大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正義曰。序。皇疏本

緒也。孫炎注。微謂端緒也。說文。敘。次第也。凡紀錄一簣說。述其大義。並舊授源流。令人識

而不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

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

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為固也。掌北

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五營。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

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評校經傳諸

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若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

弟子記諸魯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劉瓛。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經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齊名孫興。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魯也。有倫理也。語。魯也。彼已所欲說也。案論語皆從命。說文俞部云。命。理也。倫。理之謂。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給今古。論語無窮。均爲傳會。何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轉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相與言。門人記之。何異孫十一經問答。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告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給論之義。此則視漢之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賡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語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當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詁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猶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魯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孔子生而魯昌平鄉陬邑。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魯。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鉅籍。六藝之喉衿。揚泉物理。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魯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蕭漢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昺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守長官。東平人。少好學。精熟。每說經。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應以尚書授太后。還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發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帝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還太子太傅。受朝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賜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親耕。始應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覆甲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御食。賜棺。哀慟左右。長子伋。爲關內侯。車賁字長孺。魯國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衆咸禮向焉。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然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序。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經皆屬魯者。故漢儒林琅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詩經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繼考其前古入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翼奮魯扶鳩。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梁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嚴學。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翼奮魯扶鳩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齊論語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正義曰。齊論經者。齊人所傳。與魯不

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記。徐防上疏曰。試論經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苛察。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藝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鳩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以陳成子說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供與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篇之言。爲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言。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名。明是諸儒相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陽。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案翟氏繼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署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言。中尉。秦官。掌徵諸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即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以稱臣舉孝廉爲郎。補若虛右丞。還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揚不用三句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

與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
顧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冢家。
得竹簡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會刊否也。
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佚。存於後者。惟周書禮史穆天子傳琅嬛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
恐已旋燬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行簡錄。古論語字。如都作賦。紂作諛。甯
作常。昆作獎。備作照。奪作憲。羿作彗。劔作劔。舉作凱。虐作困。勃作勃。蕙作蕙。結作諛。甯
又作困。輝作輝。爲作爲。虞作虞。朱雲金石錄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長。載作中。攝作
膠。卿作膠。襲作膠。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齊論

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

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

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

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王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

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錄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耳。

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豈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聚之環令。其環猛也如玉之聲。段氏

王裁往云。張瑀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尙書也。其初

學說所引瑤瑤。魯之寶玉也。孔子曰。奚哉瑤瑤。遠而望之。煖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

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磨。瑤。玉色鮮白也。瑤。

玉佩也。瑤。充耳也。瑤。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王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

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

經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此曲說。不可從。漢石

論語古二十一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

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往往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

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

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後更錄寫傳曉。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

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
翟氏衡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偏近於燕。燕傳。疑卽論衡所云河
間者之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
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經。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句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後曰。古論舊次。以鄭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舊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舊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頗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史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按漢地理志屬汾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應東廡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聚。舉爲郡文學。甘泉中諸儒聘焉。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詩易及論語大義。望之答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後罷歸故官。久之詔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玄中以尚書授太子。禹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京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爲中郎。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禹相大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詔曰。節侯始著述。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筆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蕭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成。急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薛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蕭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鉅鳳師法表。張給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郎。以上數數對己問經。禹論經章句。意此即二十一一篇說也。隨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謂其繁盛。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也。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淮陽彭宣至大司空。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上師鉅君。習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議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昺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韓威故授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鉅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會立博士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上師鉅君。習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議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昺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韓威故授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鉅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會立博士

也。宋朱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盛。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議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諸諸子傳說。竝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就士。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立射策。雖所失或久。金可爲率。報書入公卿。皆從防言。翟氏德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衆經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發講授論語。太常博士。垂傳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衆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雖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供徒講釋載籍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以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古論唯博士孔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蓋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正義曰。古

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昭雅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內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住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向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向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倫及見孔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書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異異議。近陳氏諸家論語古訓。今自序擬其不類。沈氏儒者論語孔注辨僞。自序綴其餘義膚淺。微典外誤。擬爲平叔所作。丁氏纂錄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向書傳爲贗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

衡雲公篇。子曰。父在觀在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袁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按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有言也。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即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為二。疑釋義即鄭君論語。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細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基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感於人間。考諸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為義說。正義曰。鄭疏云。年世未遠。公已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

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

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遷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

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微。後為光祿勳。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鄭眾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為光祿勳。

徙為河南尹。後還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向書周生豐。

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徵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

傳。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選。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逢進

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烈傳。久為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持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

文所引。此則確為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

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遺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

承上曰受。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

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

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傷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為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為篤論也。

後漢儒林傳言何休註訓詁。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遂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科名。其義殘缺。伏非功公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語可知。

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許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箸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仲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呈疏本體之自見。邢氏亦本此語。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義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詞旨異。經典敘錄。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

駱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

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三。秩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准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儀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在老若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兼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氏薨。孫邕代爲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徵跋尾。據晉書傳。侍中孫邕。邕。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造術。自以嘗稱。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與論言王和平爲光祿和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孫邕世。必已沒矣。晉書鄭仲傳。鄭仲字文和。樂陽關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爲博

師古曰。駟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駟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負。掌駟馬。魏制無考。曹真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宦省。又向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向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向書。晏前以向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細鳳師法表云。鄭仲傳。初。仲與孫翹荀顯何晏。共集輪經諸家訓註之書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妥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仲在高貴卿公時。講向書。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仲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仲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裴列晏仲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裴未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結括通義堂肇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未列銜。亦是出下掣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向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數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樞軸。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向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向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向書出納王命。職政四海。據此。則向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向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僕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模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皆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往。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仲孫翹又居次。何晏曹羲顯傳居後。自不復述。今宋氏據仲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仲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碑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即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啟。此文釋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即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題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錄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序本宋氏細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彼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彼。雖由意潤。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賢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傳休奕傳。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嗜。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爲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錄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顯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卽原本崇賢識。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撰。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會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游子夏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會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棟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會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會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會子外。閔子齊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皆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字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靈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鄭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兩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撰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撰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夏韓諸弟子所記。勸爲此編。故以爲所撰撰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謂之也。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說說也。翟氏顯考異曰。據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與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

鉤命決云春秋二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

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二分居一又謙焉。正義

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

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段借。說文。策。馬箠也。則

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簡。古文冊。從竹。鄭

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魯書以爲三策。策即從策字。鄭

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爾雅釋義。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

義典義。札。簡也。簡之如齒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說文。簡。牒也。釋

簡牒而已。孔疏申之。以單載一札爲簡。連綴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

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

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牒。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

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例他經。故魏言知大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

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義。經。徑也。常與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

常用也。此說經爲段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渾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發

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

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

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雖寫經史。可見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

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舉傳。稱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

言著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一尺。短者半之。

二尺下經禮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錢璉州。有盜發蔡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

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開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

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

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謂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

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大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論學者皆知說文解詁而已。

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

劫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策。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

但以八寸策。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

則爲八寸。然則大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策爲三尺。

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細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

鄭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候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舉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聘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折而已。讀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說自誤損也。陳氏鐘古訓曰。謙讀爲演。樂記。禮主其儉。樂書演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誦誦不謬。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破錄注。宋氏語張禹傳言魯扶先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先。經典破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故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梅福傳。故孫先。非不虛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先。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先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先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伯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親。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妍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纂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繼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與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肅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著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癰。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藁。重復審

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
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
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